點石齋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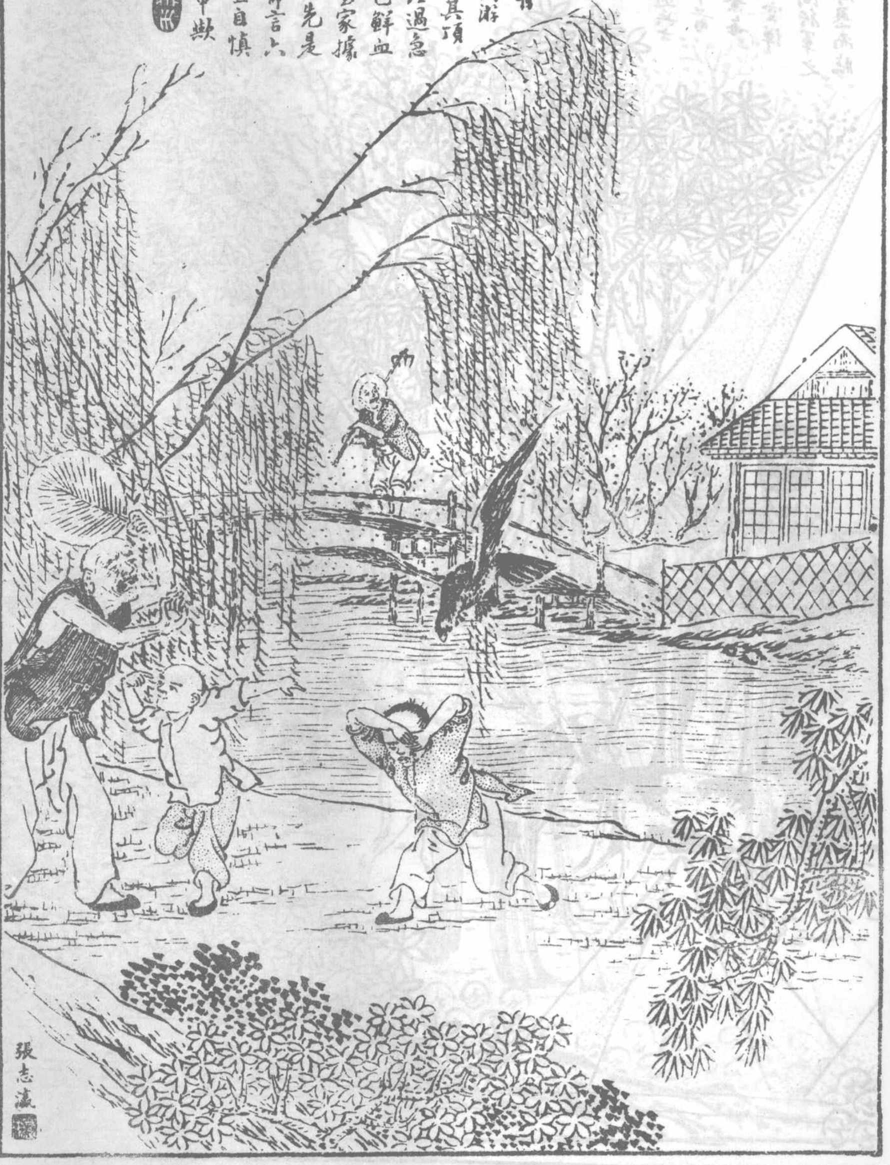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文集目錄

童遭烏禍　犬助行軍　墜鯉遇救　虐婢報女
刀下餘生　聲震醫林　道士奇談　賭鬼迷人
巧取豪奪　助雷擊蟒　武穆聲靈　奇女入幕
救火奇法　傀儡成妖　睡鞋繫辮　剖割怪胎
夜叉盜酒　小惠大費　老眼無花　河神顯靈
劍俠　新人被侮　秦淮勝會　買油得土
虎患難除　喜從天降　腹有人言　日東怪獸
女俠洩忿　火在水上　活沈賊婿　輿服被焚
召亡示報　新郎難做　天網難逃　羣孩索命
殲除虎穴　夭亡回逆　兵不厭詐　河州解圍
屋陷志異　先淫後烈　父子殉桑　色相未空
獅吼可怖　金鑄范蠡　玉堂富貴　團圓佳話
德門感會　鰲作人言　大龜獻寶　雨葉
神通廣大　僕婦仗義　財神送寶　劓回獻俘
跳鮑老　畫鼠失鼠　夜游宜戒　梟飛示變

北方之强
遠尊孔教
大令審樹
樹魚
大守宮
打滑達
强中有强
異鄉年景
壽考作人
窮財神
公宴使相
新娘赤足
禦火至寶
百鳥朝王
城隍微行
孝烈可嘉
海狗鳴寃
合肥傅相小像
燒香被圍
都司討債
標客肇禍
推孩投火
採極人回
孝丐
象占虎變
魚耶獸耶
淫禿再世
上區洩忿
畢命誌奇
財神請客
高蹺肇禍
鷄異
流水無情
神物誕生
野番巢居
麻雀紛爭
紫姑靈異
人逢妙鬼
調戲被侮
營官鹵莽
没後生鬚
孝媳感神
冠禮異聞
俄援高亂
訓蒙受累
道不拾遺
樹結成刀
產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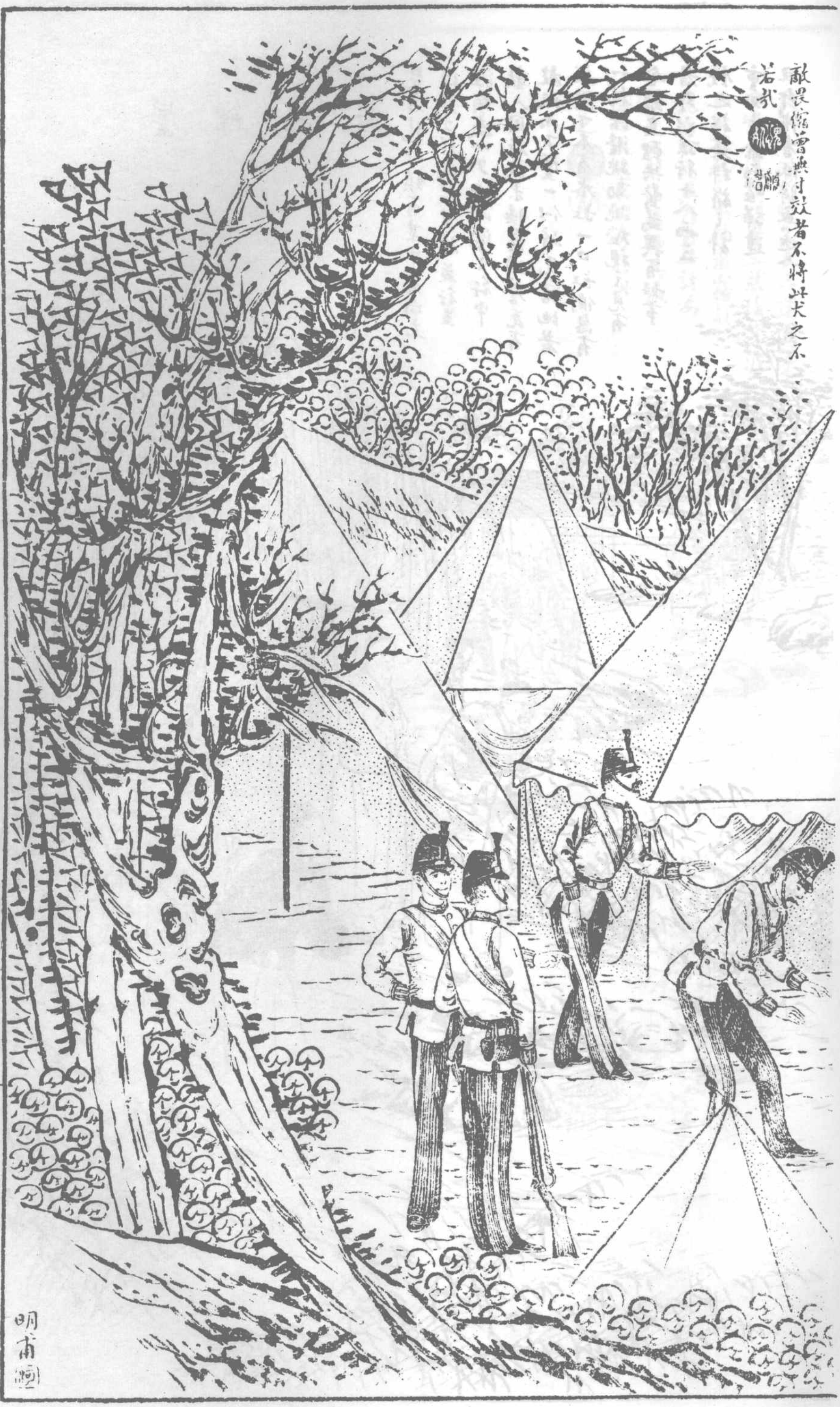
童遭鳥禍

客有自黎里來者言初秋有某姓子偕一鄰童偶在田間游戲突一巨鷹自上而下直啄其頂童痛極聲嘶幸一老者經過急揮以扇鷹懼始去然童已鮮血淋漓徧霑襟袖舁扶歸至家據醫云腦已被傷恐不永年先是童初生時嘗倩星家推命言六七歲時當有飛來橫禍宜自慎防焉此果驗殆不幸言而中歟



張志瀛

犬助行軍
歐西行軍每喜用犬隨
營以供驅策其事之詳不得而知
也茲聞德國營中一有教戰犬傳信
一法曾由壯理士向處試驗將
各書信應交何處向犬一一指
點令啣置口中來往於軍營及
外汛之間雖相隔甚遠而往返迅
速且照號無一失毫無混亂可
知古來黃耳傳書實未足
爲奇也第聞此犬不獨可以
帶信且可傳遞藥彈蓋兩
軍交戰齎帶過重運掉不
靈自得此法則開仗之際每遇兵士
藥彈將盡時即令此犬負帶前
往犬即能依次分給有條不紊每
犬一次可負藥彈二百五十枚空彈
三百五十枚其靈警有如此洵行軍之
一助也彼儼然人面受 國厚恩而臨


敵畏縮曾與才效者不將此犬之不
若哉
明甫

墜鯉遇救

楚省龍坪鎮有某甲者向在漢鎮四段閘設某棉花行生涯頗盛一夕細雨濛〻行中數人因夜談未睡忽聞簷瓦有聲既而下墜一似碎瓦落地者甚階下本有水缸一口缸側忽有一物活潑跳動挑燈視〻見有金鱗烏鯉共驚爲異有好事者即以該行十八兩三錢之棉花秤權〻計重四斤餘兩喧譁達旦即備香紙將魚送入

大江魚入水時三去三還至第
四次又復點頭者三然後穿波
而去按鯉之爲物乘霧能
飛本不足異乃先必詫爲
墜瓦之聲後復神其感
恩之說駭人好奇於此
見之

虐婢報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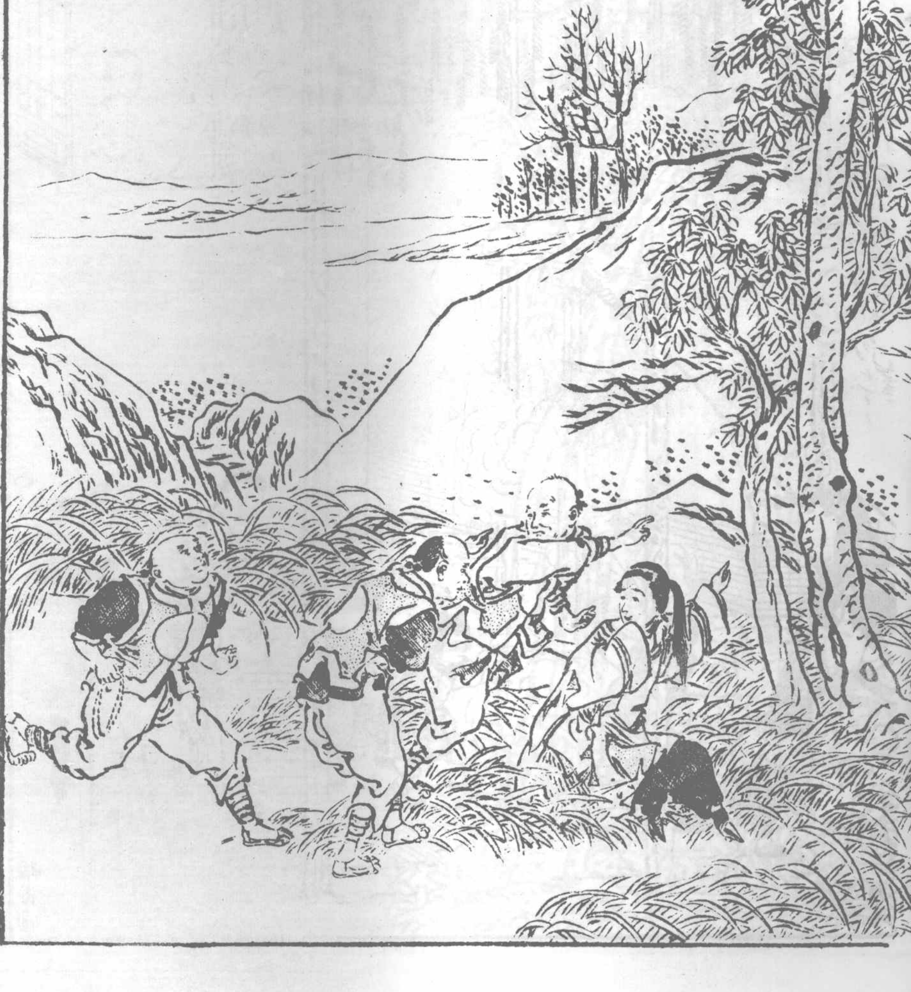
東光某富家生有一女年五六歲聰明韶秀鍾愛異常一日因出外觀劇被匪人拐賣杳無蹤跡已越五六年矣忽拐賣者事敗經官研鞫供出某富室女亦為伊用藥迷拐繫於某宅官移檄來問女始得歸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錐痕烙痕燙痕爪痕齒痕徧體如刻畫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輒雨泣漣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時不知所為

戰慄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楚思自
戕夜夢老人曰爾勿短見再熬兩次鞭
一百聲報滿矣果一日縛樹受鞭甫及
百而縣吏持符至蓋其母遇婢極殘
忍凡毃酥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回
眸一視則左右無人色鼓神示報
於其女也噫髮膚身體人之所同
彼婢不過出身微賤耳乃虐之者
往往不待以人理令得冥冥者巧爲
報復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女誰
謂天道無知哉

張志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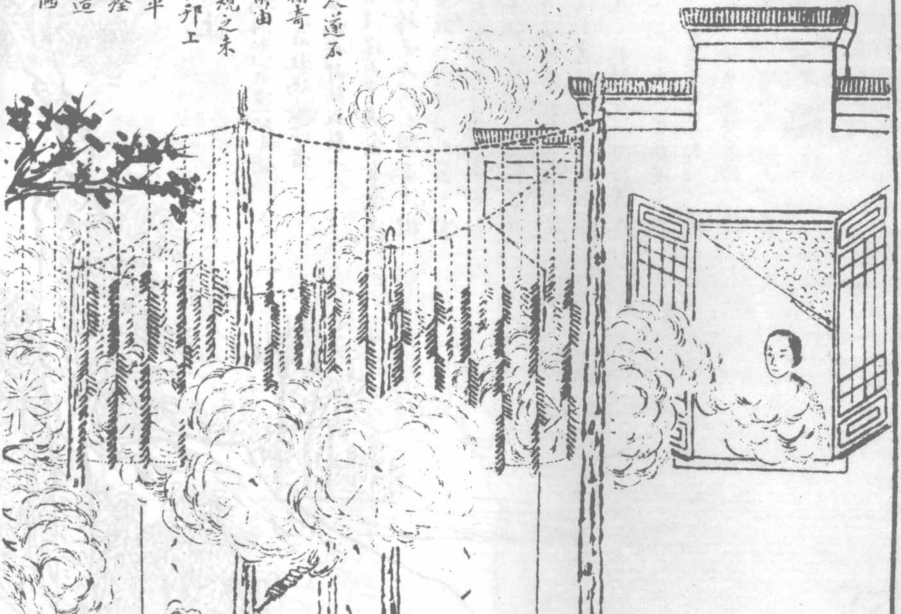
刀下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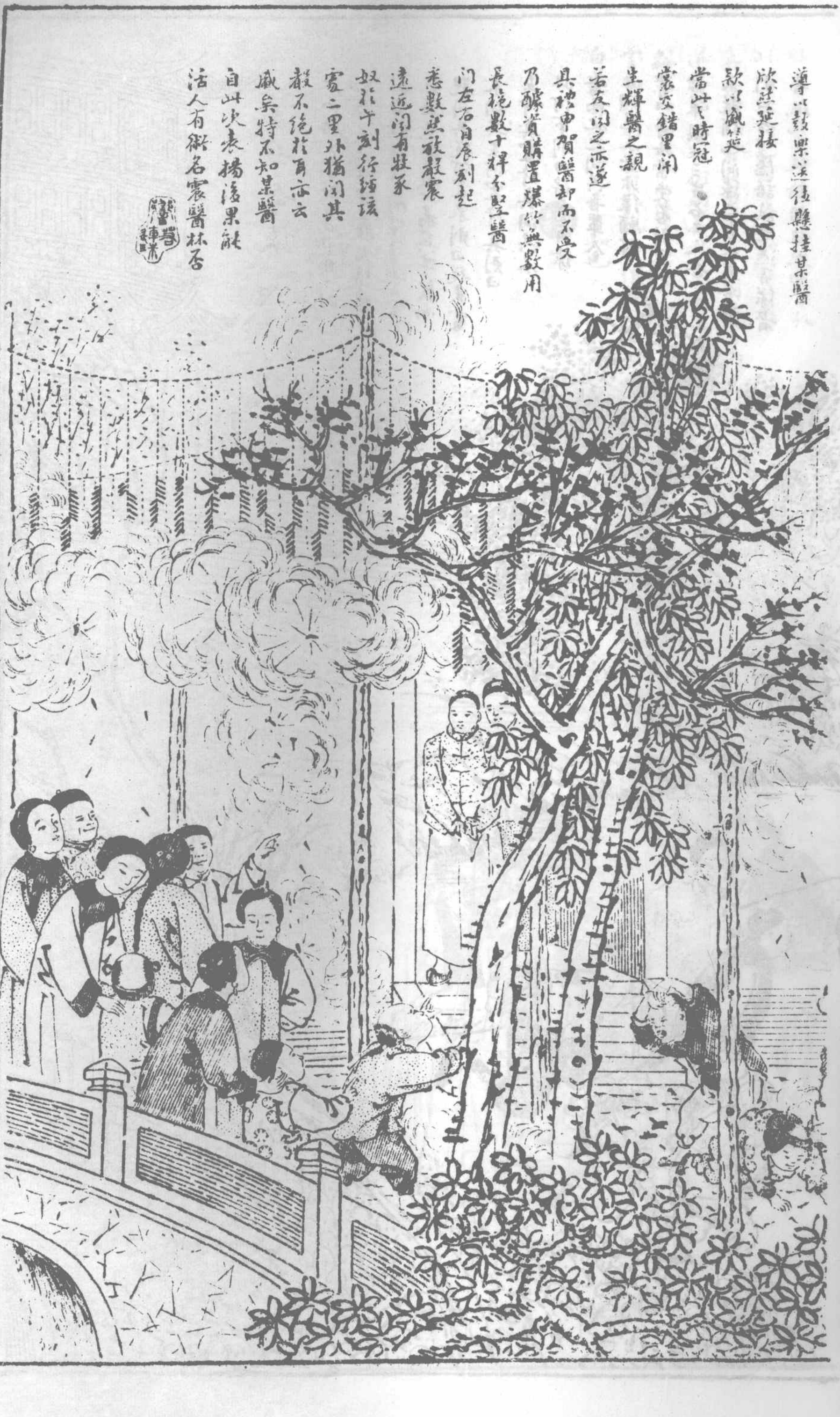
記文達公筆記云瑪納斯有遣犯〻婦入山樵採突爲瑪哈沁所執瑪哈沁者魯額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爲隊或數人爲隊出没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則食人婦爲所得已褫衣縛樹上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臠倏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殷殷動林谷以爲官軍掩至棄而遁蓋營卒牧馬偶以鳥鎗擊雉彈子誤中馬尾一馬跳擲羣馬皆驚相隨逸入萬山中共譟而追〻也使少遲須臾則此婦血肉狼藉矣豈非若或使〻哉婦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無過於臠割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臠割者吾每見屠宰輒憶自受楚毒時思彼衆生其痛苦恐怖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〻饕餮者也



聲震醫林

醫家以殺人為術固宜其著手成春而無所用其表暴也自近世醫學日濫凡稍讀湯頭歌訣者便詡詡然出而問世於是治病者百無一愈偶有一二奏效之人遂不覺鋪張揚厲鼓舞稱奇此揚名頌德之匾額所由來也而不知自識者窺之未有不竊笑於其旁矣邗上北湖黃家橋某醫生平日本閱其名近因治痊某甲之病甲感恩再造不忍恝然為製牌匾




導以鼓樂送往懸挂某醫
欣然延接
款以盛筵
當此之時冠
裳交錯里閈
生輝醫之親
若友聞之亦遂
具禮申賀醫卻而不受
乃釀資購置爆竹無數用
長桅數十樹於堅醫
門左右自辰刻起
悉數然放聲震
遠近聞有杜家
奴於午刻行經該
處二里外猶聞其
聲不絕於耳亦云
盛矣特不知某醫
自此次表揚後果能
活人有術名震醫林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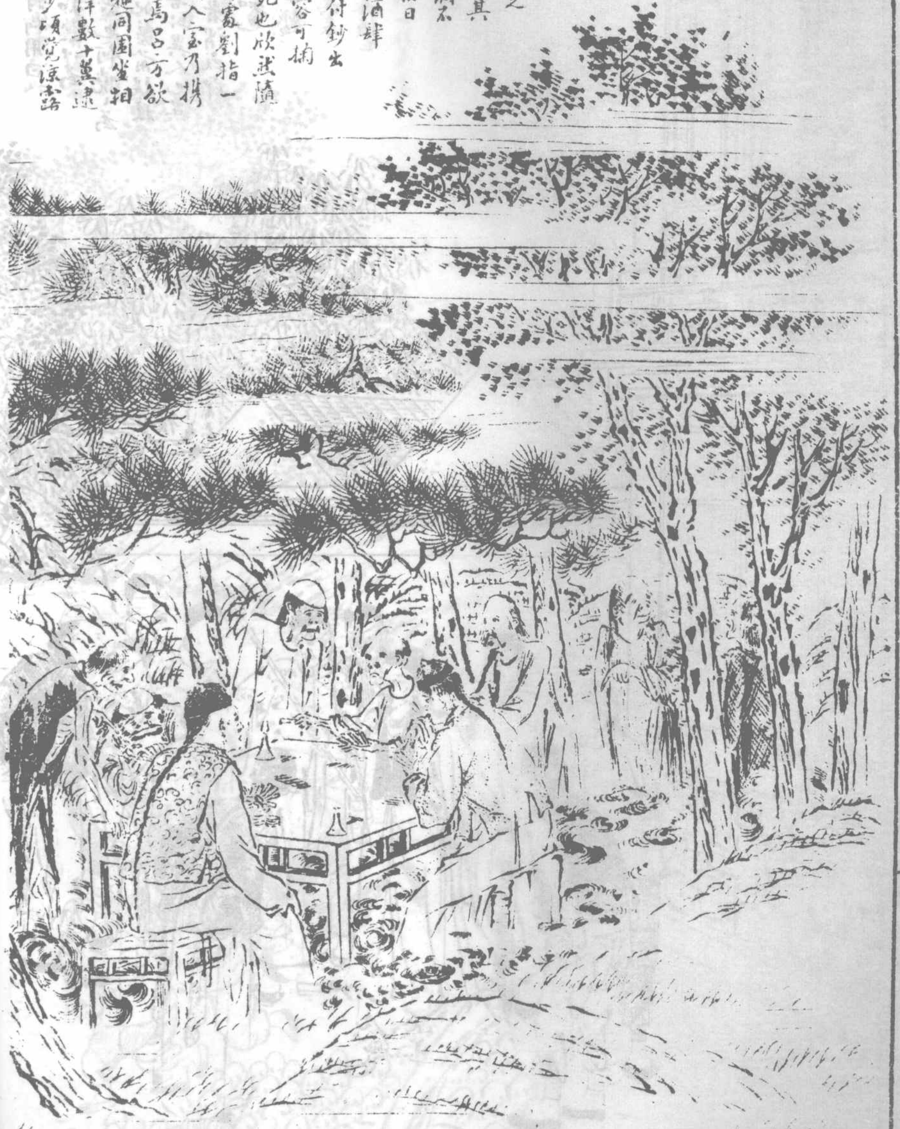
道士奇談

江西滕王閣畔日前有一羽衣者流竹冠草履左持藜杖右執拂塵蹣跚往還自言自語見者咸以為異羣聚而觀詢其從何處來則曰從來處來詢其去何處則曰去修真處修真詢其來此何事則曰將覓有緣者而化之詢其吾輩今日相見未始非緣願醵資以壽汝當受否則曰君等俱非三生石上人吾不敢領也詢緣之有無烏乎辨則曰吾以隱語試之遇有緣者吾祗化一張輪船執照而已[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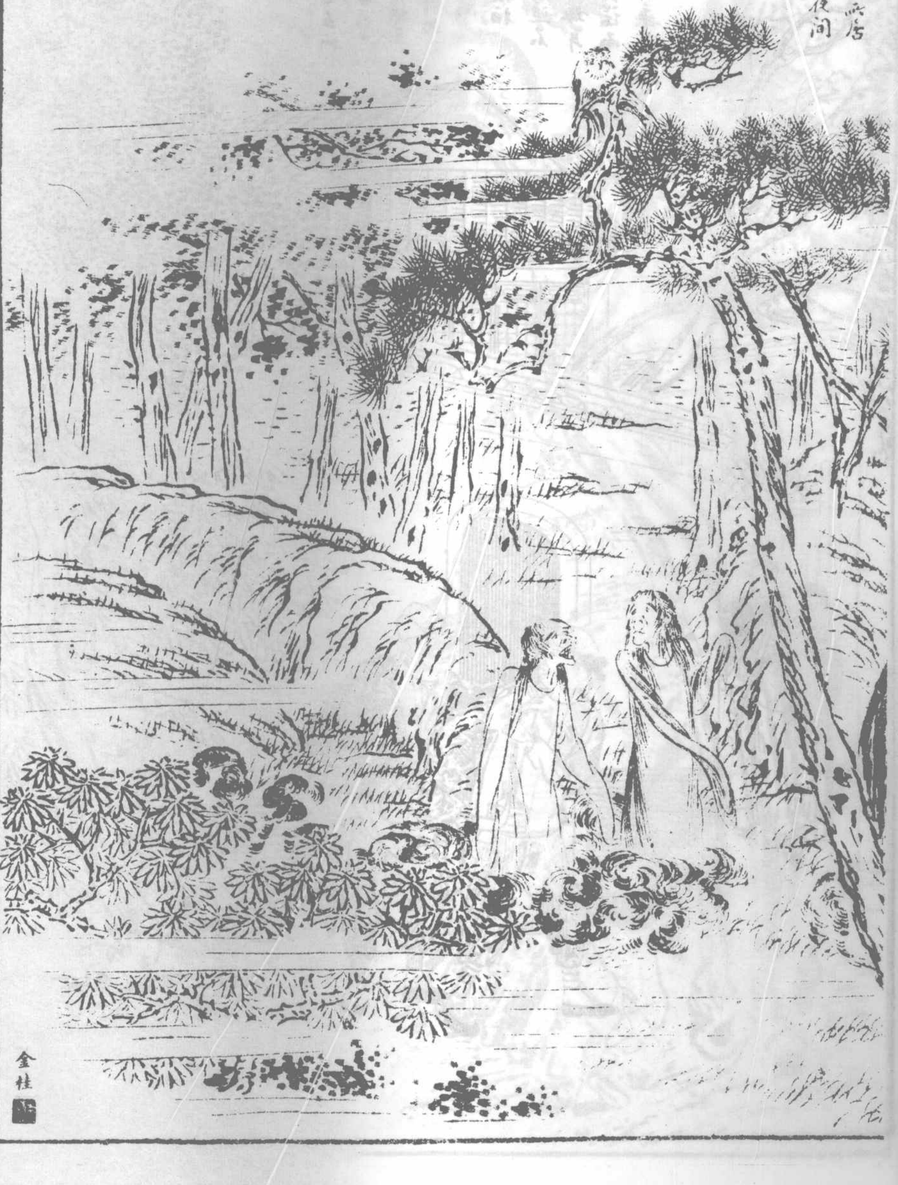
外史聞所求問論此時何用曰
此即隱語也君等亦知識之為
真吾固知皆非有緣者也何曉曉為
蓬時拂塵一揖向裏地基前提杖
飄然而去不知所終噫此異人也異
言也胡為乎來哉說者謂或即
白蓮哥其之流未可知也

賭鬼迷人

甯郡有呂成卿者性情豪縱好為叉麻鵲之戲靡無虛日自今夏其友劉某逝世呂遂此調不彈居常鬱鬱不樂前日薄暮偶至靈湖門外酒肆閒樽獨酌不覺酩酊付鈔出門行未數武見劉笑容可掬拱手道左呂忘其已死也欣然隨之行經道場前叢葬處劉指一門曰寒舍是矣曷請入室乃携手而進先已有二人在焉呂方欲致詰劉即出麻鵲牌趣同圍坐相與博戲呂竟大勝得洋數十萬遂鷄聲三唱倦而假寐少頃覺涼露



俟肌天色漸曉拭目視之並無居
民地實即劉之殯宮也急覘夜間
所贏之洋皆係紙質
乃載拜而退人咸咄
咄稱怪然則賭之有
鬼不於此可信歟



巧取豪奪

漢鎮某甲外邑人操賤〻漢街一日在河街某巷宅內竊得水煙袋二支布包一倉皇竄至前巷東張西望被積竊某乙所見操切口以詰之甲閃而懼擲物於地飛步奔逃乙喜出望外拾而懷之急急行走突遇某署捕役拍其肩曰老兄財運若何暢哉乙迫不及避遂笑應之曰此特為兄作嫁耳不嫌菲薄請自攜歸捕役笑諾而去語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乘其後其斯之謂歟

符節

助雷擊蟒
某獵户善鳥鎗常出外游獵夜夢一黑衣人屬曰明日助我當
厚報及早歸日將午風雨驟至不及避遂憩大樹下雷殷旋繞
雷光閃灼若有不能近之勢因憶夢中人語仰望樹見巨蟒蟠
踞其上閃一電吐一烟雷即射獵者從下發一鎗霹靂殷隨應蟒
墜地矣能制雷而不能防鎗首尾雖顧理勢之必然也視蟒則寸寸節含
珠獵者遂因此致富
符節

武穆聲靈
聖旨
明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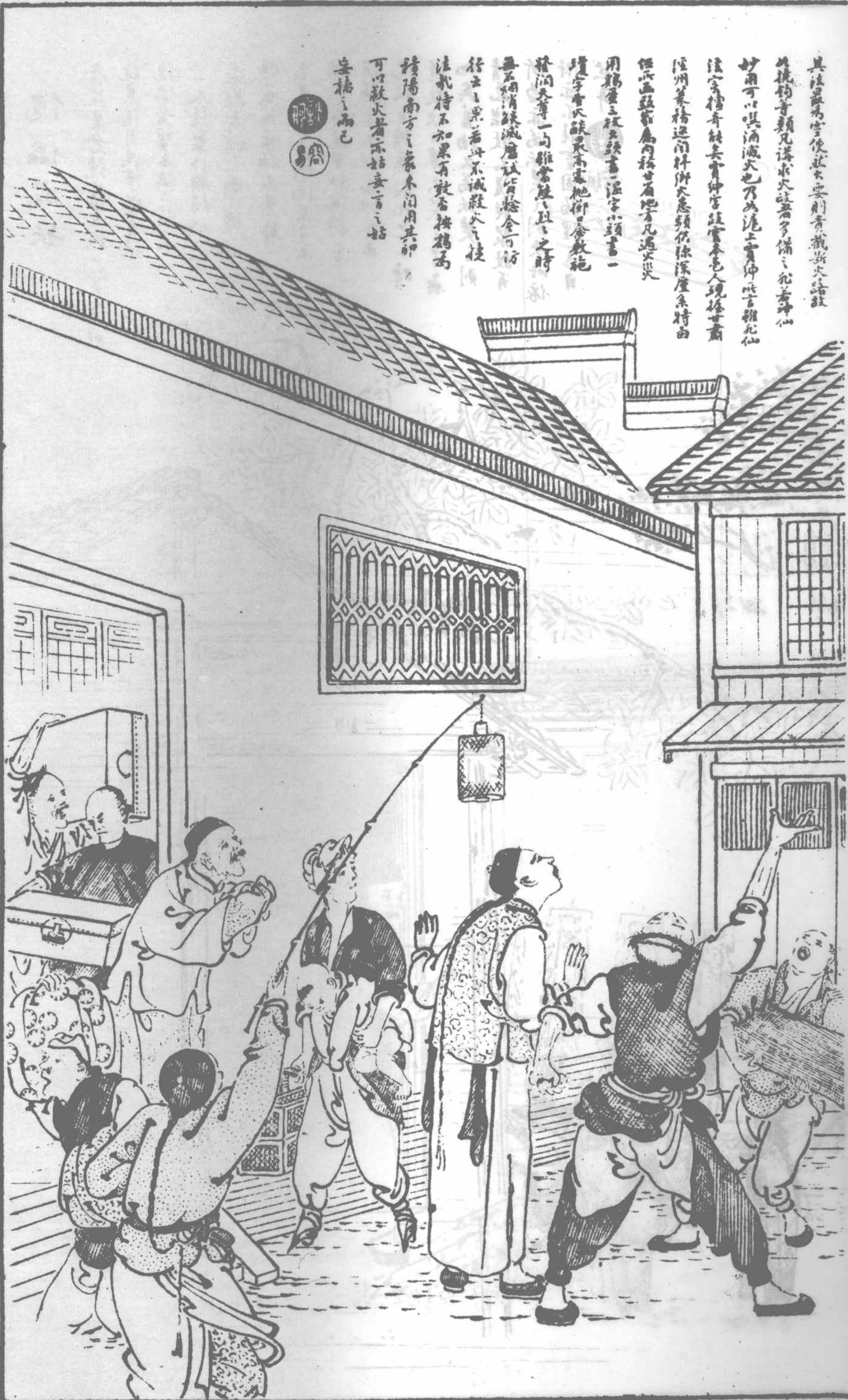
西江風俗喜演說
岳全傳使人感發忠義亦勸懲
之意也惟演至武穆被害往往當
雷以風雨勢滂沱不止後雖刪
去被害一節情形而演劇之時往
往雷雨仍不得免足見忠義之氣
千古長存也秋末萬載縣復演是
戲僅演其公子被害而天色已變慘
無日光雨勢傾盆如響斯應觀者
皆嘖嘖稱奇噫武穆被難之慘忠
臣義士所不忍聞乃至千載而下偶
尔提及頭應之至豈其在天之靈不
得雪怨於當時猶能示報於後世耶
真令人不
可解矣

奇女入幕
奇女周氏世居蠡里鎮
天賦異禀自幼讀書目
十行下經史而外旁及諸
子百家並各種奇書女遂
自命不凡矢志不嫁年十
九父母相繼作古爰改易
男壯泛南游吳楚北至燕趙
符節

論文當世賢士大夫人無不知其為女子者今秋自楚歸有降調某觀察女職也說之往見某制府女聞之曰某制府學有根柢真我之賢主人也欣然應允即日微服女裝偕觀察詣某大令同赴節署大令先為通意制府大喜立刻接見優禮相待詢以當世事女斟古酌今應答如流制府擊節歎賞稱為不易才即聘之入幕以某大令舉薦得人並賞以優差某觀察亦有指日開復之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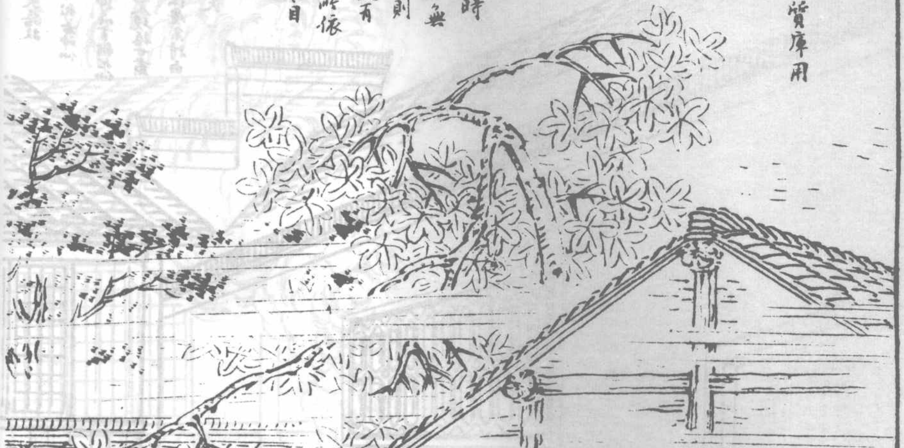
贵阳市图书馆 第 号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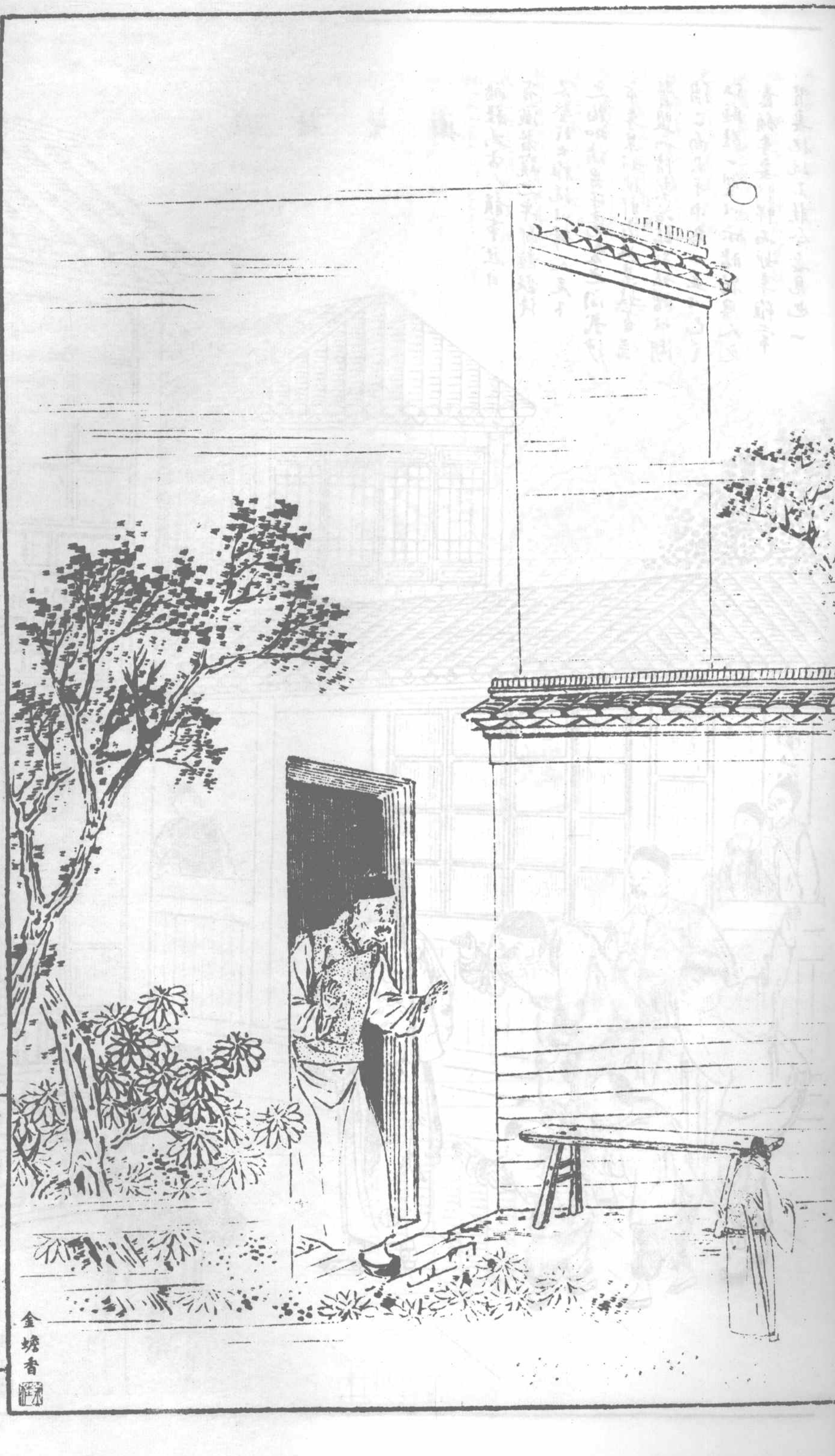
救火奇法
救火之法多藉水龍
滬地則以各家有自來水管
有先用皮帶汲水噴射以救火勢者
何元俊


其法最為靈便救火要則貴截斷火路鼓
以撓鈎等類凡講求火政者多備之至若神仙
妙用可以噀酒滅火也乃如滬上實錄所言雖非仙
法實擒奇能矣實錄字跡靈本邑人現據廿齋
涇州叢稿述聞什御火患頗似徐深屋糸特函
經示函致紫扃內秘廿有地方凡遇火災
用鶴蛋三枚大頭書一溫字小頭書一
瓊字當火燄最高處拋擲日會教施
赭澗天尊一句雖當熊熊烈烈之時
無不頓消燄滅屢試皆驗今可訪
得之之果若此不誠救火之捷
法哉特不知果有效否按鶴為
積陽南方之禽未聞用其卵
可以救火者亦姑妄言之姑
妄聽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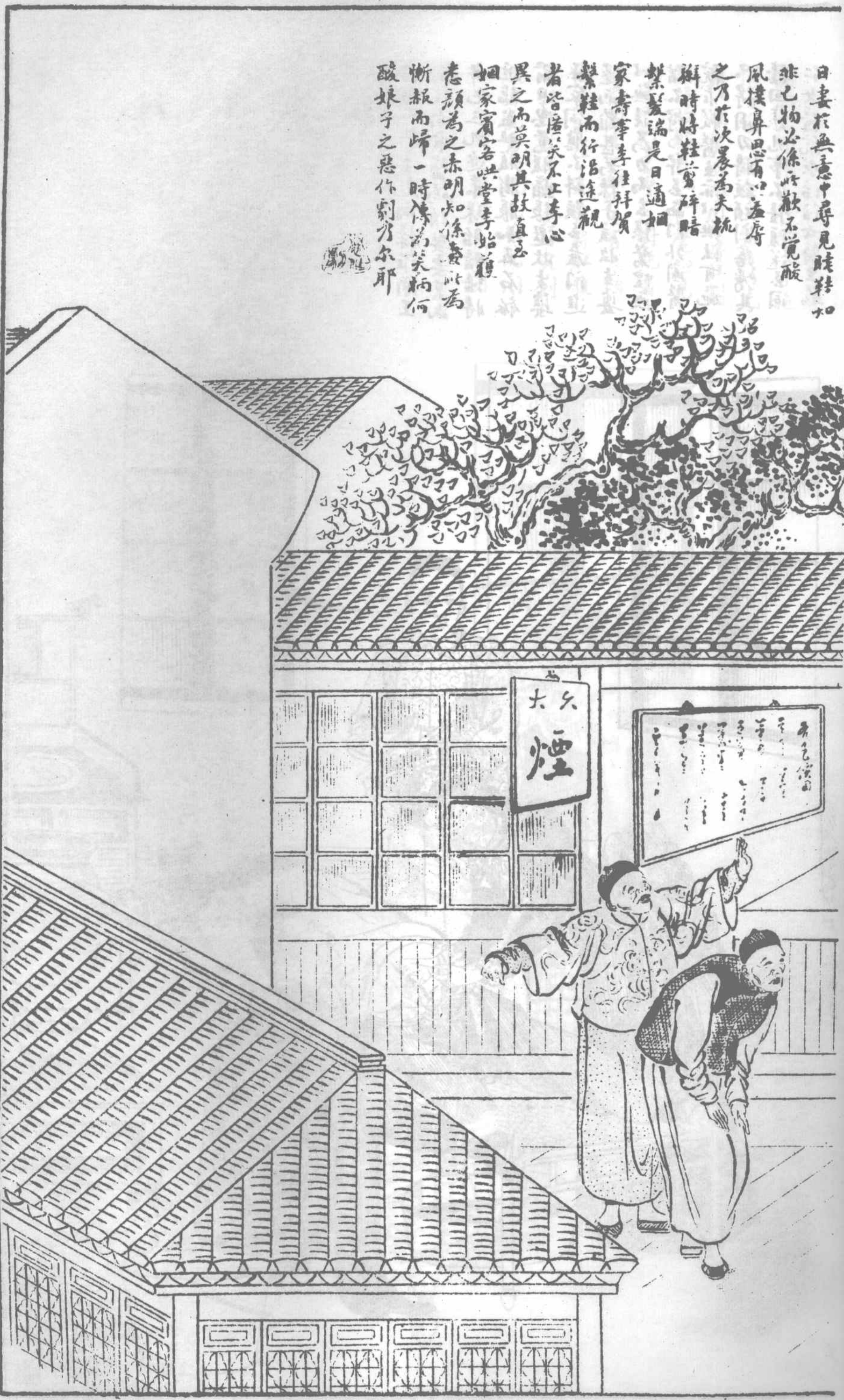
傀儡成妖

崔莊某君饒於資設一質庫用沈某總司其事嘗有撓傀儡者質木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贖亦無可轉售遂爲棄物久置廢屋中一夕月明沈某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咿嚶似度曲沈故有膽厲聲叱之一時迸散次日舉火焚之了無他異蓋物久爲妖焚之則精氣爍散不復能聚故有所憑亦爲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




金蟾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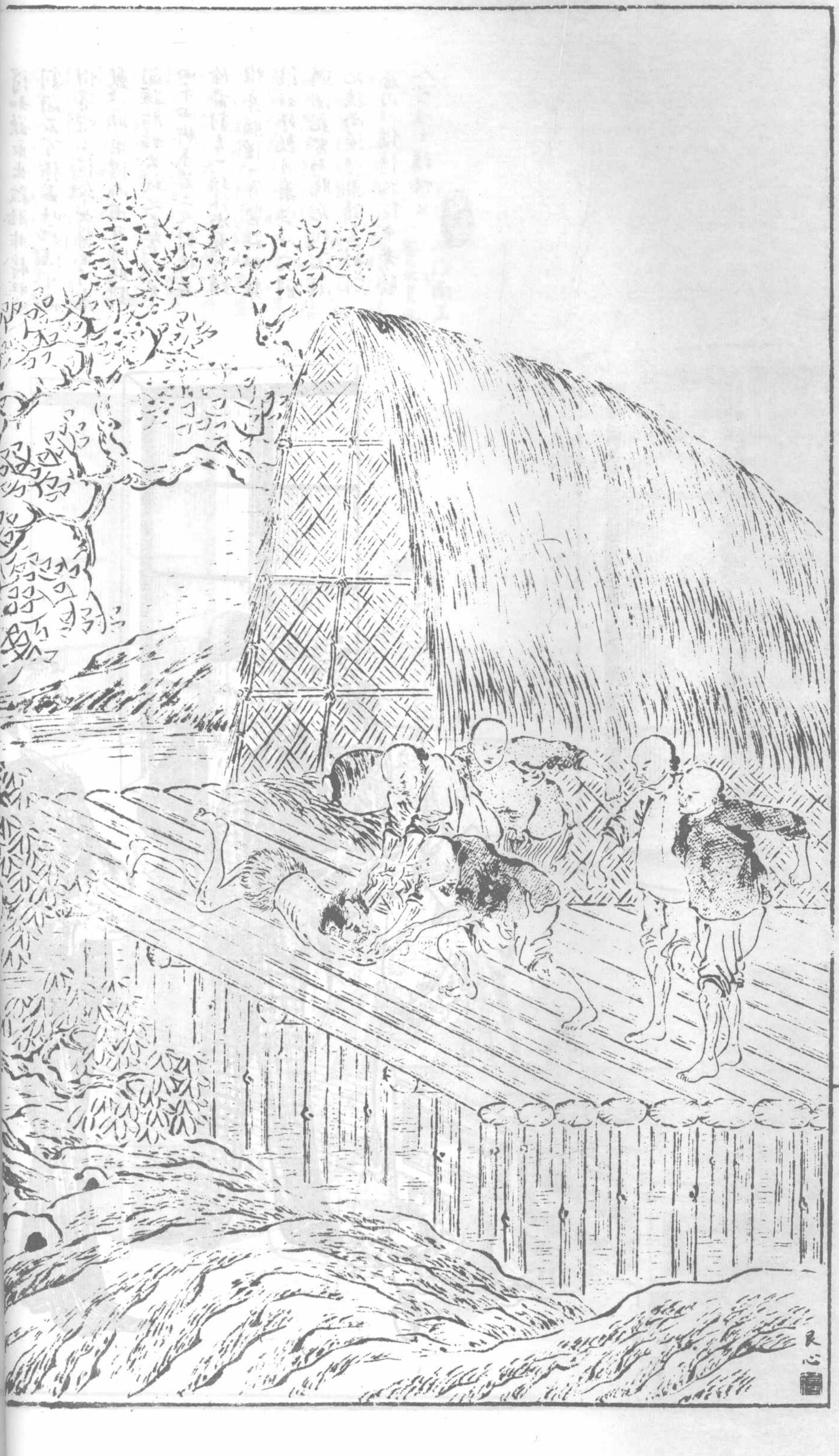
睡鞋繫辮
觴鞋為古人韻事然自有識者窺之卑鄙褻狎不登於大雅況以婦人足下之物加諸男子冠髮之間哉沙市李某好狎邪游與某妓有嚙臂盟兩情契洽臨別妓贈以湖縐二面夾手巾各一並以己之紅睡鞋一雙以示睹物思人之意顧李妻性悍而妒李雖常背妻把玩不敢令妻見也一
艮心


日妻於無意中尋見睡鞋如
非己物必係所歡不覺酸
風撲鼻思有以羞辱
之乃於次晨為夫梳
辮時將鞋藏辮暗
繫髮端是日適姻
家壽事李往拜賀
繫鞋而行沿途觀
者皆匿笑不止李心
異之而莫明其故直至
姻家賓客哄堂李始覺
恚顏為之赤明知係妻所為
慚赧而歸一時傳為笑柄何
酸娘子之惡作劇乃尔耶
久大
煙

剖割怪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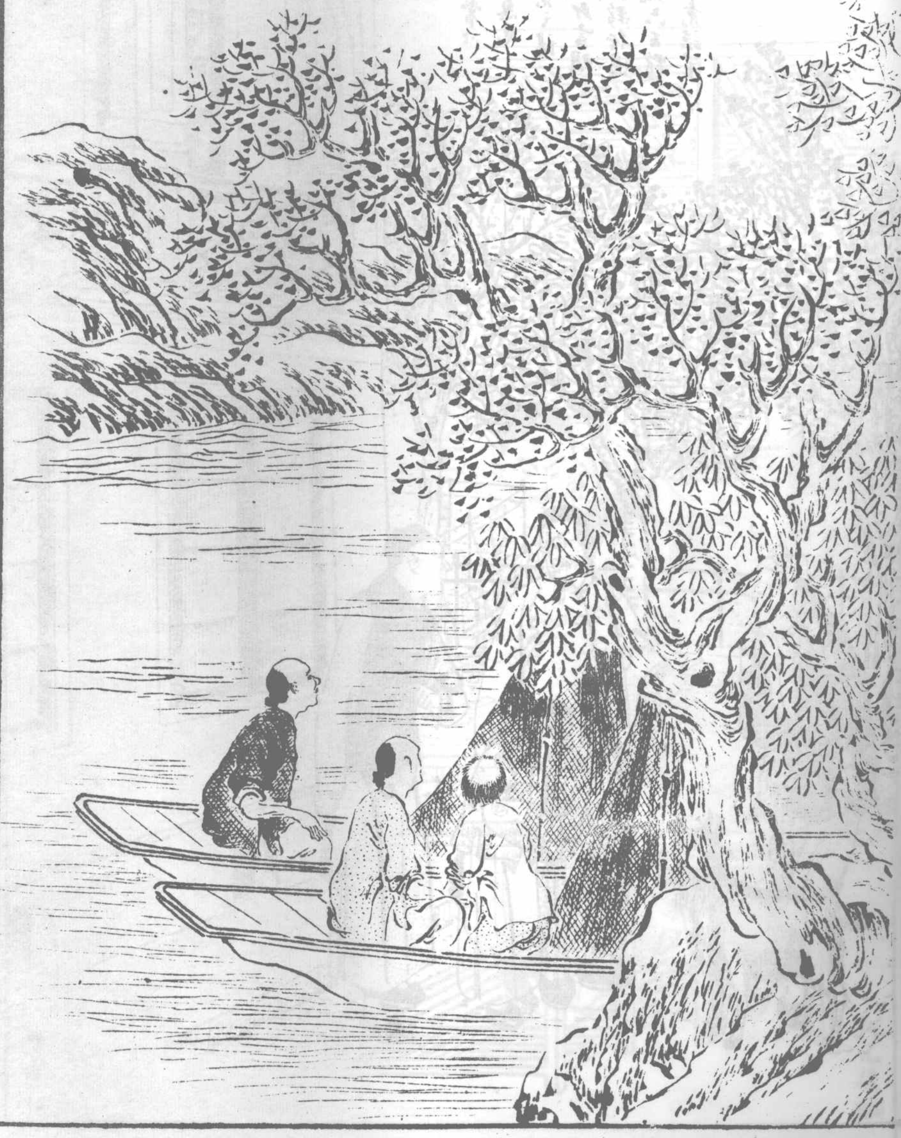
本地人張雲龍向操淮南王衖住南市鹽碼頭娶妻某氏年已三九迩来珠胎暗結將近臨盆肚腹膨脹如五石瓠前日忽覺腹痛張邀收生婆至家伺應不料孩至產门進退兩難甚爲棘手該收生婆以無能爲力而去張驚惶無措不得已舁至西门外國醫院求救醫生亦以無法可施只得用刀將孩頭割落囑其擡回張見事不佳復送至同仁女醫院求治經女醫生驗

得如欲取出孩胎非將肚腹割開不可張至此無法可施惟有唯唯從命女醫生乃先敷以麻藥繼而用刀將肚割開孩胎始出視之已斃但見四手四脚手若二人對抱者除前割去一頭外尚有一頭惟身軀僅一耳醫將肚腹縫好外敷丹藥究以受創過深氣塞而斃死於院閒死孩尚浸以藥儲於割剖房內以備博物院中考驗人皆咄咄稱怪云


良心

夜叉盜酒

海外有夜叉猶山之有山魈似鬼非魅乃自一種類介乎人物之間者也諸城濱海處有結寮捕魚者一日衆棹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盜飲其酒盡一罌醉而臥為衆所執來縛捶擊之無靈異竟困踣而死或謂此夜叉殆慕畢吏部之風趣特步其後塵以博風流之趣惜其主人多係傖父不能容物竟以區區酒食喪厥殘生耳雖然夜叉亦有自取之咎焉向使飲而不醉醉而先逃彼漁人將何從執而殺之今以貪飲之故酩酊就縛以見吃白食亦非容易者嗚呼獨夜叉也歟哉



小惠大費

滬南興仁里某錢莊主性素慈祥常以放生為事前日携孫至外灘馬路忽見一鄉老牽羊而來知將售之宰孫見之請於祖買而放之莊主欣然允諾當即言明價錢六百正擬回莊適有莊夥行過莊主呵止之囑至帳房代付羊錢六百夥歸遂以莊主言告知帳房詎帳房竟誤羊為洋俟鄉老至照付洋錢六百而去及莊主歸詢知原委始頓足懊喪而莊主竟一笑置之抑何大度汪洋若此

老眼無花

廣州城內衛邊街有三水縣生員梁星堂茂才者年逾花甲工篆隸尤精雕刻嗣因年老目力稍遜幾至不能操刀詎近來瞳瞳者竟似金篦刮過忽放光明能以一寸闊石刻千字文全部因顯微鏡窺之果覺刀法精嚴一筆不苟去歲曾刻一石呈前任學憲徐花農文宗文宗大家賞識文宗代向各當道揄揚由是名大著聲價遂高若茂才者真可謂老眼無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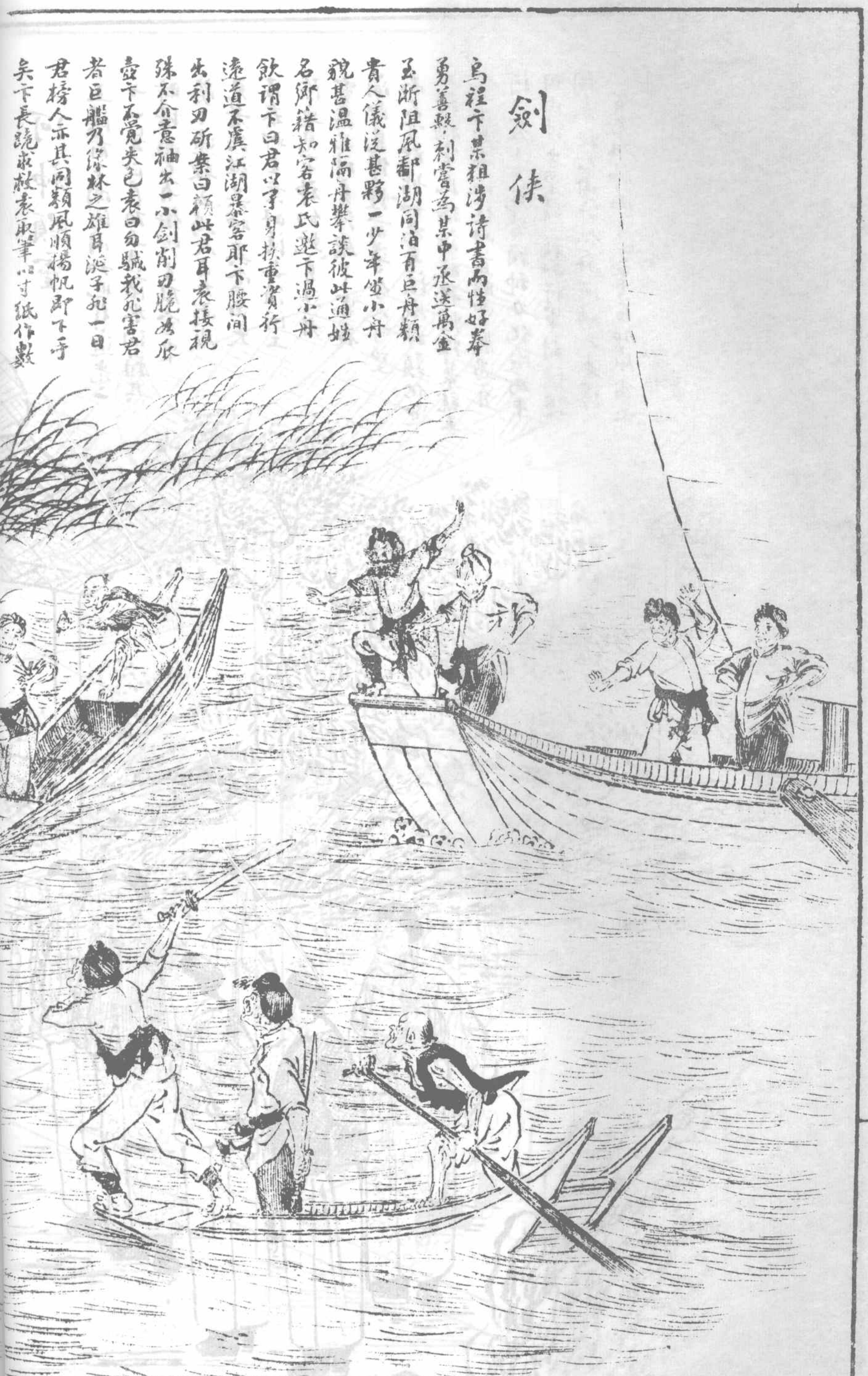
何元俊

河神顯靈

王漢前下南河同知也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落水殉難其時埽面已有衛燈出風雷中熒熒遠駛至竭人目力而滅見者共詫其神異當由大臣奏卹在案此後每值河工險要見有神幻蛇身迭著靈異凡神身經歷之處夜間即見雙燈前導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始知為王漢成神顯化迎入神棚官民禱訴旋行燈煙象就王字示兆安謐從此益昭靈應遇有河工岌岌可危皆賴神力化險為平因由紳士稟請 敕加將軍封號建祠奉祀已由許仙屏河帥入奏得旨允准神而有靈當益加感奮矣

劍俠

烏程卞某粗涉詩書而性好拳勇善騎射嘗爲某中丞送萬金至浙阻風鄱湖同泊有巨舟類貴人儀從甚夥一少年坐小舟貌甚溫雅隔舟攀談彼此通姓名鄉籍知客袁氏邀卞過小舟飲謂卞曰君以隻身挾重資行遠道不虞江湖暴客耶卞腰間出利刃斫案曰賴此君耳袁接視殊不介意袖出一小劍削刃脆如瓜發卞不覺失色袁曰勿駭我非害君者巨艦乃綠林之雄耳涎子非一日君榜人亦其同類風順揚帆即下手矣卞長跪求救袁取筆以寸紙作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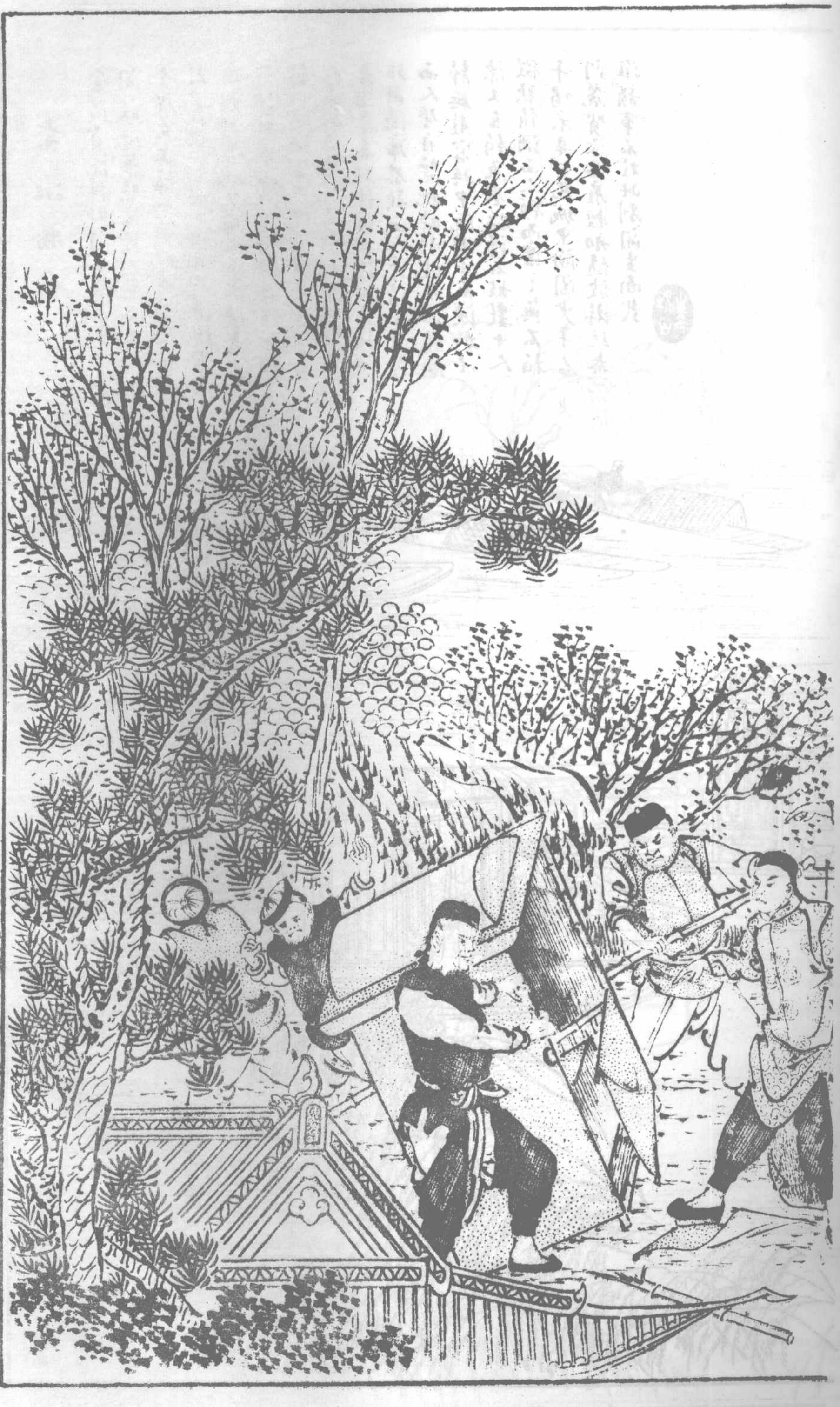
書付之曰事急矣吾當相救下感謝
頃之回舟舟子即解纜去入夜榜人大呼
寇至一艇艣上流其前激而來錦帆不絕數
下急焚符一物如飛鳥落則袁也黑衣紅
抹額持匕首立榜人舞刀入摔劍撞之盜
縱登舟舟墮水死遂駭逸事既解請下
日前適伏戎至予當護送行遂留舟
中入江南境始別去
蟾香

十九

六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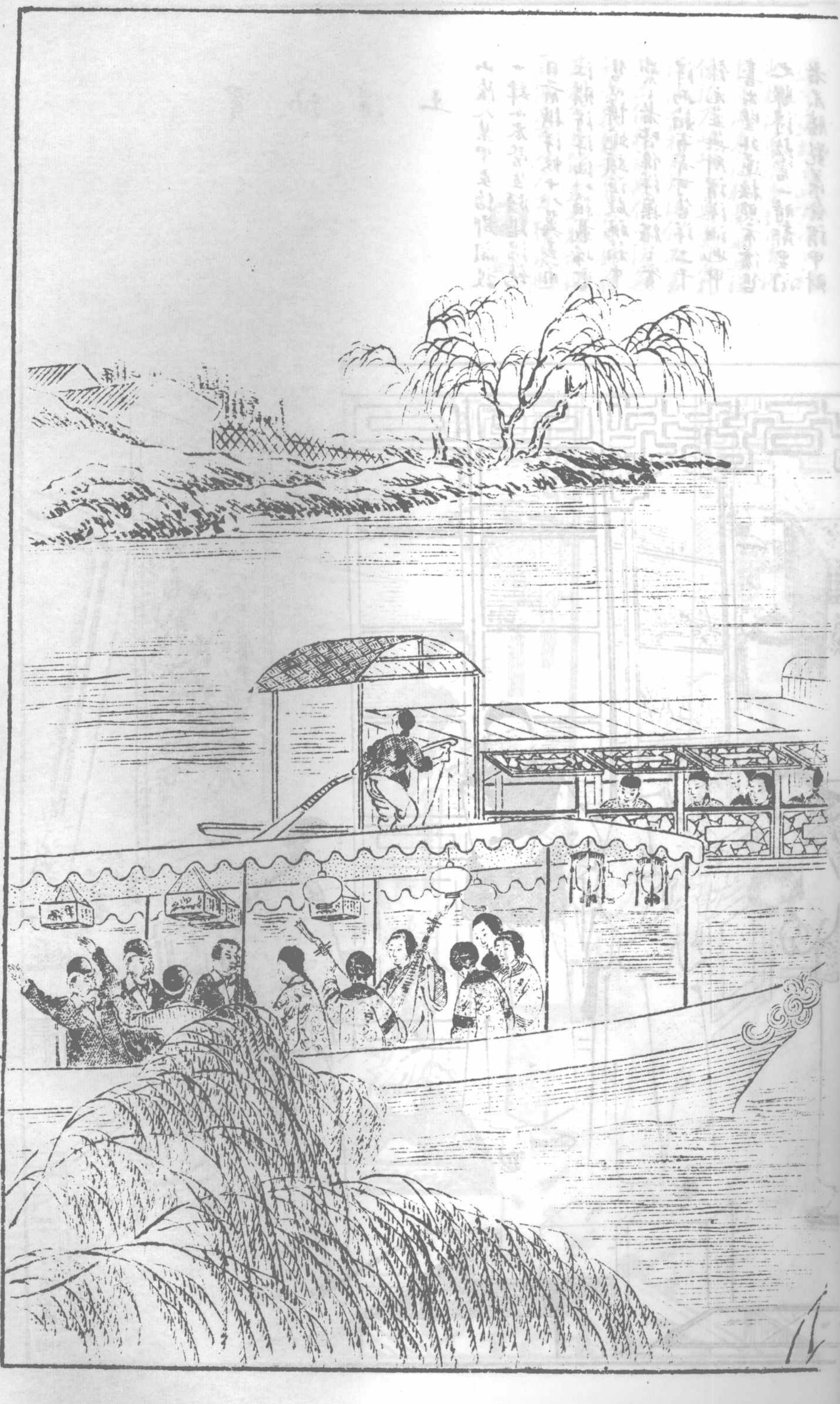
新人被侮

漢南某甲家道小康既非伯道無兒而且中郎有女未始非家庭之餘樂也女受聘於漢口某乙之子為室前日適屆迎娶吉期先三日甲子向乙家索彩轎迎婚否則十斛明珠不與易也乙家姑頷之及期竟雇肩輿一乘鼓樂既無儐從亦少冷冷落落只覺黯然而來適甲子他出新人無奈登輿逕去比甲子返問之大怒趕至漢口武聖廟碼頭恰與肩輿撞見忿莫能遏立碎其輿委之清流以致新人露面拋頭羞澀無言默坐岸次一時兩岸觀者多如恆河沙數闔鎮都若狂力挽勸另雇便轎一乘將新人舁去甲子始悻悻而歸吁何其慎也



秦淮勝會

金陵貢院斜對門有廣東人陳某開設慶華照像館已歷有年初陳在廣東上海一帶時與西人交接故其格致之學頗有心得現當中日和約告成凡西人之來陵者半與陳相識每或造訪陳必設筵款待以伸地主之情前日又有某西人來此係陳莫逆交也陳因特雇秦淮來喜頭號洋式燈船並預辦外國酒席恭款西人并請金陵各西人登舟鷁棹時則波平似鏡風靜無聲容與中流興正不淺加以陳又至釣魚巷招得名妓數十人徵歌侑酒西人頗爲樂之無不拍手喝采是日凡城中闊閱少年名門麗質亦各雇輕舠隨波游玩秦淮韻事不於此別開生面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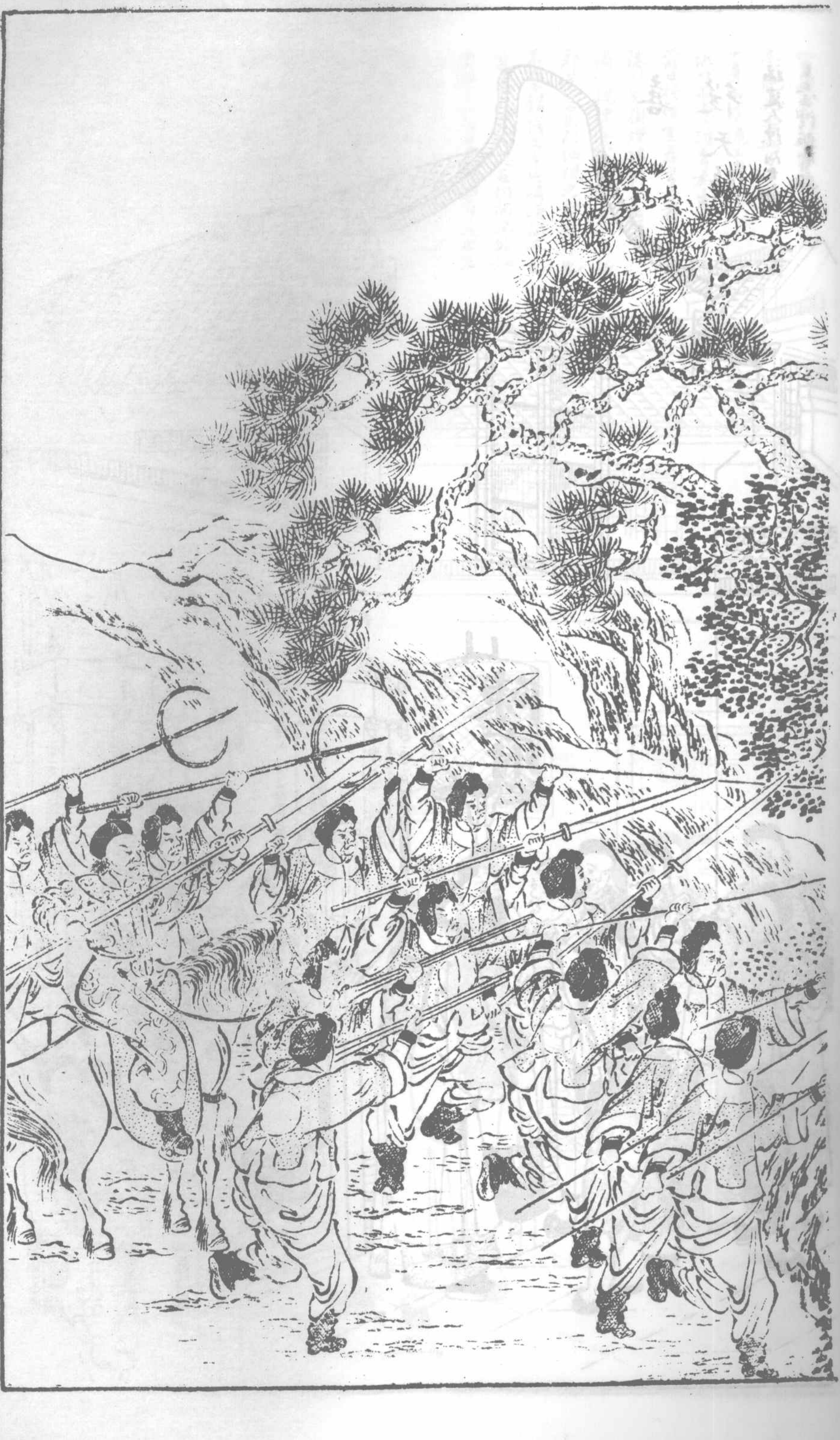
買油得土

山陰人某甲在紹郡開設一肆以本營生頗堪温飽日前攜洋蚨十八翼至甬江購得洋油八箱載歸零售以博蠅頭詎啟視箱中纍纍者皆係洋藥罐罐實得兩箱有奇可售洋二千餘元並無所謂洋油也甲喜出望外遂按照市價售之驟得致富一時鄰里間者不勝豔羨僉謂甲財

運亨通故有此百倍之利
也按洋藥現章均由香港
截運而來關稅綦嚴無從
偷漏乃此項土藥竟裝於
洋油之箱不知從何而至
其為偷稅計歟何以從無
知者輾轉誤售至甲始獲
其利可見儻來之物亦關
氣運非可以人力强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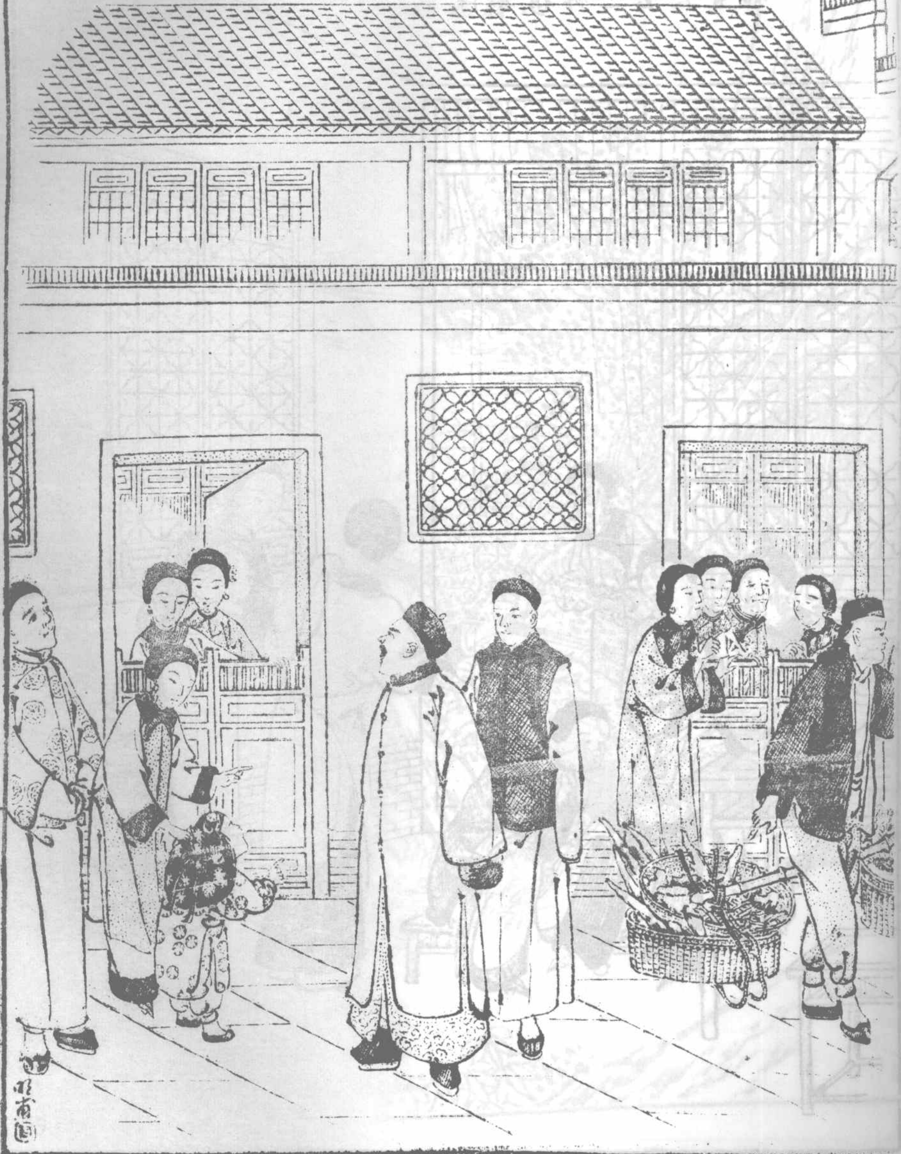
虎患難除

距豐城縣七八里之區有山焉樹林陰翳草木叢雜當秋深黃隕之際居民入山樵採絡繹於途近忽譁傳有一白額虎盤踞林谷偶不隄防輒被其害以致人皆視為畏途湯味齋大令懸賞之持飭營兵協力擒捕為民除患詎此虎恃有負嵎之勢眈眈逐逐猛不可當該營兵初猶長槍大戟直前相撲反被虎傷斃二人始莫敢攖一鬨而散現已徧貼訪單延請馮婦其人務除虎患矣民之畏兵如虎也久矣乃平時則假虎之威臨陣則望虎而遁虎賁虎旅之謂何胥不敢捋虎鬚蹈虎尾也國家亦曷貴有此兵也哉



喜從天降
福建人陳阿大向在臺灣販賣雜
陳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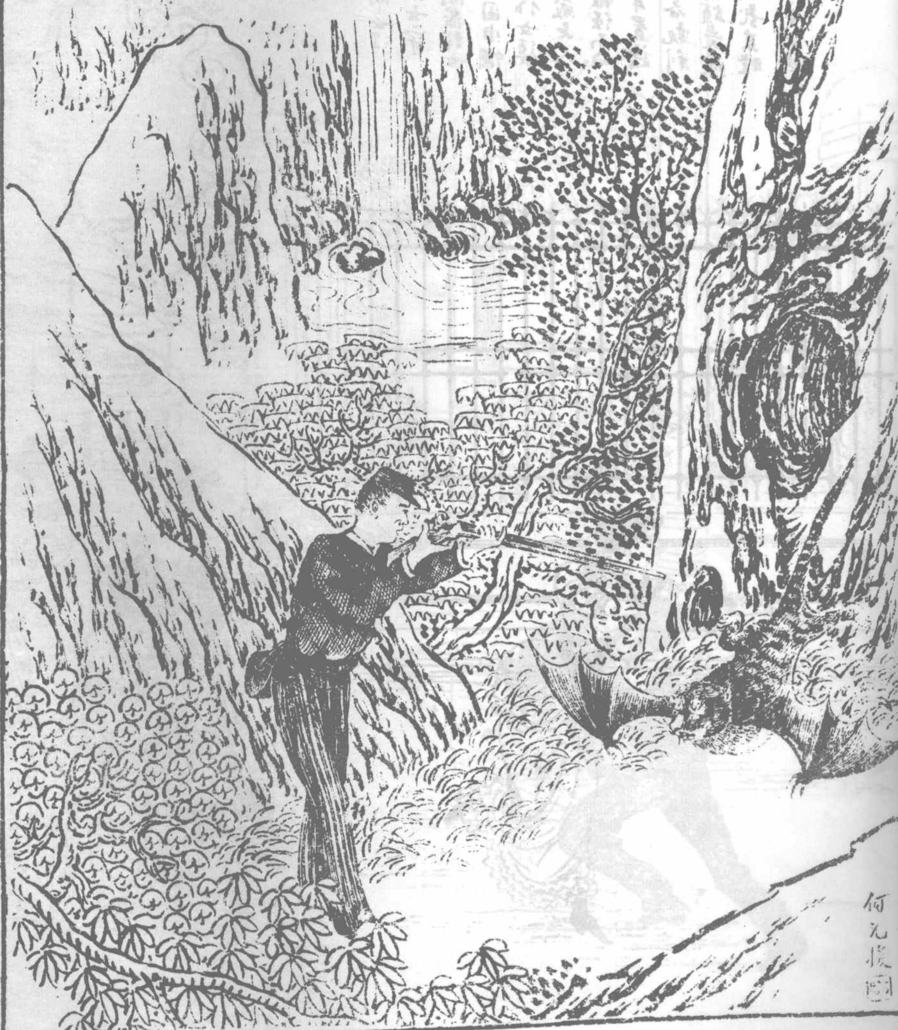
賀嗣因中朝割棄
臺地拋妻撇子孑然
一身避居滬上春間
浜北販賣檀香為生
前日行經寶善里見有
陳姓家掛燈結彩正在預
備迎親陳亦從旁觀看纔見新
郎送客出門細視之即其子也
不禁錯愕久之正躊躇間子已
瞥見直前相認互相詢訊始知
妻與子均由某輪船護救出險
在船時該輪買辦愛其聰慧遂
將女許字今日乃迎娶吉期
也悲懽離合之情一時交
集陳陳渾如夢始醒從
此一家團聚妻賢子孝以
享餘年謂非天假之緣
否極泰來之候乎



腹有人言
蜀人某甲以肩槊為業妻亡後續娶某氏為室結縭三載近忽受孕兒在母腹內能作人言道人隱事由是遠近傳聞爭以穀米布帛相贈求判各事無不奇驗臨盆之日兒自稱係聖人臨凡不得以敗絮破褲包裹當用與身等長紅布藏之此語一播佈施紅布者竟多至七八百段迨兒下地雖與常人無異惟已有門牙兩個甚至有客來尚能呶呶作送迎聲不知是何怪胎也
何元俊

日東怪獸

日本橫濱北仲通二丁目民人藤原新之助素善獵獸某日狩於奥野歸經甲州南都留郡之菅山區行路時見數丈高之枯木前兩木已成洞洞中有怪獸露焉藤急拙槍擊之斃中丸而墜視其身次海虎鼠色腹帶白色形似蝙蝠尾長一尺五寸許翼闊亦二尺許足及陰部卻又似人實爲從古未見之怪物因攜歸以質諸博物家然亦竟莫知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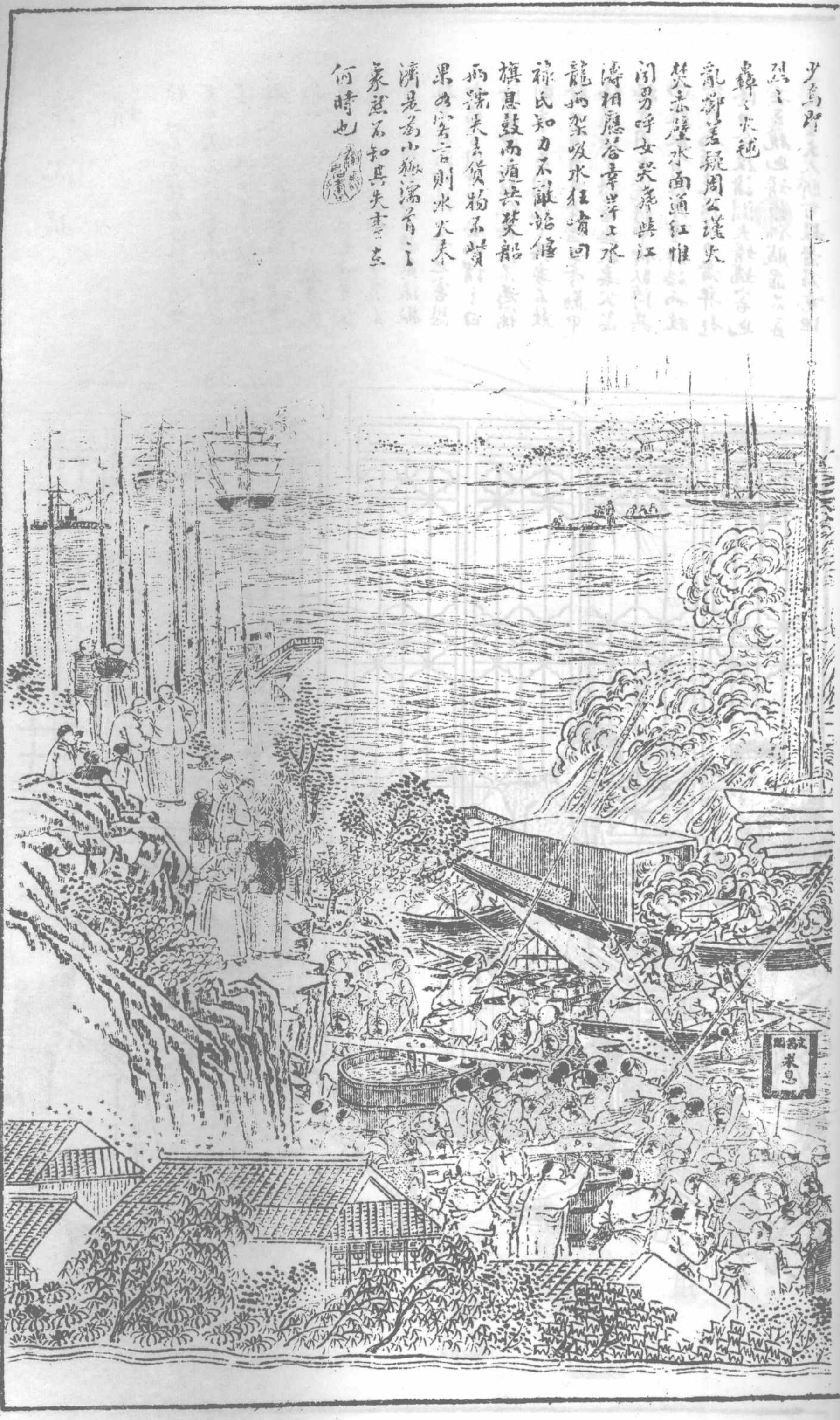
女俠洩忿

男女互鬥昔稱罕見今則常有之矣然未有如奧京某女之事不平已而妄逞兇鋒者奧京有男女二人男操岐黃業女守深閨兩不相涉也一日不知何故男忽闖罪於女女亦毋肯與辯而女之友年甫十九歲固巾幗而鬚眉者聞之殊抱不平遂向醫中之作女嬃詈并聲言若不認錯必不干休某以昂藏七尺之軀不屑遽下英雄之氣女友怒曰汝項雖强而四直自立請以械鬥決雌雄某初以為戲之耳置諸弗恤女友復贊以危言某始應允屆期各執利刃而往合圍一戰娘子軍大逞威武某果頻受痍傷女友乃欣然曰曲誠在彼之怨敵當然某瞠目直視不敢復作一言殆女中之朱家郭解歟然未免多事矣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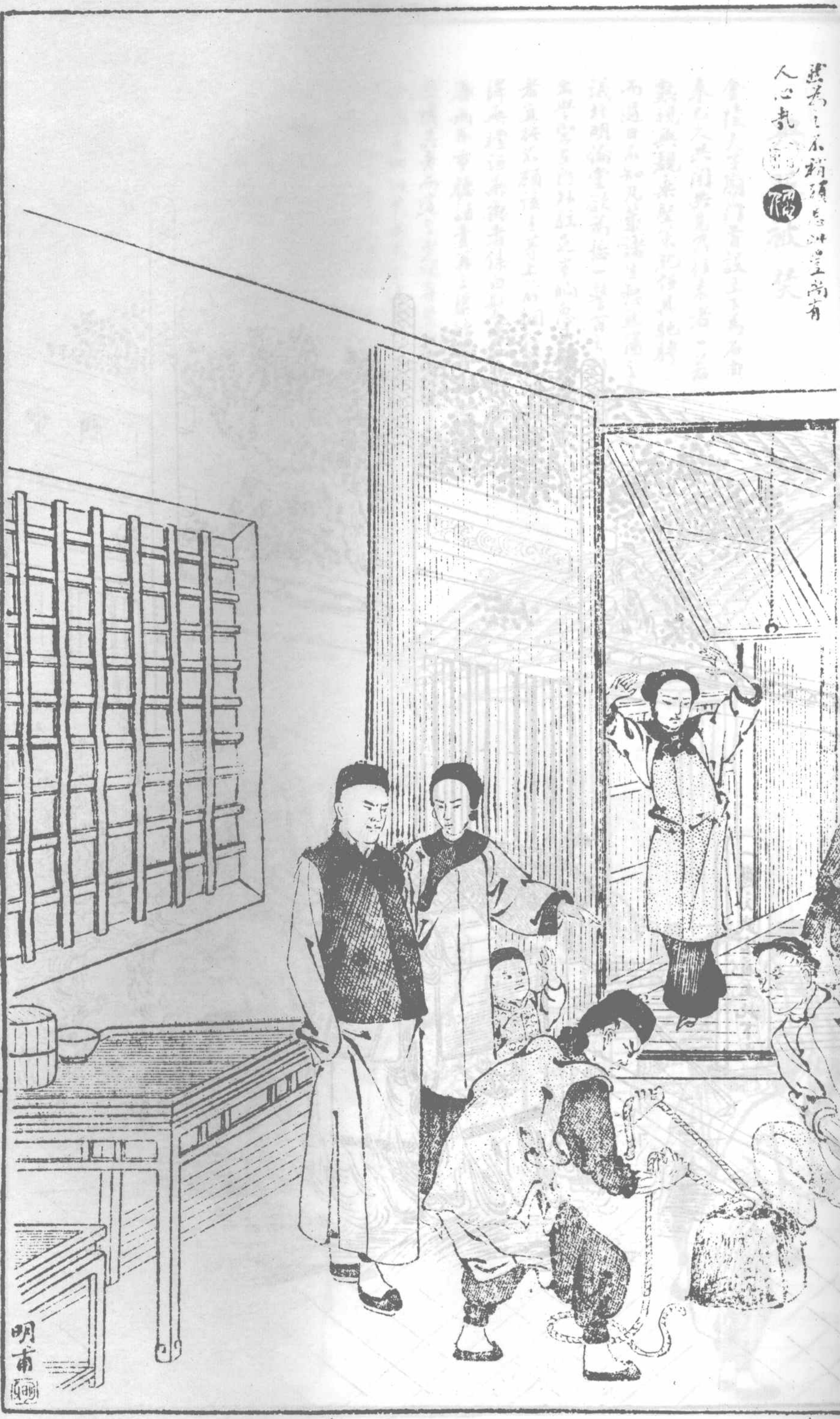
火在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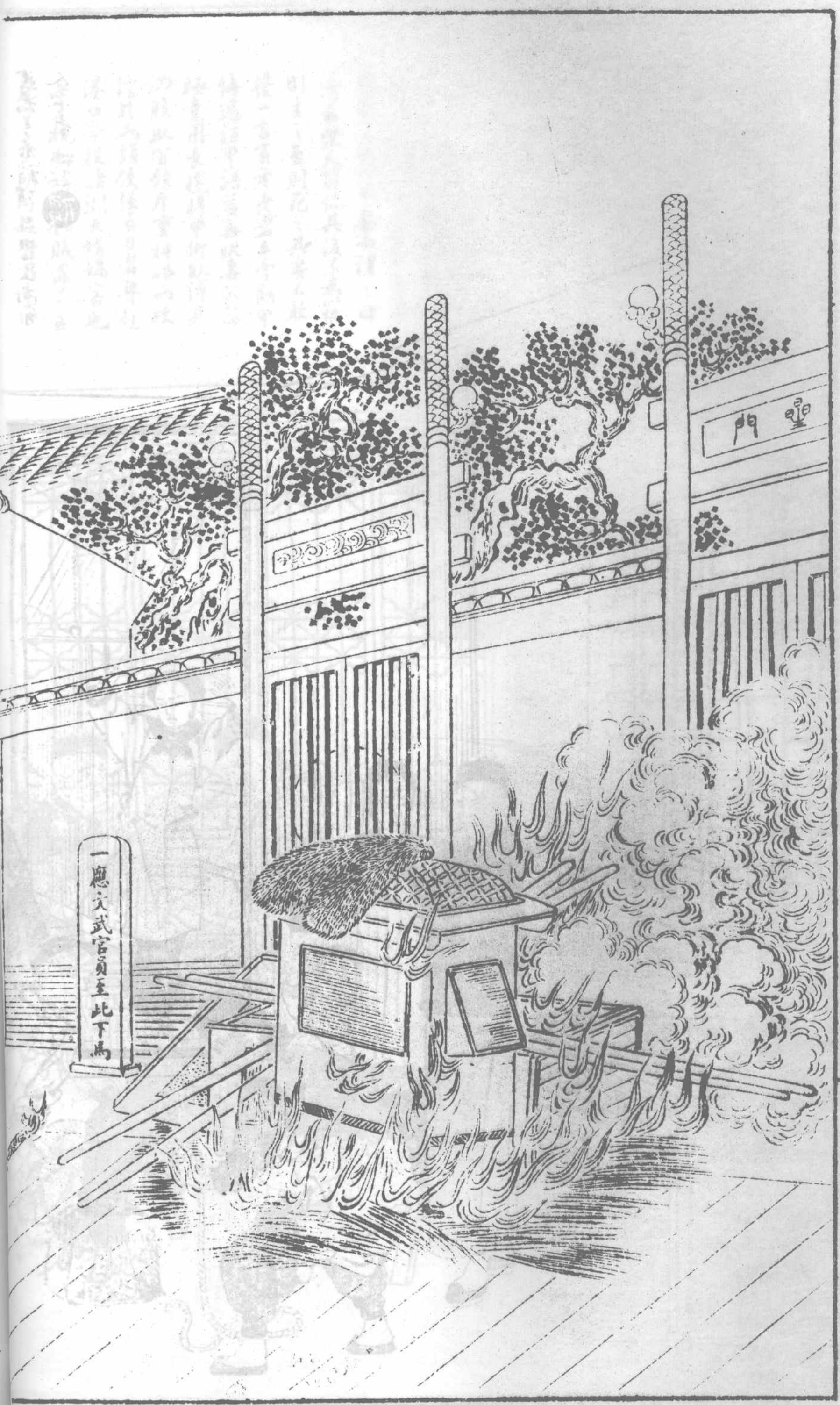
客有自漢口新磯来者言該處為由川入鄂要道凡蜀中商船多聚泊其間雨絲風片煙重帆低檣穀咿啞中時有鸕鷀飛起真一幅天然好畫圖也某日下午有某姓船忽尔失慎濃煙四布鎖住空江


少焉則
烈烈
轟轟火燄
亂躥若疑周公謹火
焚赤壁水面通紅惟
聞男呼女哭聲與江
濤相應答幸岸上水
龍兩架吸水狂噴回
祿氏知力不敵始僅
旗息鼓而遁然焚船
兩艘米麥貨物不貲
果如寓言則水火本
濟是為小懲濡首之
象甚不知其失業者
何時也

活沈賊婿

鎮海大碶頭左近村落有某甲者不務正業常操三隻手生涯一日至外家竊物爲適爲妻父所執用繩綑縛鞭撻交施甲出語不遜妻父怒甚令衆掮至其家呼甲父母而辱詈之父母以子實不肖諉岳所爲岳乃與衆議擬投甲於河以除一方之害恐女怨言因呼甲妻而謂之曰汝善覺夫能保其後不爲竊則貰之否則死之其妻不敢發一言有年老者至旁勸甲悔過詎甲語益無狀妻父怒極竟用長櫈將甲仰臥縛其四肢取百餘斤重石碌兩枚繫於兩頭使强有力者舁赴港口令投諸淵夫婿嬌客也岳丈親也婿雖作賊罪不至死豈丈人所可殺者乃竟忍


明甫


一應文武官員至此下馬

輿服被焚

金陵夫子廟門首設立下馬石由來已久共聞共見乃往來者一若熟視無覩乘堅策肥任其馳騁而過日不知凡幾諸生慨然傷之會議於明倫堂欲為懲一儆百之計因同出學宮至門外駐足半晌忽見有肩輿來者直衝不顧該生等上前攔住責以此地不得無禮詎乘輿者係白髮老翁病廢頹唐兩耳重聽諸責再三渠始會意拱手謝罪憐其老而遣之少頃有某甲策蹇直前衆喝責如初甲云先生休矣此地乃下馬石非下驢石阻我何為遂無如何甲得加鞭以去俟至旁晚遙見顛者乘坐藍呢大轎僕從十餘人迤邐至此近視之知為觀察某公生等勒令駐轎某公不服乃逕將其拖出轎外復褫其狐皮馬褂某公自人叢中逸去不敢遣人來理生等乃將衣轎積之薪焚之並請本學教諭鮑廣文監視快哉此舉洵足挽澆瀉而維禮法矣

台亾示報

同安劉某娶妻周氏甚婉順劉遇之暴戾動加捶詈周操作益勤連舉四子未嘗少有怨言劉聞人言海外貿販之利悉罄所有結伴浮海去由是周益大困會後有破屋數椽適當鄰欲購之廣其園周得價百金藉此以作經營家漸充裕諸子以次長成各習貿易此業為之授室故居改造一新居然巨室矣劉浮海數年岁浮志愧喪而返至家見門閭華煥逡巡不敢入鄰人告諸其子迎歸時周已死諸子泣訴母困苦及起家故劉悼極而悲聞張天師有召亾術具重貲往求屆期道士入密室見一黑面大漢持刀相擬劉出以為詢天師曰是真汝妻前生為盜殺汝

而兩眼如山些生為妻憐貧
今已了却陳多些一見心
劉憔其神傷頓減

新郎難做

松郡西關外長壽橋南首程姓富紳也年屆六旬其子早已逝世遺有二孫愛之如掌上珠長已授室陳氏次孫年近弱冠委禽業聘鎮壽姓之女於前月下浣完姻松俗凡坤宅送妝則門禁甚謹妝攜之日壽姓以所攜太疏倩其親族人等到乾宅大肆惡言致干衆怒反顛相向而散逮至吉期新婿親迎款待於媒氏金姓家蓋金姓

係爲宗丞戚又爲壽姑近鄰
之誼不料華筵甫設壽姑挨
入以三日爲乾宅所備也饒取
牛溲馬勃作海味山珍狂投
席上新郎君見勢不佳
急即竄進內室幸會姑
竭力勸止不然恐新郎既
領似此盛筵又將飽嘗
老拳風味矣娶妻不
亦難乎
良心

三十一

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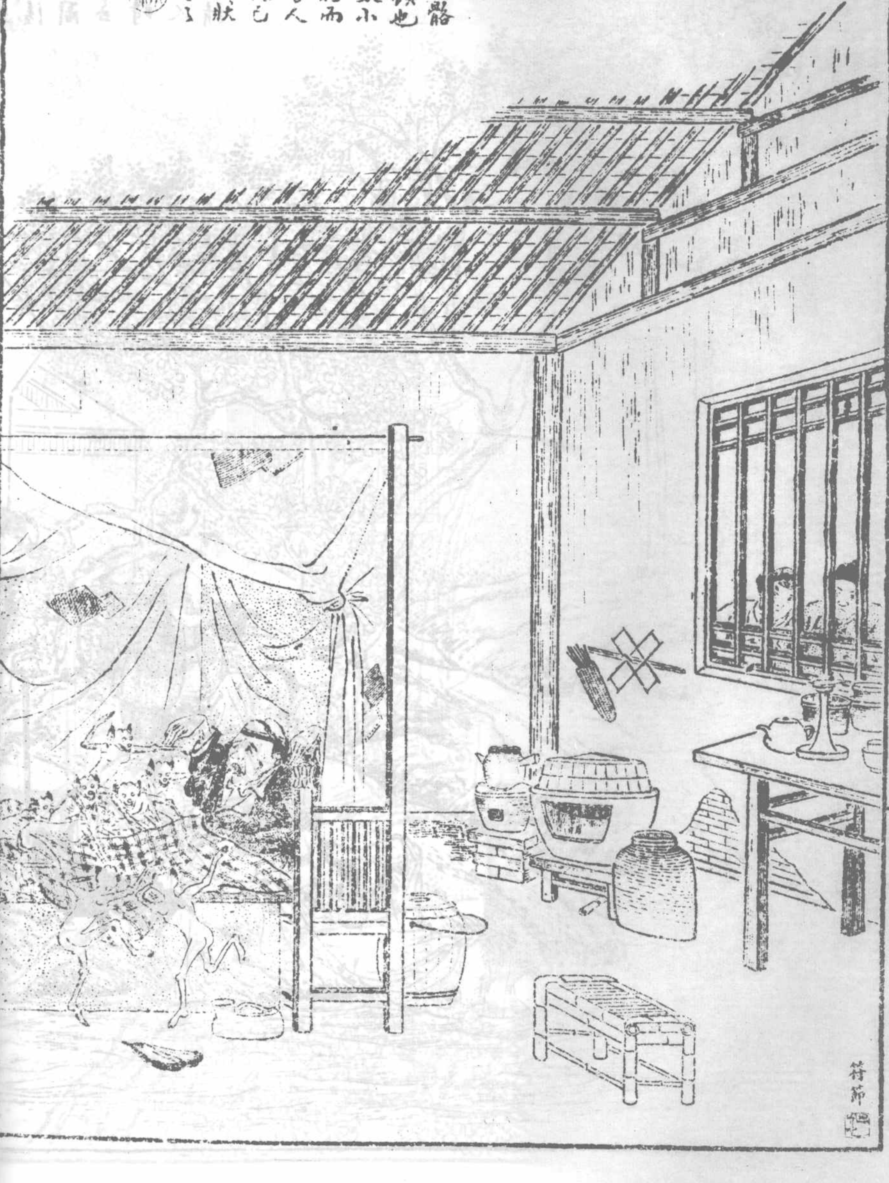
天網難逃

嘉邑東鄉人某甲、素無賴年五十餘日以游蕩為事屢向其兄強詐惡索兄厭、不能應怒叱逐之甲銜之兄暮年之嗣因置簉室遲舉一雄年甫六齡留諸家嫗傅午餐已則率家人往田間工作適甲携鐵鍬至田頭無人即以鍬

向花子胸前直刺洞其腹復舉
鍬劃其頭顱藏於廚下先屆後
有溪甲因暮烟窺見入水將闌
夜分潛逃詎田間人候饁不至
回家見其狀大駭奔告地甲時
鄉人聞訊齊至贊見水中有人
喙而擒之甲也遂一面報縣請
驗一面將兇身送官想難
倖逃三尺法也
良心

孽孩索命

浦東人某甲負販營生性殘忍好食孩屍常於叢葬處私掘小棺敲肌剝髓加以烹飪藉佐饔飧謂甚甘美雖零觜斷骼抛棄滿地或為野犬殘食勿顧也一日將就寢瞥見床上有無數小孩相逼而前爭嚙其肉甲痛極而號惟聞孽孩嚶嚶啜泣曰爾食人多矣能無及是乎心知孽報悔已無及遂至膚裂骨出悲嗁萬狀而斃世有與甲同癖者尚其戒之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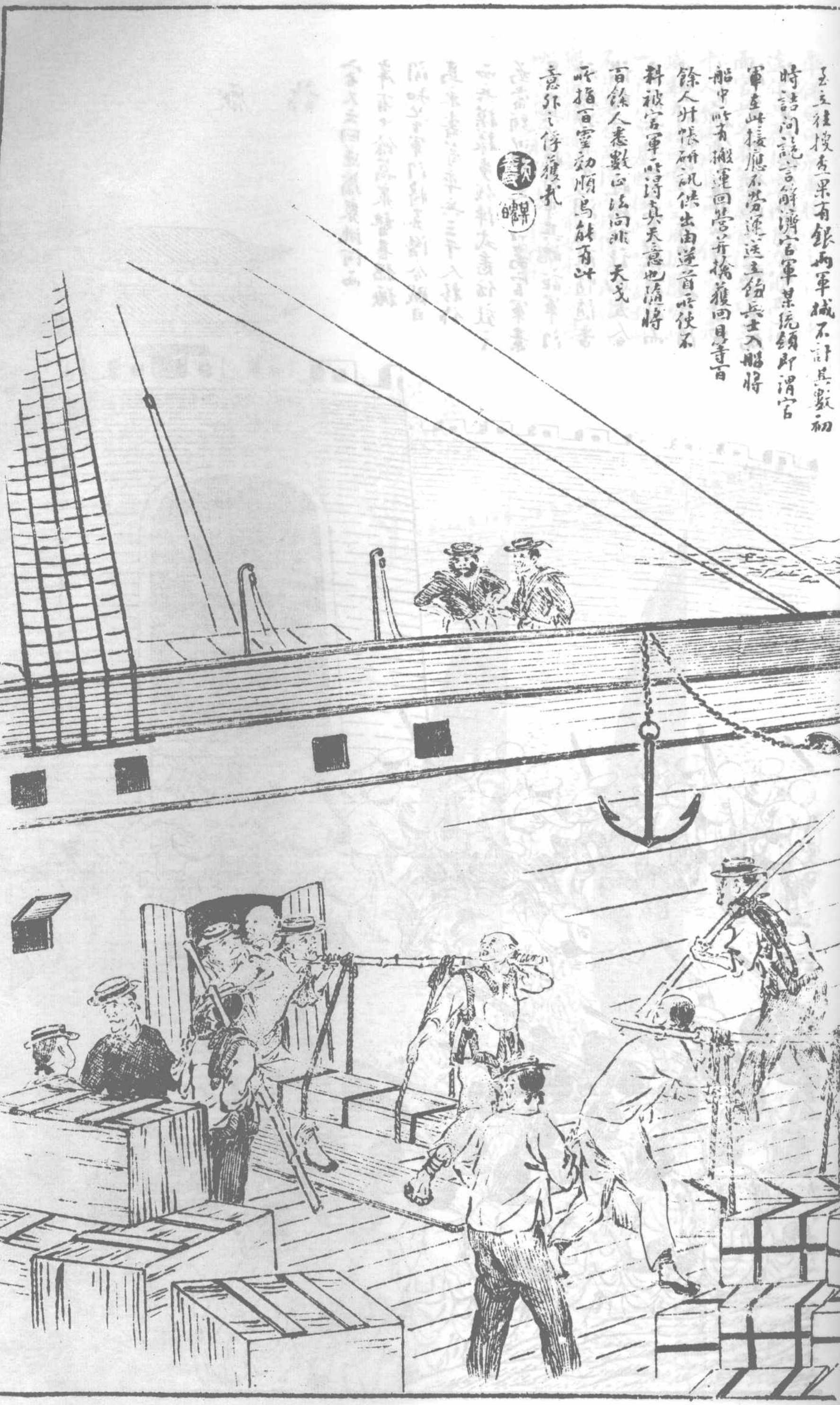
殲除虎穴

興化府仙游縣東北二十里有古重巖焉深廣各四丈旁有石室十餘所隙路相通舊為神仙窟穴近因人跡罕到已變為豺虎之鄉附近居民常被其害以致人有戒心閩獵人某甲擅馮婦術釀資延至告以虎穴所在甲乃偕二夥各持利器入山搜查瞥見雛虎一頭由穴中出三人或搖其吭或騎其身或履其尾頓時雛虎立斃之死再圖殲除之策閱連日已斃二虎入虎穴而得虎子甲其有焉

天亾回逆

客有自甘肅來者言董軍
門剿回之得手也實有天意蓋
甘肅回匪自四月間謀逆以來河
狄西甯相繼被圍賊蹤徧地豕突
鴟張大有岌岌可危之勢迫　朝廷
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於是喀什
噶尔提督董軍門福祥統率
雄師由京南下前往剿辦將入甘
境適左節之布置駐軍偵探忽獲降
回十餘人詢知回衆潛遣其黨分投各
省向教中人收取捐款銀兩并購運軍
火若干將由某輪船運解以濟來軍門聞
之即飭某統領督兵千人駐紮該處俟船

至之往搜查果有銀兩軍械不計其數初時詰問訛言解濟官軍某統領即謂官軍在此接應不啻運送之飭兵士入船將船中所有搬運回營并擒獲回目等百餘人并帳研訊供出由逆首所使不料被官軍所得真天意也隨將百餘人悉數正法向非天戈所指百靈効順焉能有此意外之俘獲哉



兵不厭詐
客又云回逆屬聚洮河西岸有十餘萬衆勢甚猖獗聞知芝生軍门將至潛令賊目馬永壽等率兵三千人扮作西兵模樣步伐陣式悉仿效之為當頭迎擊之計以為官軍素畏西兵必將先奪其魄詎軍门神機妙算早已洞瞭敵情隨告諸將曰是可將機就計也爰令某總兵率兵三營先往誘敵而以某副將伏兵於要隘某提督隨後包抄使之腹背受敵再以一軍繞出其前以截洮河之賊布置既定回匪已衝突而來官軍遇之相

卒偽賊回衆乘勝追之行至中
途伏兵齊起鏖戰甚力俄而後
面官兵又來策應前後夾攻三
千人聚而殲焉無一倖免自是
威殺大振回黨望風披靡皆此
一戰作之基也按此說爲邸報所
不見是否不得而知惟石君既津津
樂道僕亦娓娓可聽姑錄之以告
世之留心時務者
董
董
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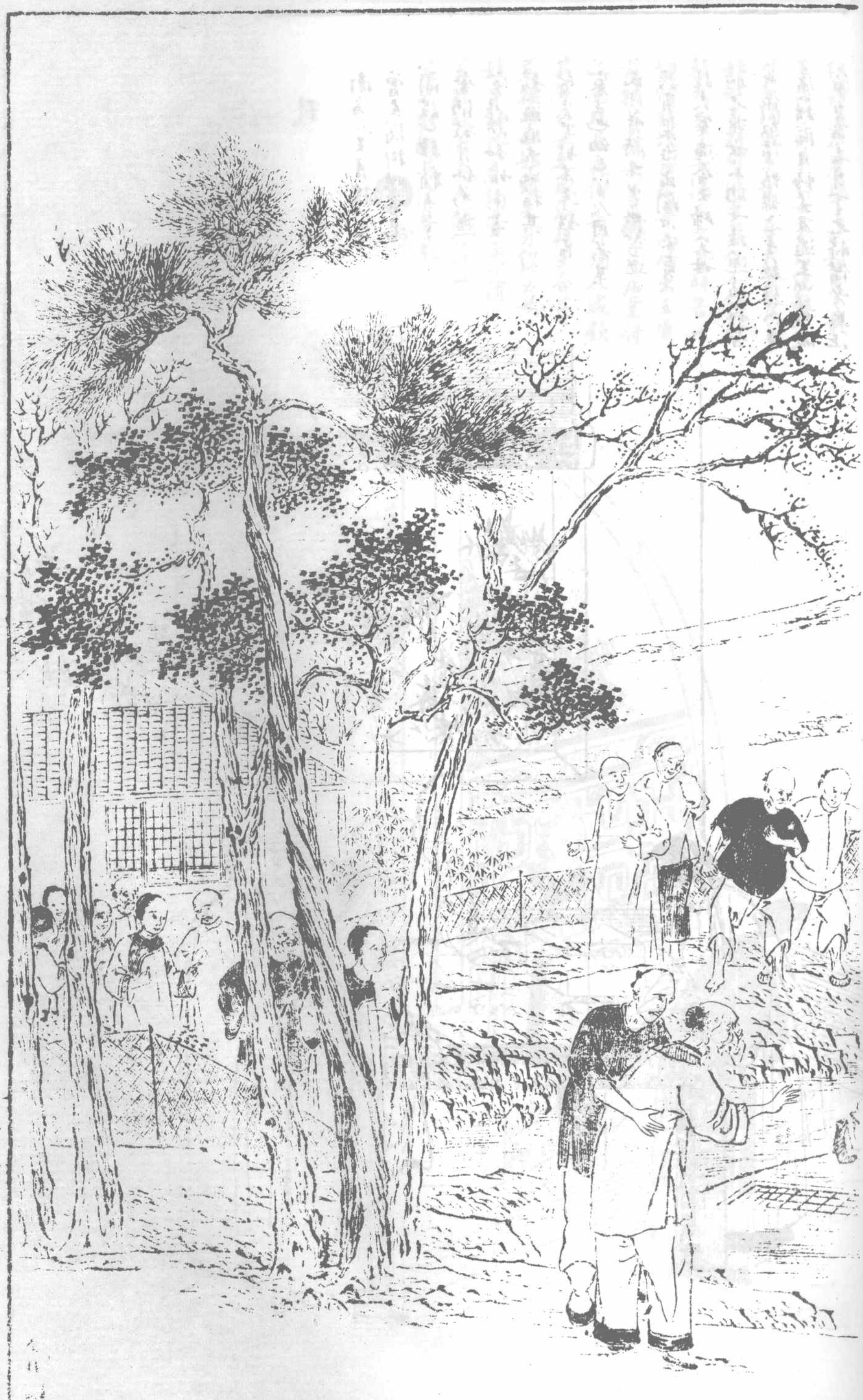
河州解圍
明甫

旗由康家崖進兵復派馬步兩營
扼守太子寺次日行抵甯河之尖石
溝時河州八坊逆目閔伏英等糾賊
數千於四十里鋪抗拒我軍暗隊自尖石
溝猛進賊皆望風奔進直抵河州城下
重圍之解旬日之間頓將名城克復
不若見軍門之毅望風著謀
勇兼優哉

屋陷志異

甘肅客又言該處高家集十五里地方當回匪未叛之前有某姓築屋數椽巋然獨立室中一老嫗及子婦二人子並有孝性奉母甚虔祗藉耕織餘資以備甘旨人皆以孝稱之不意某日人在田間惟聞砉然一聲恍如天驚石破則是屋忽下陷成潭矣室中器物悉遭淪溺幸一家人俱出不及於難嫗驟覩情形痛無所歸發聲大慟鄰近居民聞而麕集或相勸慰或相咄嗟皆莫測其故有謂其下有蛟龍蟄居思動則不應只此一家絲不波及有謂其家夙有隱慝故致其地淪陷何以不及其人又有謂天傾地陷皆有定數某姑子因有孝行可取家雖遭殃人不及難冥冥中若有天意之數說者予不敢決姑並存之以見天刑地棘不待行路而始知其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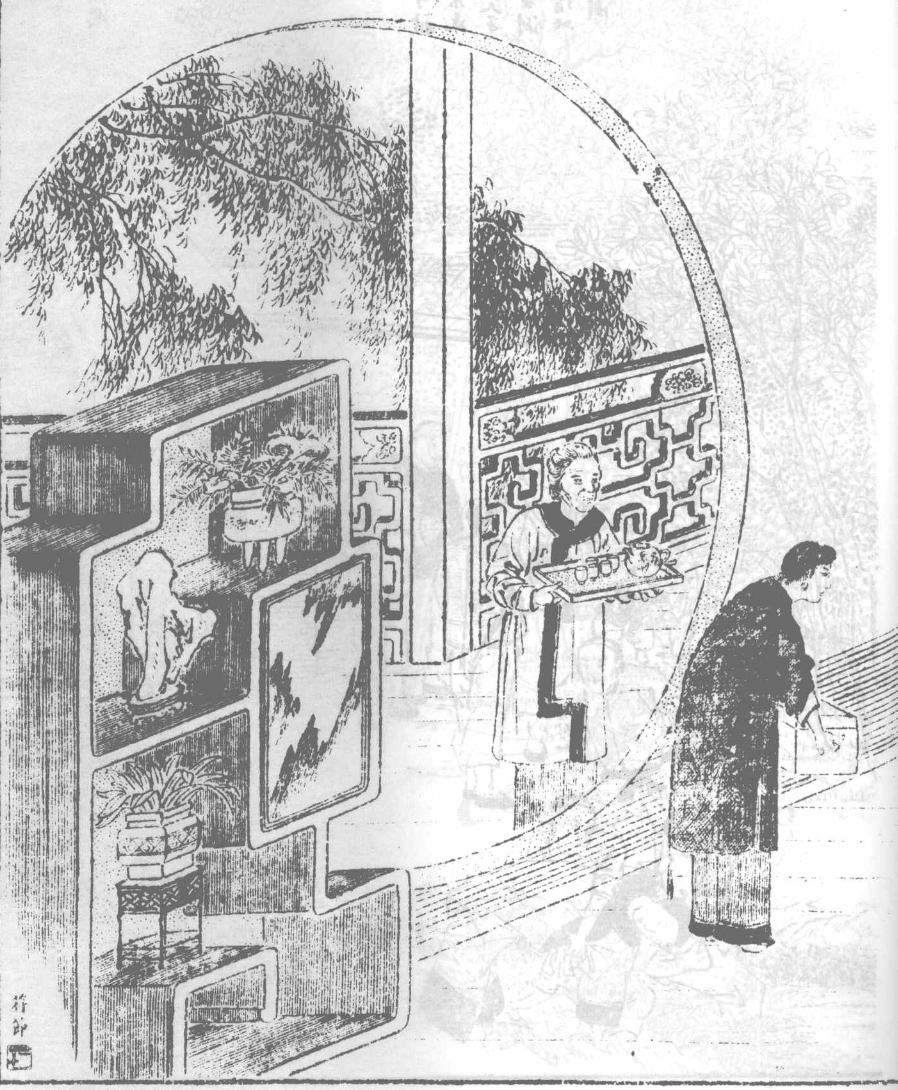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先淫後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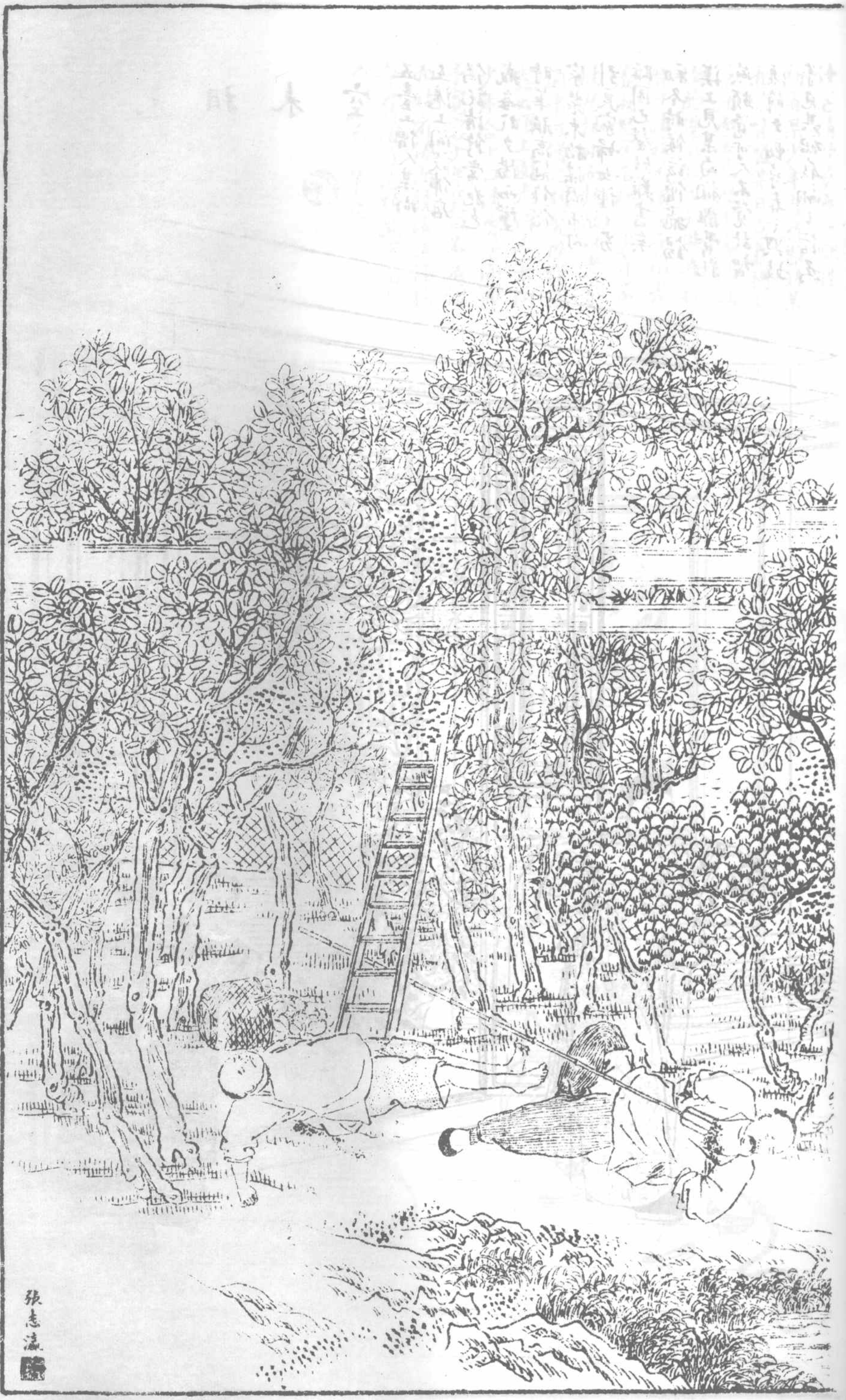
南海人吳月樓前年曾在滬街山貿易開設一肆精有合金飾號月仙為造室作所和婉善畫婦道職者識精其皆見是娘本李姓良家子也幼已字人因為某氏子所誘年少無知遂隨往渠邊出閣以不貞致夫家逼令大歸父母恥之逐女不納女被逐淪孤苦無依叔墮蟻媒之手輾轉入平康籍深自悔艾及遇王以為誠實可靠委身事之時偕老焉証

紅顏薄命磨蝎忽臨嫁甫半載王忽一病不起女哀毀絕粒誓以身殉戚友以喪葬大事責之始斂哀料理後事畢從人作計招夫弟某女縞衣出見詳告一切備往墳前祭畢而歸出王生前積蓄囑為善藏并以店業付之竟於是夜仰藥以殉人咸欽其節烈為之斂殯與王合葬焉按此女始雖失身繼為妓卒能捨身殉節亦可謂善於晚蓋矣人顧可以一節之虧概其終身哉



父子殉桑

湖州歸安縣東鄉今春蠶事初興之際桑葉大漲惟某姓園中獨盛養蠶者争購於其門一日有某甲議價購桑園主人已允許矣而其子猶以為少堅執不從父無奈乃於夜間潛往竊取庶可應甲之求及登樹采擷忽其子慮桑者被竊手持利器直來伺察瞥見樹上有人以為賊也向前刺之父即狂叫而倒其子被刃因聲適中要害隨亦殞命媳某氏在家守夫良久不至潛出窺探見父子屍身同在一處不覺悲從中來驚暈倒地當經鄰人扶持救醒衆議詳述皆謂此事不能報官遂殮而葬之噫植桑以圖利也桑而人少殺身尤利之所在也乃父若子俱以圖利之故竟致同殉以身君子觀於此雖曰其子之罪固不容恕然父亦有自取之道焉嗚呼保身齊家聖賢之訓可不加意講求哉


張志瀛

色相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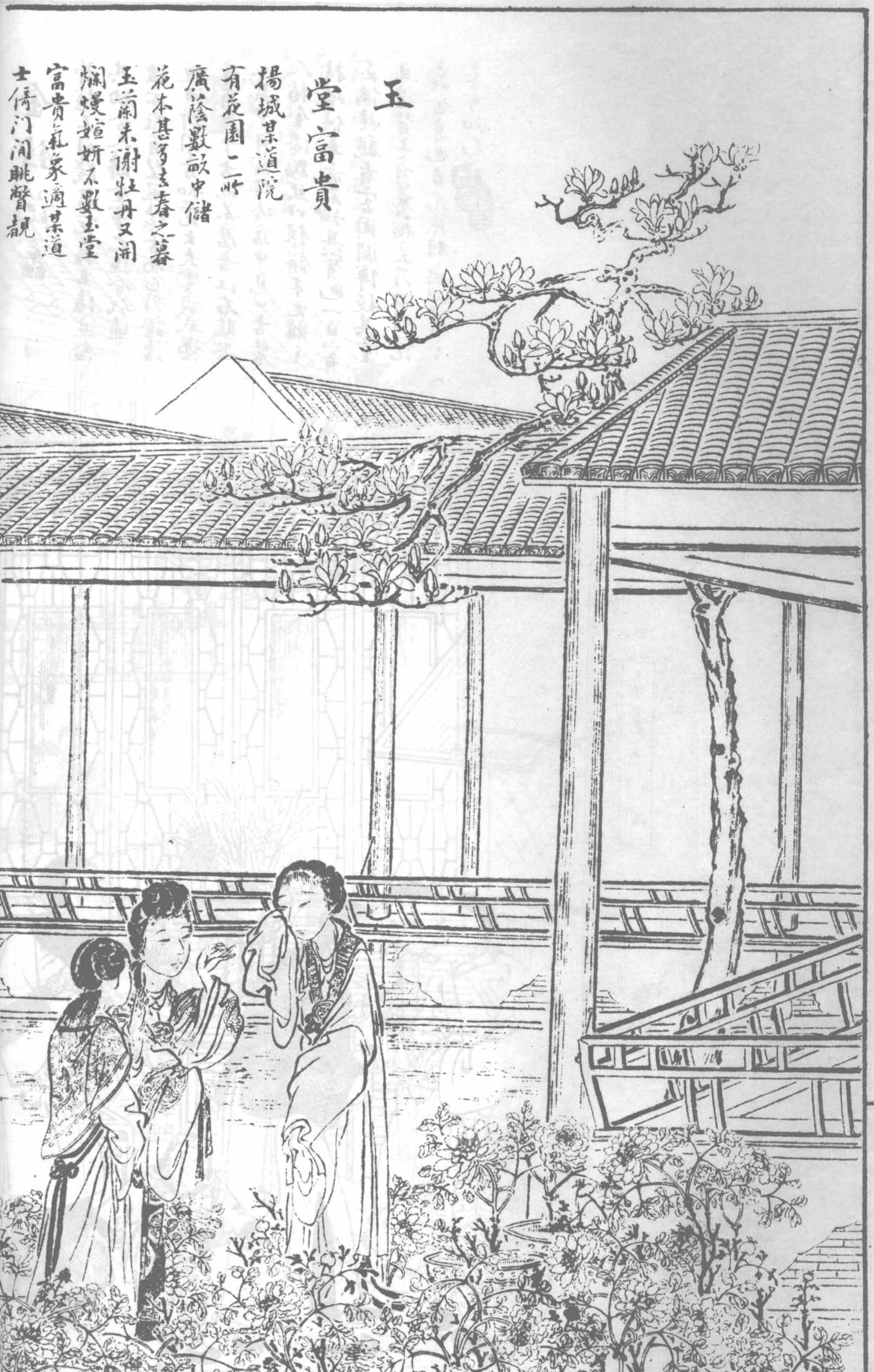
五臺山僧人某向
在滬上開設佛店
僞託清修常犯色
戒每於夕陽西墜
時華服高冠作俗
家裝束招搖過市勾
引良家婦女種種劣
跡罔已罄竹難書矣
初冬時候該僧飛錫
漢上見某勾欄雛鶯乳
燕頗覺可人不覺鼓智
頓萌手動尋春之興鼓
著見其裙屐翩翩之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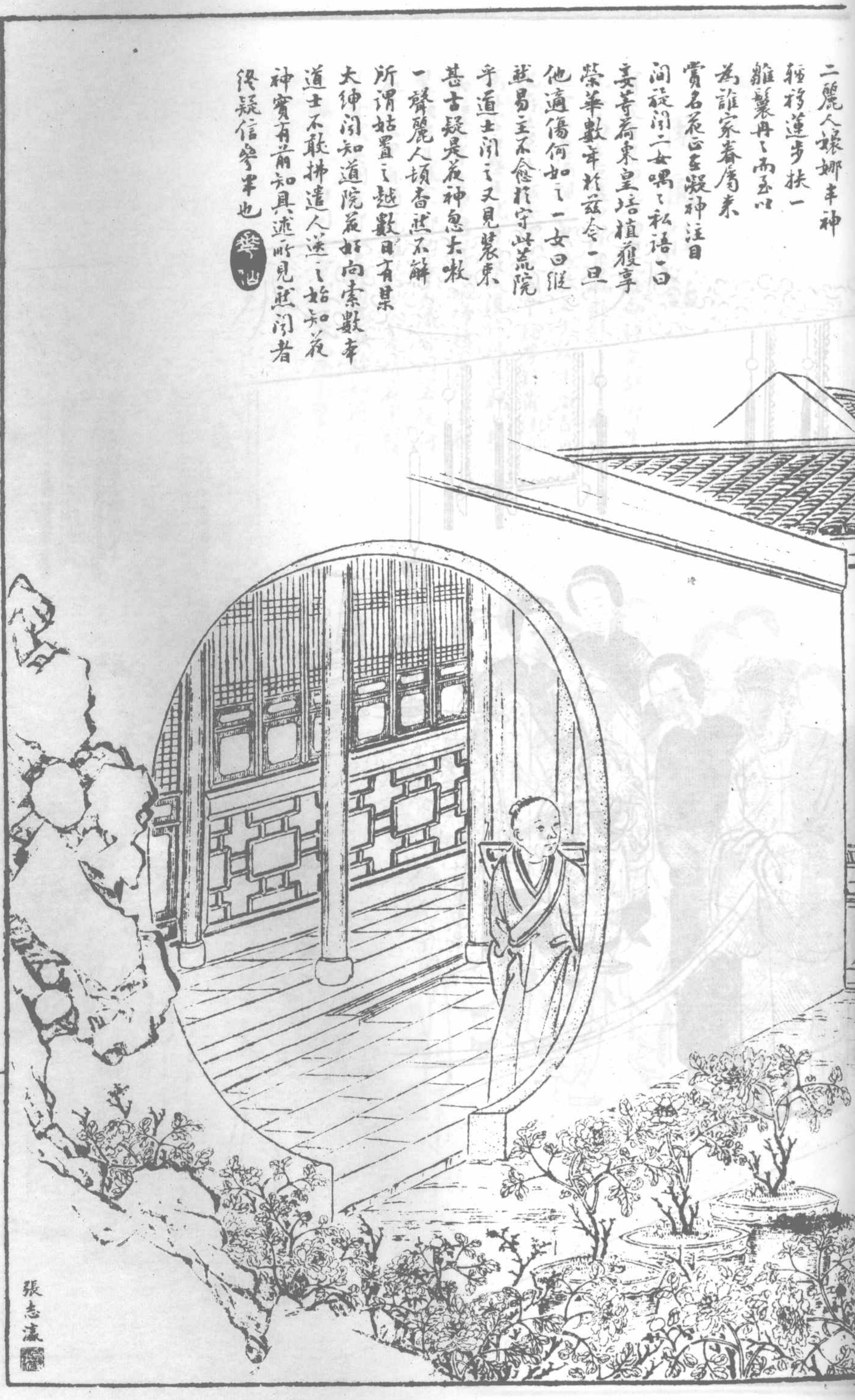
侍宴清歌妙舞以獻殷
勤有某少年者與雛妓某
有嚙臂盟是日意氣揚揚
昂然而至見座中客油頭
怪臉雙目灼灼知非善類
憎以詰妓爲該僧所闊老
羞成怒反唇相稽少年不
能忍拂袂而起敲以老拳
適中該僧之頭髮隨帽落
露出頂上圓光僧大窘向
少年合十曰請看僧面由
予寬容少年笑曰不看僧
面姑看佛面饒汝這條狗
命罷僧乃抱頭鼠竄而去
羣謔爲之粲然

獅吼可怖
漢口有某甲者彪形大漢也專
使酒肇事三蕉既醟叅不知天地
為何物頗獨有季常癖一聞獅吼
即懾伏不敢聲張日前醉態
懵騰跼跼行不得勝街見
一少年傍綠䌖䌖相從而至
不覺無名火起遽而揪住按
倒於地拳毆足踢正在徘徊
擾擾時突一悍婦直入人
叢中指大漢而呼曰汝此
時還不歇手耶速隨老
娘歸毋再在街頭釀禍
也大漢見之即面為土
色急捨少年隨婦
去蓋悍婦即其妻
也聞者為之啞
然
良心

金鑄范蠡

昔越王句踐於范蠡去後追念其功令人鑄金事之迨今代遠年湮而惟有望風懷古而已乃證諸近日所聞方知范大夫靈爽式憑竟有歷千古而不磨者江右臨安人某甲日前於冷店中見一古裝人物金漆黝黑以銀餅半元購之持歸供奉而不知其寶也一日客至偶與觀看客固淵博疑其重且諦背上有篆文摘文乃曰此范蠡金身也吉光片羽無心得之喜可知已


玉
堂富貴
揚城某道院
有花園一所
廣蔭數畝中儲
花木甚多去春之暮
玉蘭未謝牡丹又開
爛熳媗妍不數玉堂
富貴氣象適某道
士倚门涧眺瞥靓



二麗人嬝娜丰神
輕移蓮步扶一
雛鬟冉冉而至似
為誰家眷屬來
賞名花正在凝神注目
間旋聞二女喁喁私語曰
妾等荷東皇培植獲享
榮華數年於茲今一旦
他適傷何如之一女曰從
此易主不愈於守此荒院
乎道士聞之又見裝束
甚古疑是花神急大嗽
一聲麗人頓杳然不解
所謂姑置之越數日有某
大紳聞知道院花好向索數本
道士不敢拂遣人送之始知花
神實有前知具述所見然聞者
終疑信參半也
琴仙
張志瀛

君皆老百年

團圓佳話

寧波有某甲者幼由父母命聘定鄞鄉某氏女爲室迨後甲從其戚赴外洋稽查烟館逝雲山遙隔飄流異域者三十餘年雁杳魚沉存亡莫卜該女守節閨中勤勞針黹從不爲外言所惑日就月將不復作比翼鶼鶼想矣詎前年冬甲忽從異域歸積有餘貲行裝頗厚及抵家鄉兒童不識皆問客從何處來蓋甲自弱冠離家至今年將花甲鬢髮蒼然矣嗣經鄉耆細詢根由始知同宗一脈由是求田問舍重振家風既而繫念婚姻探悉聘妻苦節不勝感戀欲覓往日原媒已難蹤跡祇得另尋月老致詞而納幣焉人謂某氏苦節可嘉故得終邀天眷云

德門盛會
杭垣艮山门外獅子嶺地方胡姓翁年九十餘夫婦齊眉身體康强而頗好善家有良田數頃桑園十餘畝種桑養蠶每年所入不乏餘資翁遇貧困之家無不周卹子五人現存其三皆勤儉持家且能稟承父志樂善不倦孫十餘人遊邑庠者三曾孫七人長亦讀書聰頴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前歲完姻年甫十六翁之意蓋欲早抱元孫以期五世同堂之慶去年七月間新婦分娩果得一男翁欣欣然色喜謂家人曰吾家承祖宗餘蔭薄有田產食指雖繁不虞凍餒吾年臻耄耋不爲不壽所竊冀者得能再添一代則五世同堂矣今果如願而償喜何如之彌月之日懸燈結綵大開筵宴翁談笑自如毫無倦容人皆目爲福壽兼備云

五
世
明甫

鱉作人言

鱉與黿同類也而世人多喜食鱉而不食黿者豈以黿有不妬之量特留此一綫生機以示報與然而鱉則烏乎服其心湖州南潯鎮某甲耕讀為生頗堪溫飽去臘中旬購得脚魚大小數尾留待烹煮、至晚忽聞天井內嘖々有聲疑有梁上君子也執火照之瞥見巨鱉一尾竊々私語曰中庸論水黿鼉蛟龍魚之外惟吾著名而黿不與焉今彼乃搖頭擺尾趕泥塗而披錦繡熙々然佛滿天下幾忘却本來面目者夫獨非黿也歟而吾獨同處覆載之中不獲同享浮沈之樂何吾類之不幸也數小鱉環列

而旁若作點首狀甲見而大
駭翌日舉以聞人戲曰鰲魚化人
言從古未有之事此吉兆也
甲不敢食遂放諸河而祝之
曰鰲乎今其與龜相遜乎
毋徒羨龜之自鳴得意也
金桂

大龜獻寶
某翁以販寶爲生好作海外游嘗自波斯國載一大龜殼至杭城某紳家求售

叩以價則云非五萬金不可
紳因饒富癖嗜好寶聞
之大喜囑令携至園中
細加審察知係萬年物
相傳龜已化龍飛去
遺蛻此殼中有二
十四肋按天上二十
四氣每肋中間必節內有大
珠一顆皆有夜光乃無價
寶也遂如數購之一面令良
工探取果得珠二十四顆人
謂該翁作此大龜好買賣
而紳則欣然自得遂名其
園為得寶云

何明甫

符節

雨葉

西報稱法國羅亞爾河濱有雨葉一事實屬駭異僅有緣有某君者於是日午餐後驅車循羅亞爾河而行時值日暖風清萬籟俱寂途遇友人相與班荊傾蓋不數武忽見有萬千樹葉從空而下下車諦視皆松柳等葉也乃縱觀四圍樹梢並無搖曳之態始知飛來蝴蝶實皆降自雲霄勒轡暢觀約有一刻之久某君與友均詫愕殊甚歸述其異於同人亦卒無一能解其故者

神通廣大
太原顧生世
家子讀書
別墅嘗見
一披髮女子
為持鞭神所逼
憐而救之漸與歡愛
久之形容羸瘠
為父母所覺舁
歸醫治年餘
始瘥一夜門戶
未啟步生所在心知為
魅所憑然已無如何
年餘音耗杳然顧
因喪子無聊訪其婦
翁於陝州薄暮行亂
山中渴甚見道旁一澗

若試入覓欲則一空寺
尋向後殿洞濃々
作兒女私語異而入
之見一女郎並一少
年坐則生也生見父欲起女
郎抱持之疾馳去瞥然不見
玉陜婦翁謂此間某寺有
異僧君能識求當有驗頓
乃請寺僧鋺禱七日僧首肯
偕至空寺僧跏趺誦咒良
久有金剛神負金玉神云魅
為飛天夜叉神通廣大非韋
陀不能降伏俄一神持杵對
僧言若禀令欲不半日擒一
赤髮藍面渾身火龍者伴
臥亭下僧持缽咒畢魅化白
氣投入缽中納諸袖與頓
舁生歸一路生迷惘若痴
研服硃砂七日漸能解言
然神氣索然舉業遂廢
明甫

僕婦仗義

粵東寶源坊某某籍隸鶴山先世服賈頗饒積蓄遂以家焉某年既長屢經折耗家業以落然舊時僕從相率辭歸某既一貧如洗又為二豎所困纏綿床笫醫藥難謀頗有束手待斃之勢一日有某媪前曾傭於其家者行經其門窺知窘狀慨然曰媪昨收一會得洋銀十兩今願以半贈之某感之遂去適某疾瘳以其餘資移歸故里此前三年事也去歲某因族姓之嗣承繼而來得資甚豐念媪舊德徧訪之則媪已老態頹唐賦閒移居乃厚酬之噫世態炎涼人情顛倒是僕是主亦可以風矣

財神送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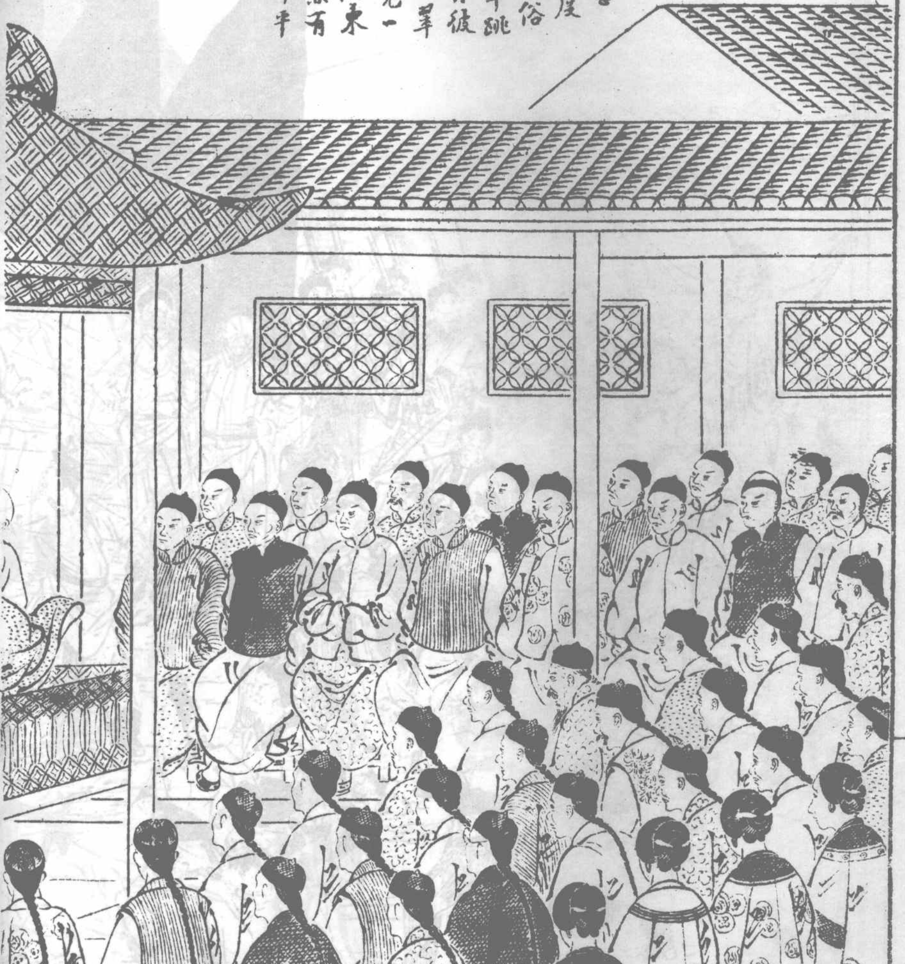
俗傳正月初五日為財神誕辰經營中人例
於是日牲醴奉祀以卜一年利市亦常情也
荊州風俗有等無賴之徒裝就衣冠仿財神
送寶故事此唱彼和擇城中巨家富戶直登
其堂作種種吉語貢諛獻媚藉博賞資如得
青蚨數百冀不肯舍而
之他殊不知若輩生財
之道正主家耗財之時
吉兆未來破費先至靜
言思之真不值識者
笑也

剿回獻俘
董軍門福祥自渡洮後屢戰皆捷回匪震慴兵威旬日之間河州城圍立解事已見諸邸抄夫隴本報復為之繪圖貼說矣嗣悉軍門於解圍後凡隊伍所經三甲集太子寺大東鄉下東鄉賊悉遁藏此外如景古城高家集甯河堡等處盤踞各匪均已解散由是先聲奪人駸駸乎有一鼓盪平之勢聞軍門之所以未從敗衄者良由信賞必罰軍令森嚴每獲勝仗軍士論功爭獻俘馘以首級之多寡定獎賞之等差軍門則親率諸將升帳點驗一面詳為存記無稍冒濫鼓前敵諸軍皆樂用命孫吳復生當無以過之矣
下省路
金蟾香

已通西甯
甘涼尚多
餘孽想乘
此聲威必
能指日蕩
平膚功迅
奏稿下書
生遠望邊
疆曷禁為
被難子民
額手稱慶故為之作獻俘圖

跳鮑老

跳鮑老戲俗稱為大頭和尚
事見說鈴相傳柳翠前身本苦
行僧與月明和尚同持戒縣尹
柳某以紅蓮計破其戒大悔恨
臨死曰吾必敗柳門風遂投身
為柳女名翠柳死翠為妓名籍甚
時月明已成道知其怨已報乃為度
脫故曰月明和尚度柳翠〻乃俗
訛度為馱以錢繞墻和尚馱柳翠跳
舞而下已失本義令屆新春時節彼
都人士試演此故惟見一和尚一柳翠
各戴假面曲〻神傳俗傳演此可免一
歲祝融之患是以大家小戶無不折柬
相招錦女紅男爭相觀看若輩亦有
扶翠獻使人笑口皆開亦點綴昇平
之景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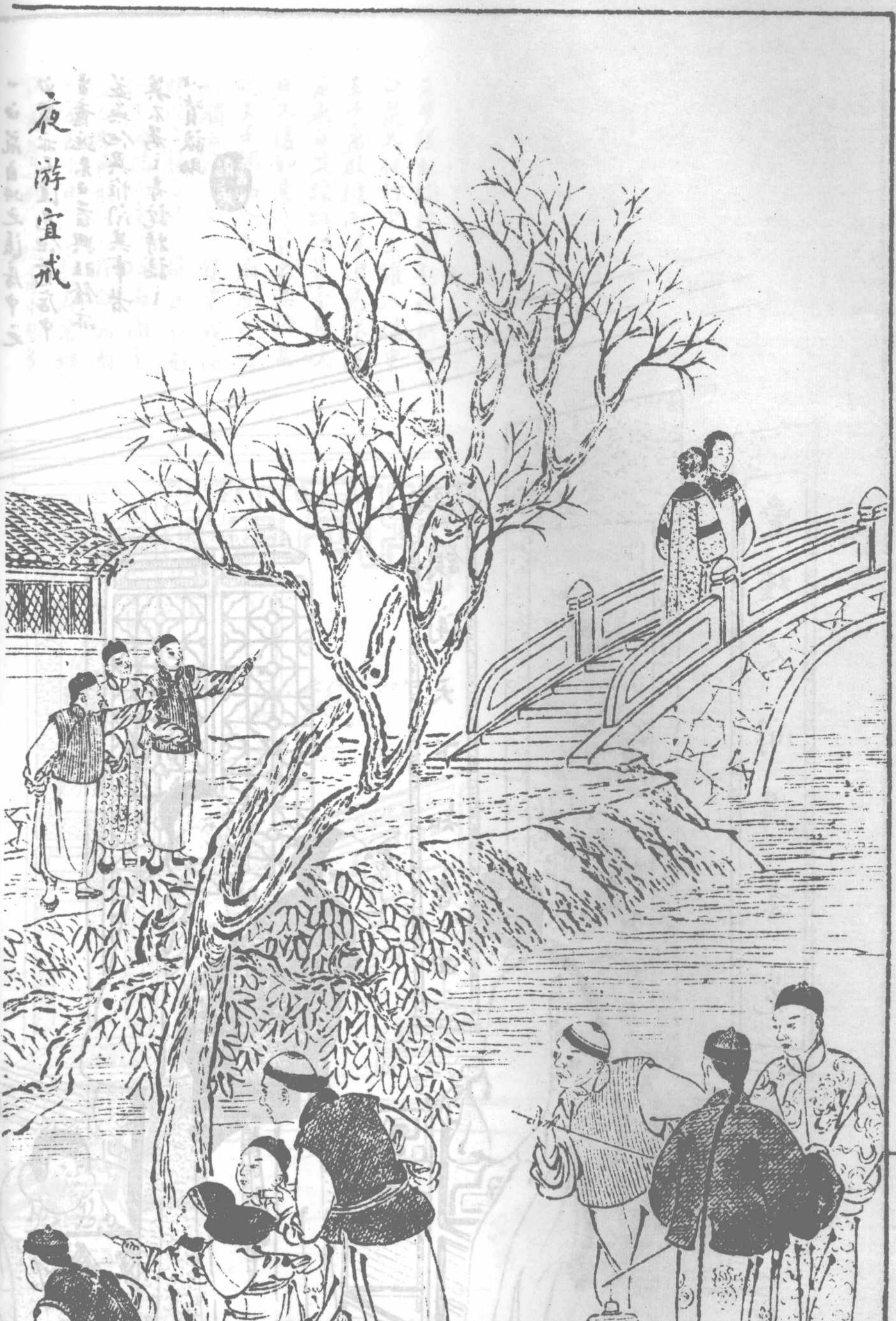


符節

畫鼠失鼠

金陵東牌樓有王某者開設慶昌煙莊其子素工繪事名播遠近兼在煙莊經理店事某夜忽見白鼠自銀櫃躍出王子從臥榻披衣起視則見白鼠又從煙架上躍入櫃中王子急啟櫃而視但見銀洋並無白鼠蹤跡心甚奇異次日又復如是竟莫名其神某晚王子偶為人畫扇面心有所觸遂作白鼠一隻畫成後時近三鼓忽見白鼠自扇面跳下循牆而走回視扇面之鼠已渺無形迹只存白扇面一方至次日忽聞鄰右某姑家書房所懸條幅畫中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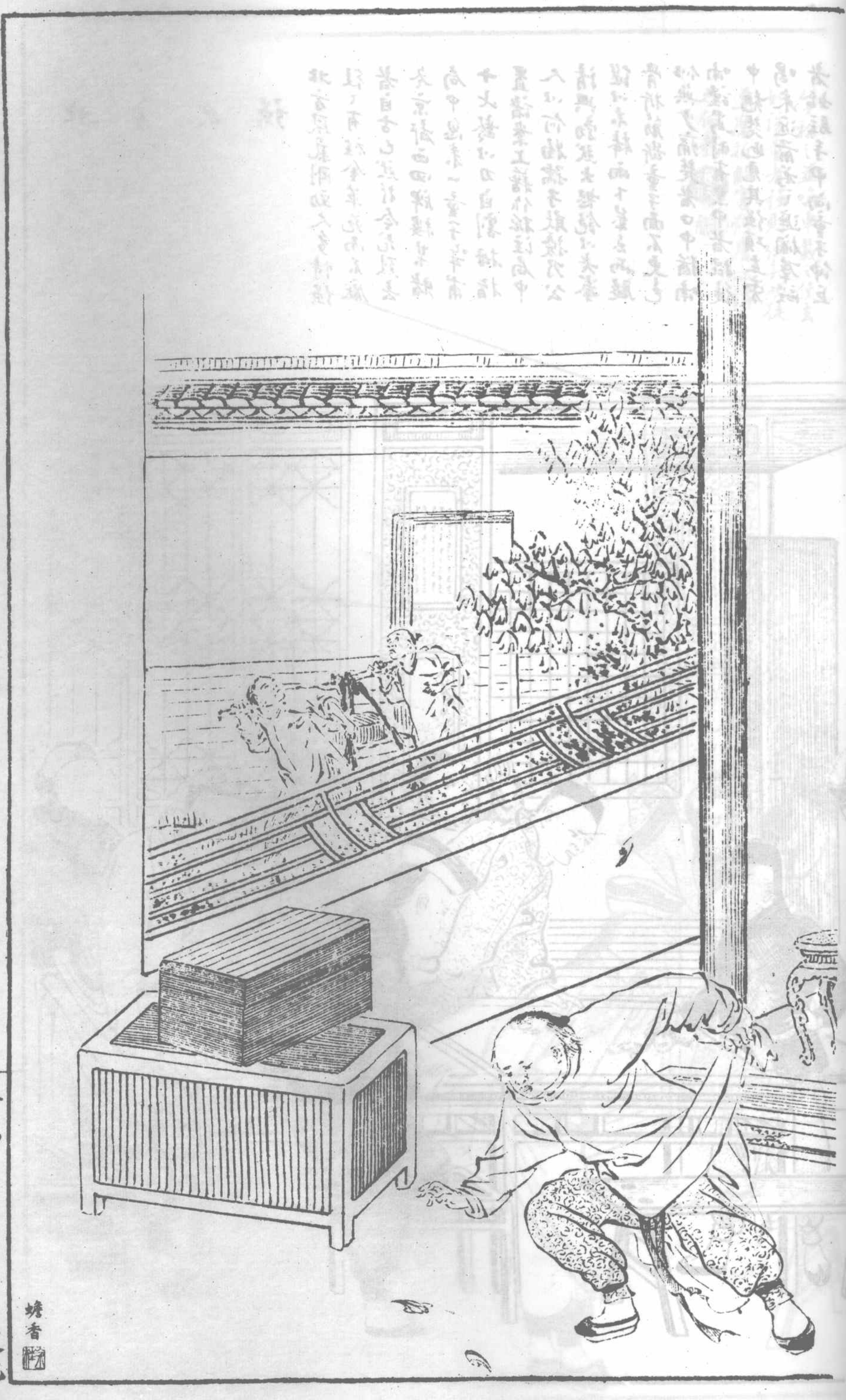
一白鼠自此之後房中之白鼠亦不復見但覺店中生意近来日益興旺餘亦並無他異惟聞其事者莫不為之奇詫特誌之以資談助


夜游宜戒

上元節先後數日甯波名屬競尚燈戲而十四之夜居民尤爲累致興高婦女輩例於是夕結伴招朋有走七條橋之舉自第一條橋起至第七條橋止路急重行道宜繞越雙勾瘦小者高其外裙務使金蓮畢露以供月下提燈者細評其後用是橫街曲弄戲蹴姊婦之喚或作郎蘇之呼笑語嘈雜於香醉人間有好事之流暗埋飛炮流星及至阿嬌移級登橋焚香祝告則一轟而起葉欲驚碎芳魂此雖雅戲而未免惡作劇矣
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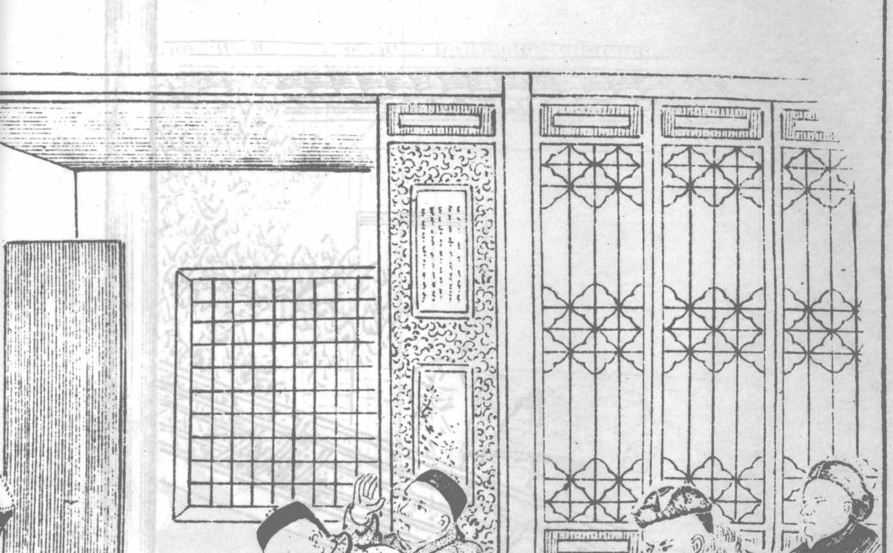
舄飛示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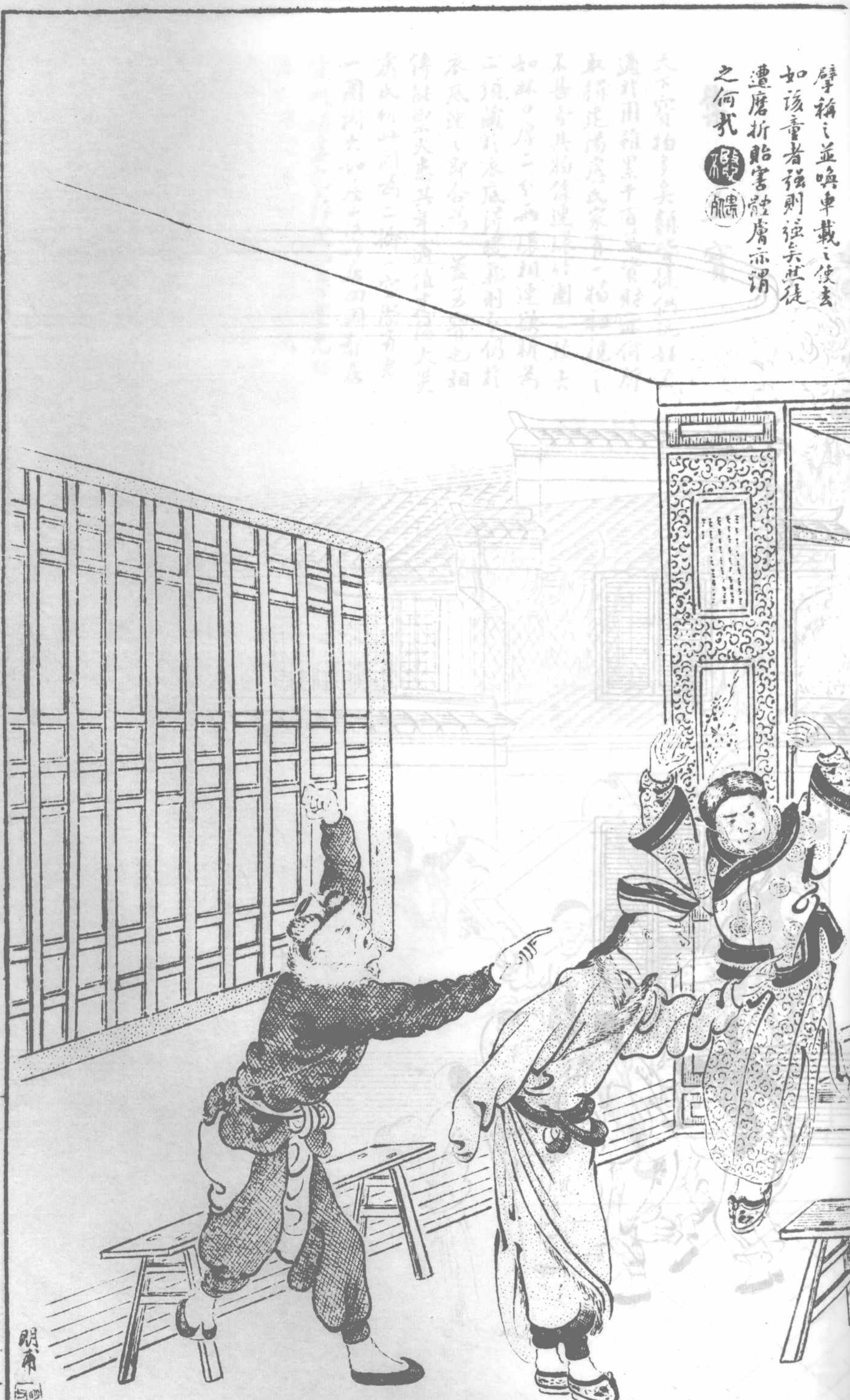
昔王喬入朝先有雙舄下降神仙妙用可使履舄御飛苟無其術則為妖矣參將某宜昌魯木齋時有麗姬四人脂香粉澤綵服明璫儀態萬方寵愛特甚一時見者莫不傾倒後遊寶塔寺參將戒期啟行諸童檢點衣裳忽篋中繡履四雙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蛺蝶羣飛以杖擊之咸墮地尚蠕蠕欲動呦呦有聲識者訝其不祥嗣以鞭撻臺員為鎮守大員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蓋舄飛之兆驗矣人之將敗物示之㨾惜憒憒者常不悟耳


蟾香

北方之强

北方風氣剛勁人多恃强往往有衽金革死而不厭者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去冬京都西四牌樓某賭局中忽來一童子年甫十七齡以刀自割拇指置諸案上藉作孤注局中人以何物孺子敢擾乃公清興勃然大怒飽以老拳繼以木棒雨下紛至而腿骨折筋斷童子面不更色似無少痛楚者口中猶喃喃謾罵時有某甲者棍徒中翹楚也見其強項亦旁喝采近前爲之遮攔聲毆者始駐手甲向童子伸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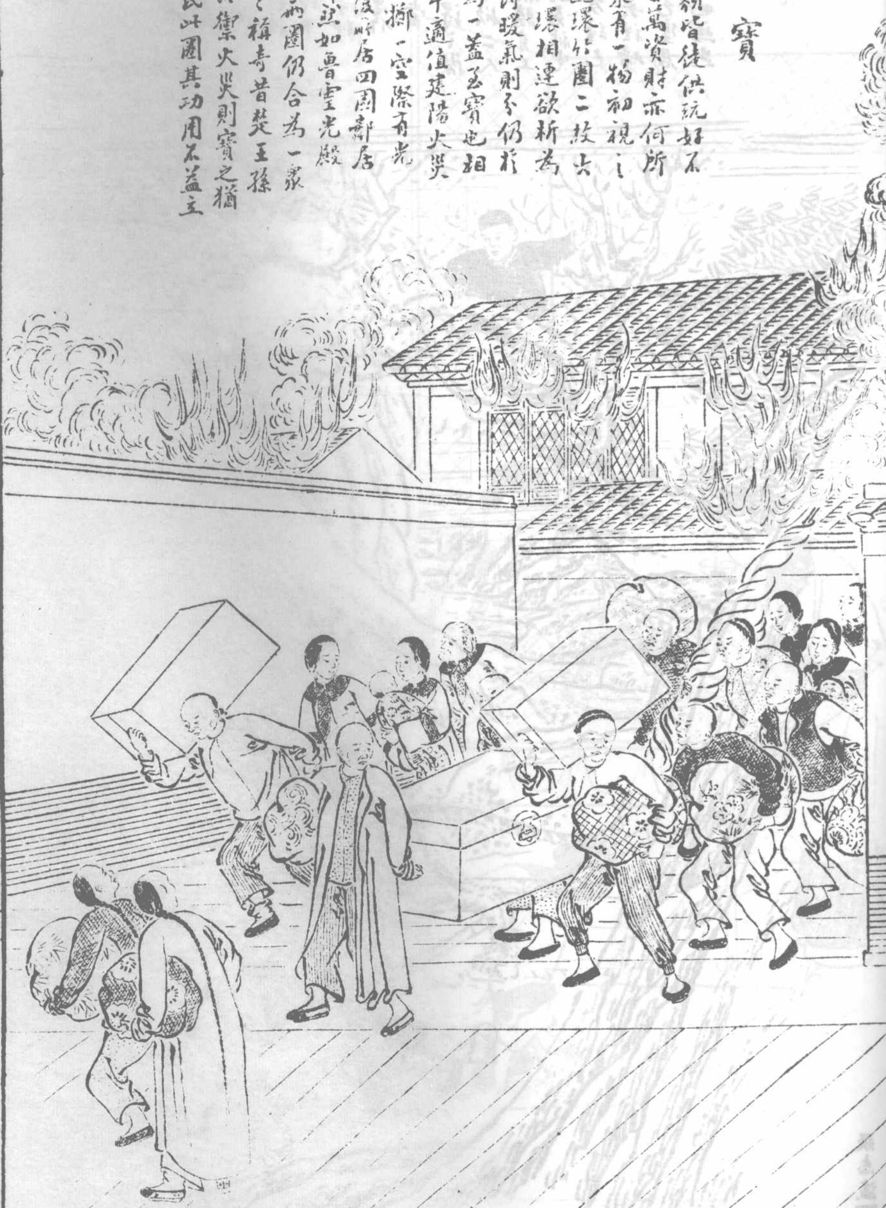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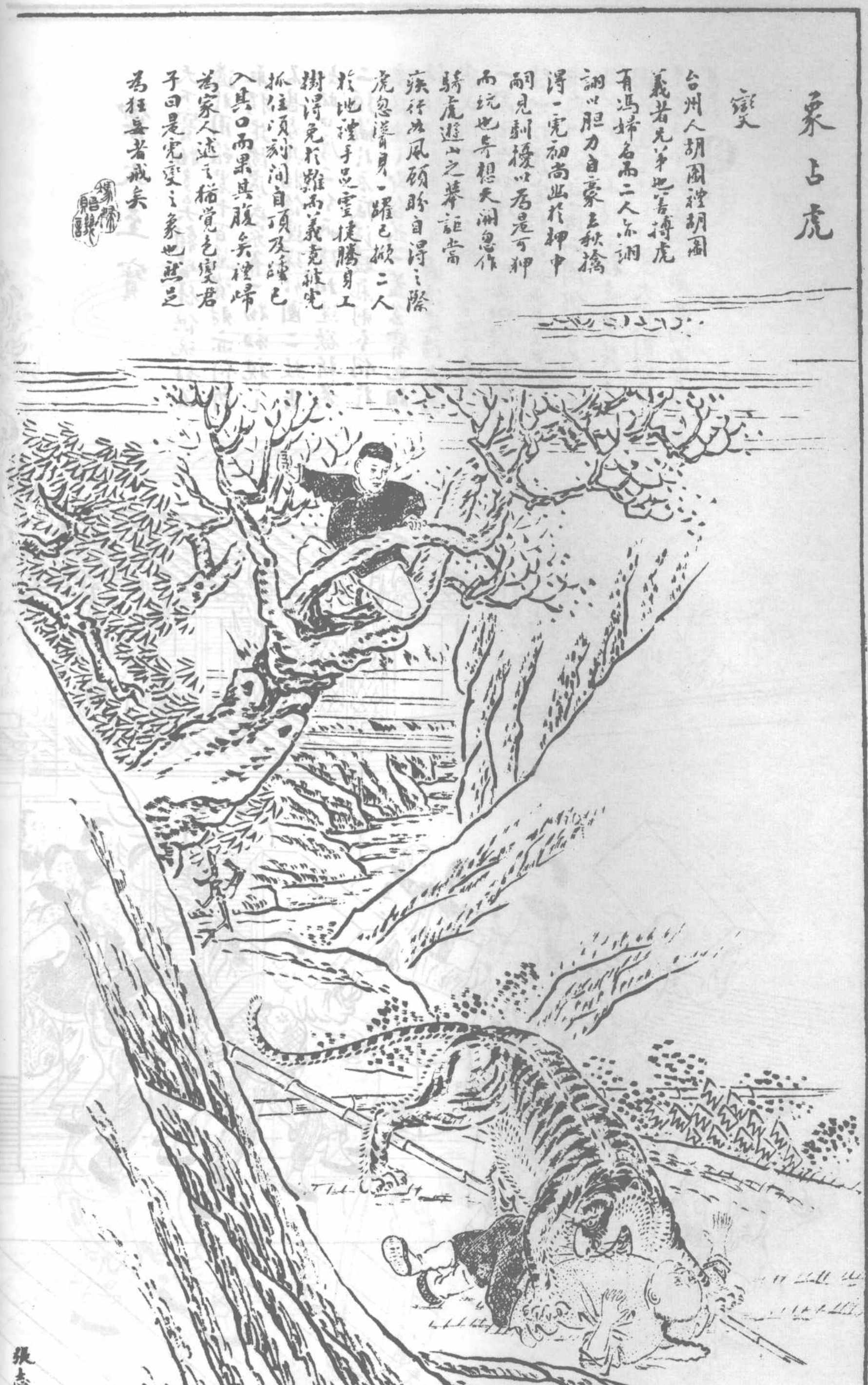

擘稱〻並喚車載〻使去
如該童者弱則強矣其徒
遭磨折貽害體膚亦謂
之何哉
明甫

詩書世澤
孝友家風
良心

禦火至寶

天下寶物多矣類皆徒供玩好不適於用雖累千百萬資財亦何所取獨建陽虞氏家有一物初視之不甚奇其物係連環於圈二枚大如杯口厚二分兩環相連欲析為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仍於衣底連之即合為一蓋至寶也相傳能禦火患某年適值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為二擲之空際有光一團漸大如屋覆所居四周鄰居皆燬獨虞宅巋然如魯靈光殿迨火熄圈自空落兩圈仍合為一衆目共覩莫不嘖嘖稱奇昔楚王孫圉論寶言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猶是寓語今觀虞氏此圈其功用不益立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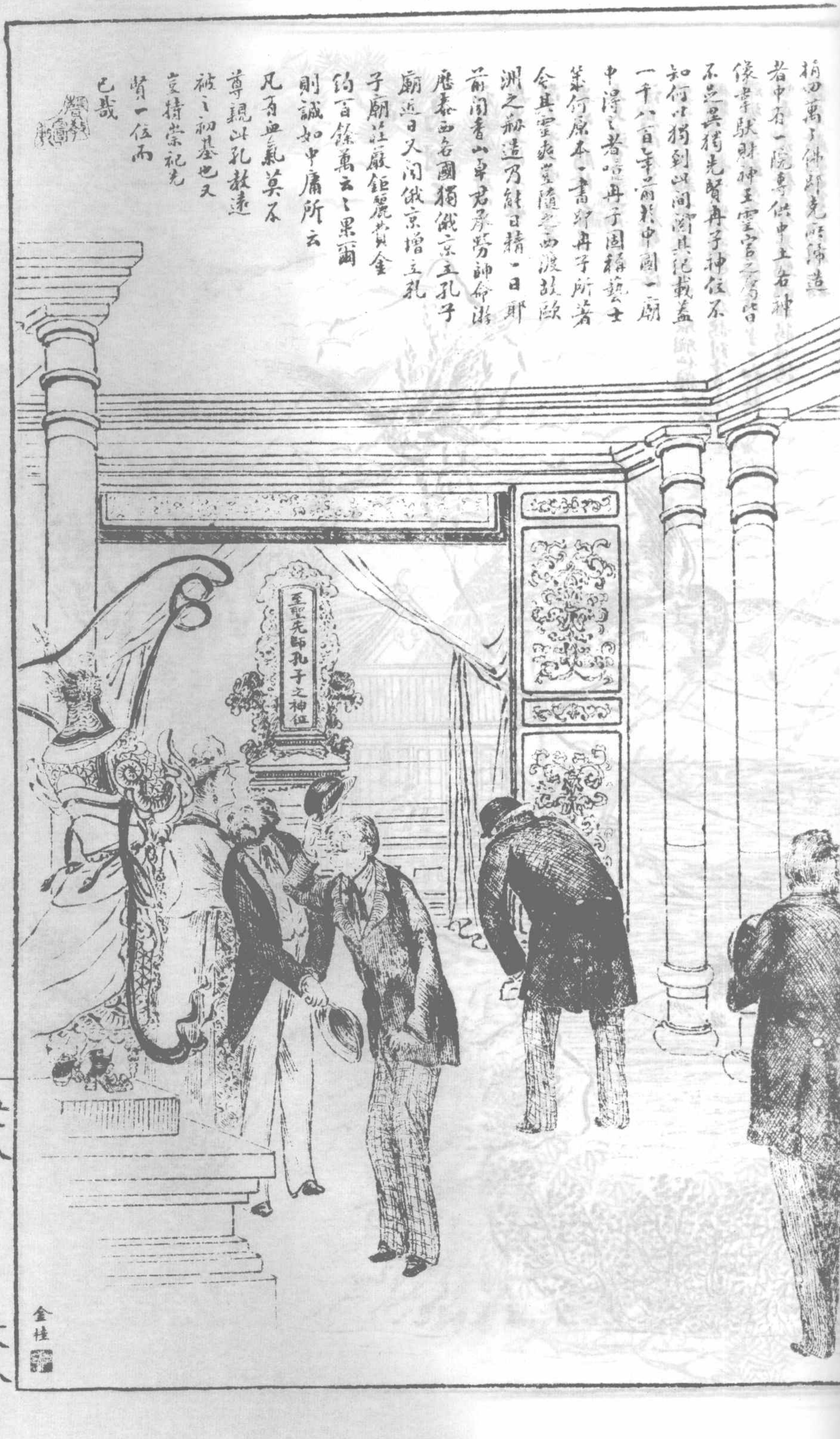



象占虎變
台州人胡阿禮胡阿義者兄弟也善搏虎有馮婦名而二人亦詡詡以胆力自豪去秋擒得一虎初尚幽於柙中嗣見馴擾以爲是可狎而玩也異想天淵忽作騎虎遊山之舉詎當疾行如風頃刻自得之際虎忽聳身一躍已擲二人於地禮手足靈捷騰身上樹得免於難而義竟被虎抓住須刻間自頂及踵已入其口而果其腹矣禮歸爲家人述之猶覺色變君子曰是虎變之象也然足爲狂妄者戒矣
張志瀛

紫姑靈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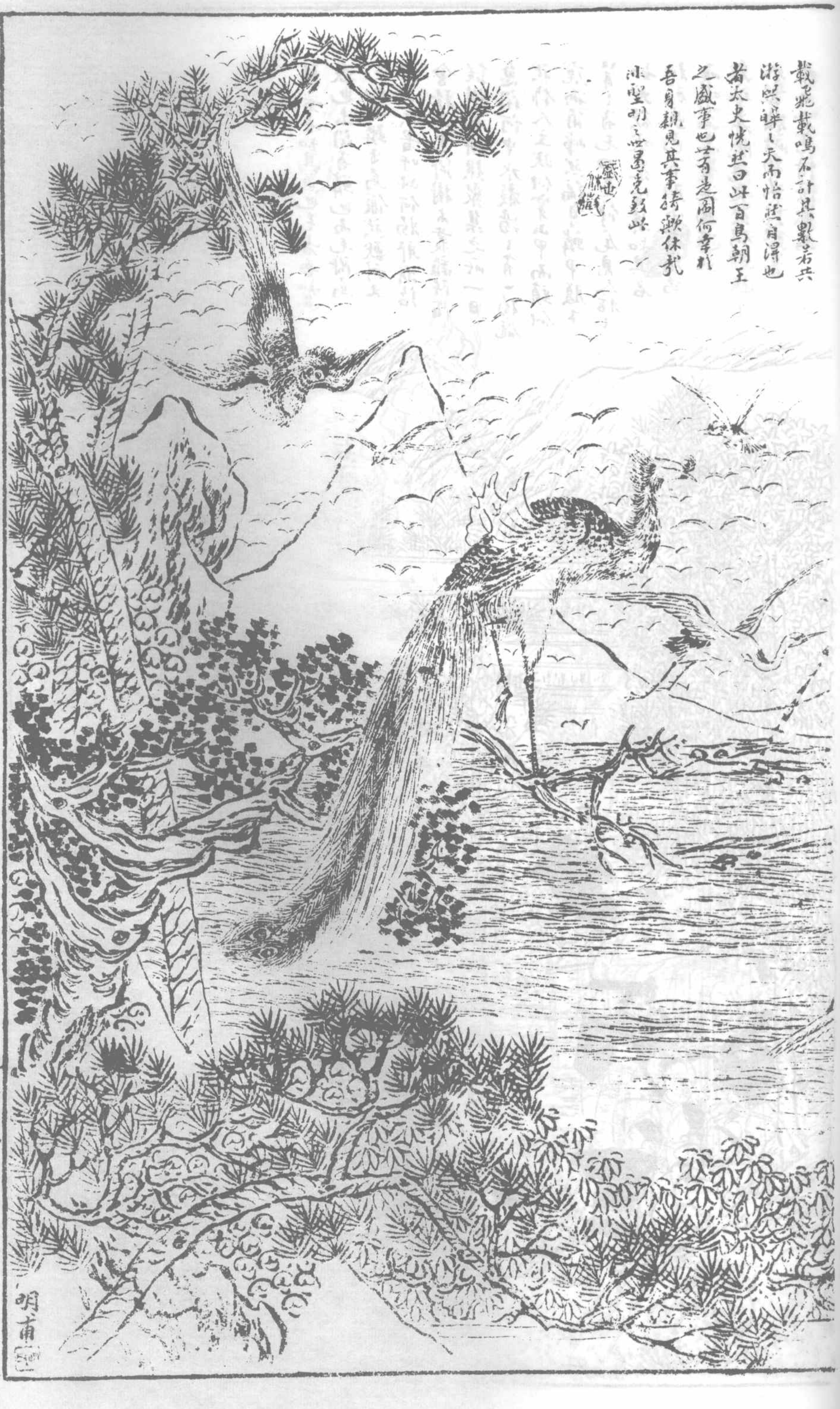
紫姑謫居廁所每屆上元燈節香閨婦女迎賓問卜有應有不應固其常也從未有如杭城周姓之奉之若神明者緣周姓虔信紫姑香花供奉歲以為常歷年所卜各事如響斯應竟無或爽因之哄動城廂名姝麗質嬝娜而來或叩金龜之消息或探玉女之年華鬢影衣香亭亭玉立殊覺興高采烈云

遠尊孔教
客有自俄羅斯偕
游而歸者述及俄國彼
得羅堡京城內有一大
博物院為法之富人某


捐四萬〻佛郎克所歸造
者中有一院專供中土名神
像若馱財神王靈官之屬皆
不足異獨先賢冉子神位不
知何以獨到此間按其紀載蓋
一千八百年三十兩於中國一廟
中得之者嗜冉子國稱藝士
策何原本一書即冉子所著
令其靈爽豈隨之西渡歐
洲之福造乃能日精一日耶
前閱香山鼻君承勞節命游
歷泰西各國獨俄京立孔子
廟近日又聞俄京增立孔
子廟莊嚴鉅麗費金
約百餘萬云〻果爾
則誠如中庸所云
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此孔教遠
被之初基也又
豈特崇祀先
賢一位而
已哉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
金桂

百鳥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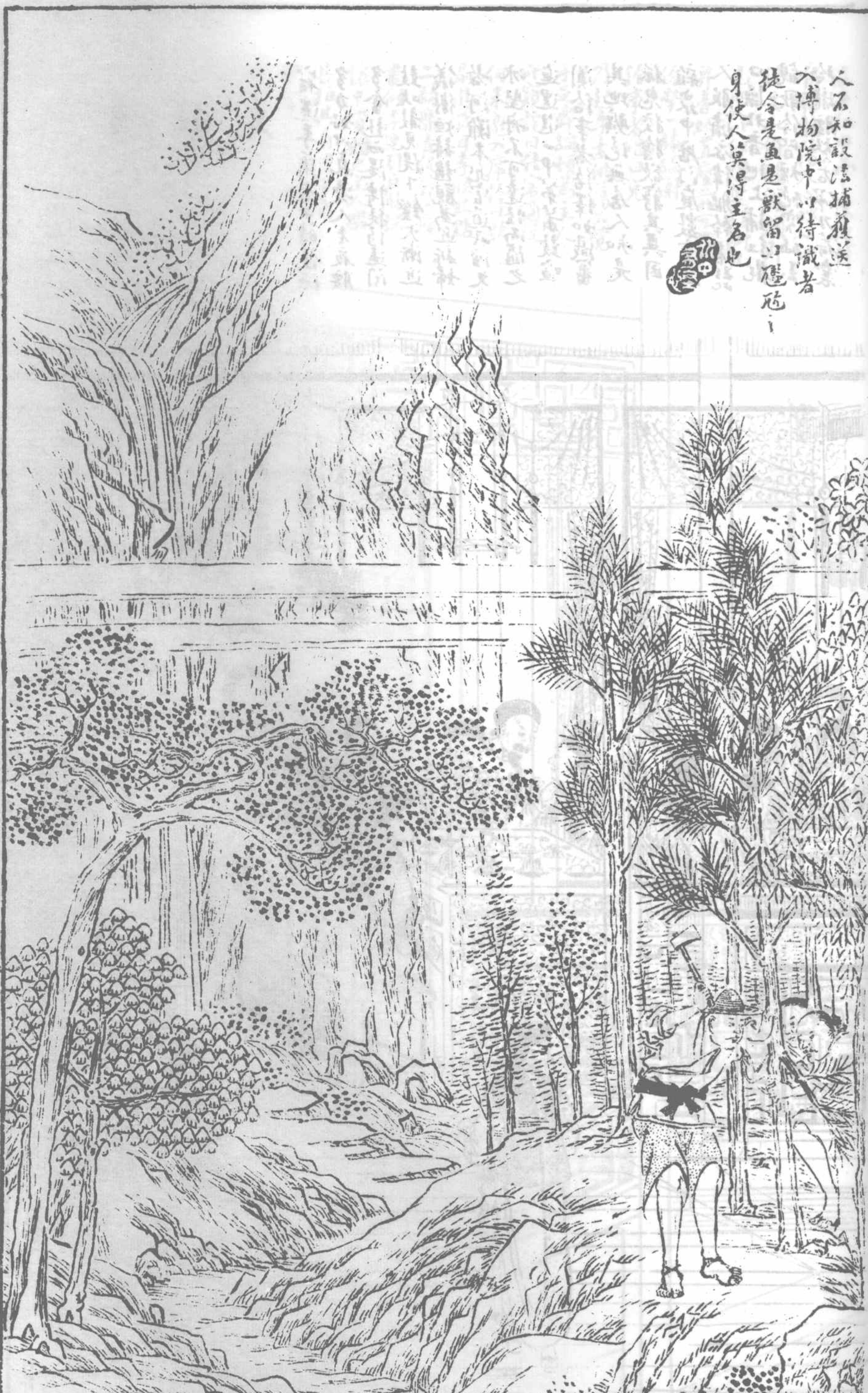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太史溪上有凝翠閣爲背山面水遠景畢收去臘除夕有某太史邀集二三知己觴詠其間夜半忽覩樹林深處百鳥翱翔前則有孔雀之燦爛仙鶴之翩翩次之彩鳳也金雞也雁行鵲列鶯鶯燕燕棲息有條不紊雍雍乎一和穆鳴歡歡然也餘如鸚鵡鵁鶄杜鵑鵓鴿翡翠鵰鴞鷓鴣鸂鶒鵂鶹之類



載飛載鳴不計其數若共
游與躍躍天而怡然自得也
昔太史恍然曰此百鳥朝王
之盛事也昔者是圖何幸於
吾身親見其事徒歎休哉
咏聖明之世易竟致此
明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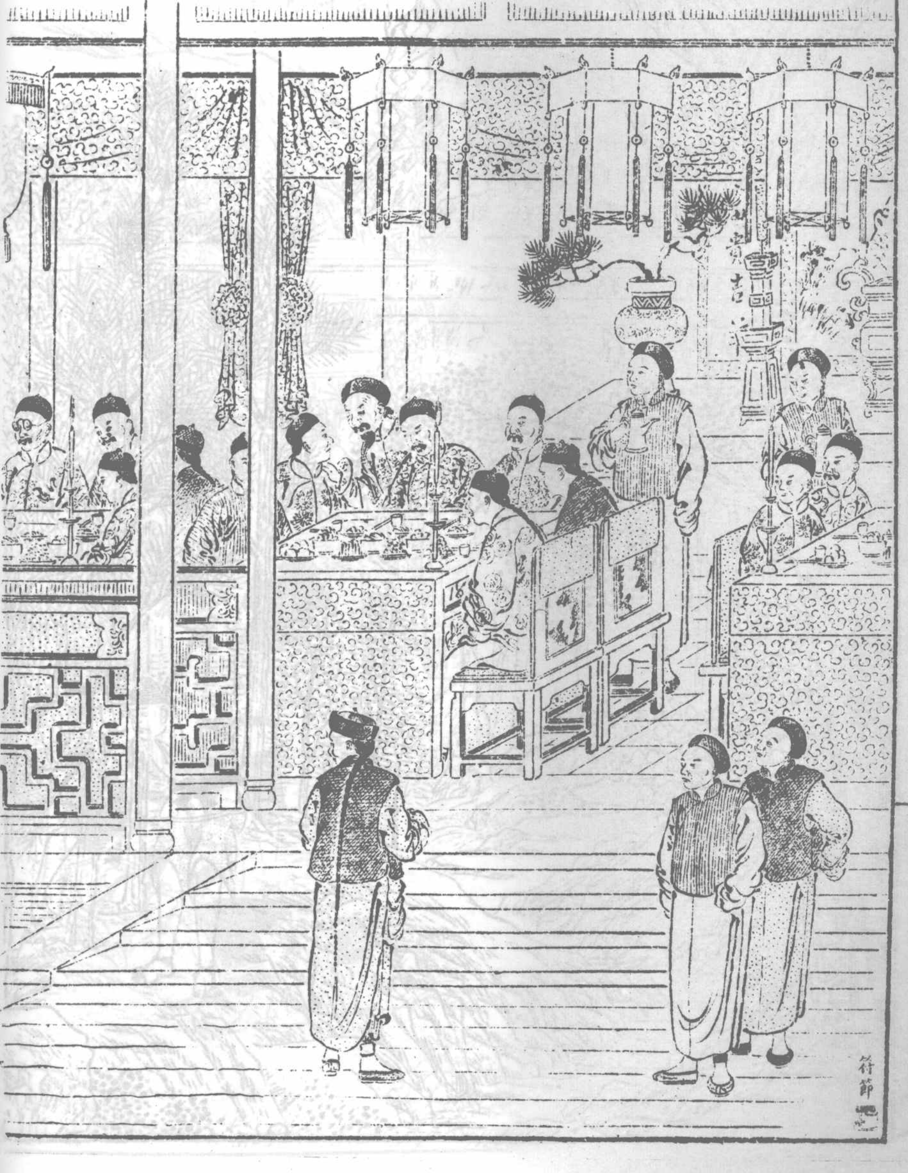
魚耶獸耶

鱗者吾知其魚也毛者吾知其獸也未聞有鱗也而毛附焉毛也而鱗生焉儼然獸形又似魚族者吁此何物耶浙紹會稽之東鄉樹木叢雜阡陌縱橫為耕樵聚集之所一日忽聞河中水聲湯湯有一物龐然作人立狀似穿山甲而頭似鹿兩角崢然徧身鱗甲腹下茸茸有毛四足修尾見人狺狺如犬欲吠衆皆莫知其名相顧失色有膽小者慮為所噬急足奔逃物亦亟不登岸眈視良久仍入水去按此物為山獺尔雅所不見惜該處土


人不知設法捕獲送
入博物院中以待識者
徒令是魚是獸留以躨跜〻
身使人莫得主名也

人逢妙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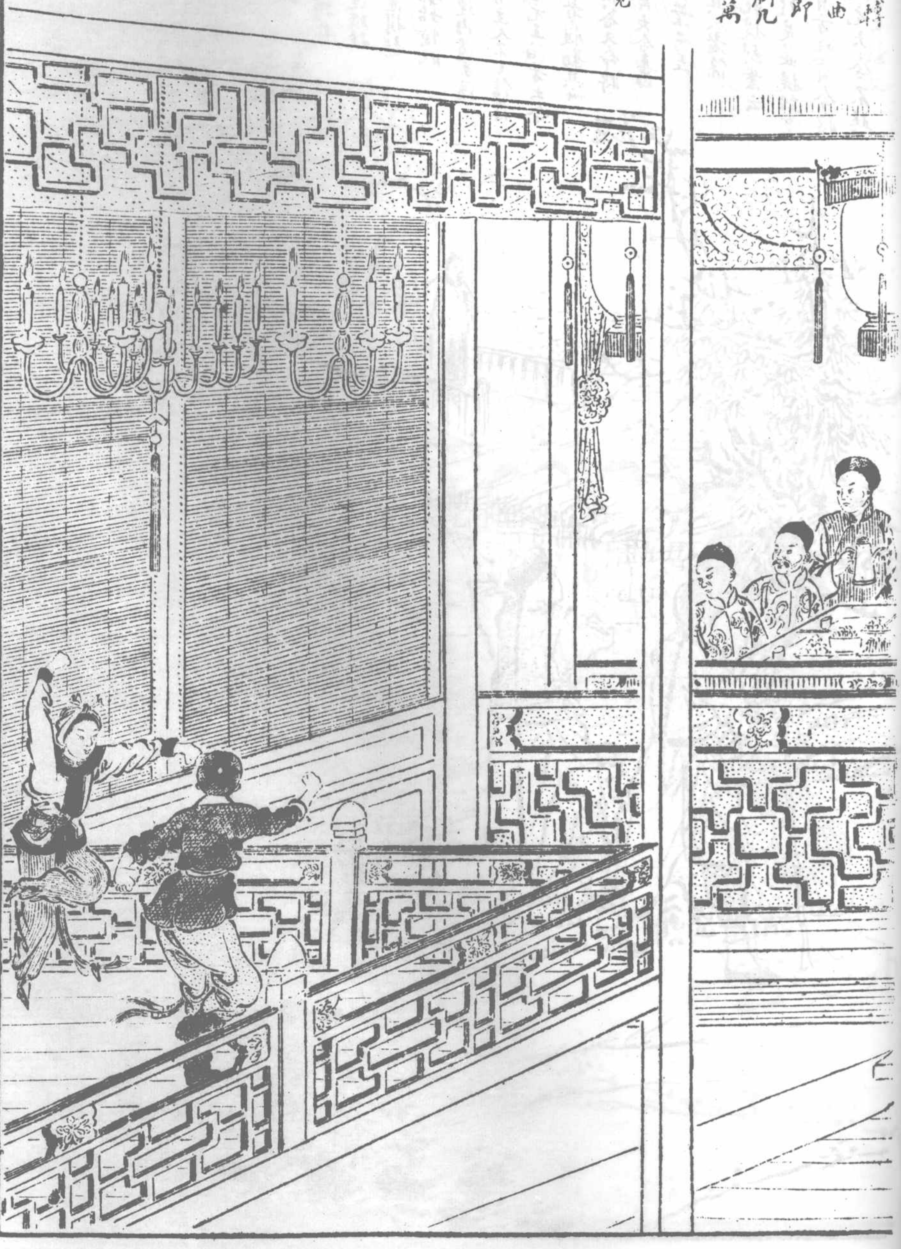
宿遷李集者少時使酒多力好以氣凌人冬夜腰多金赴西隄博徒行過閘鼓吹聲見隄下鐙火漸近儀衛煊赫趨觀為迎新婦者河灘本無官道時隆冬冰堅舟不可達怪而隨之迤邐進一甲第簫鼓喧闐給事者絡繹如織審其地曠絕無居人知是狐鬼狡獪欲窮其異因雜衆中歷門庭數重主人服繡衣偉軀幹濃髭口操北音地上鋪紅氍毹歌伶皆短袍窄袖玉玲瓏腰繫右佩刀荷囊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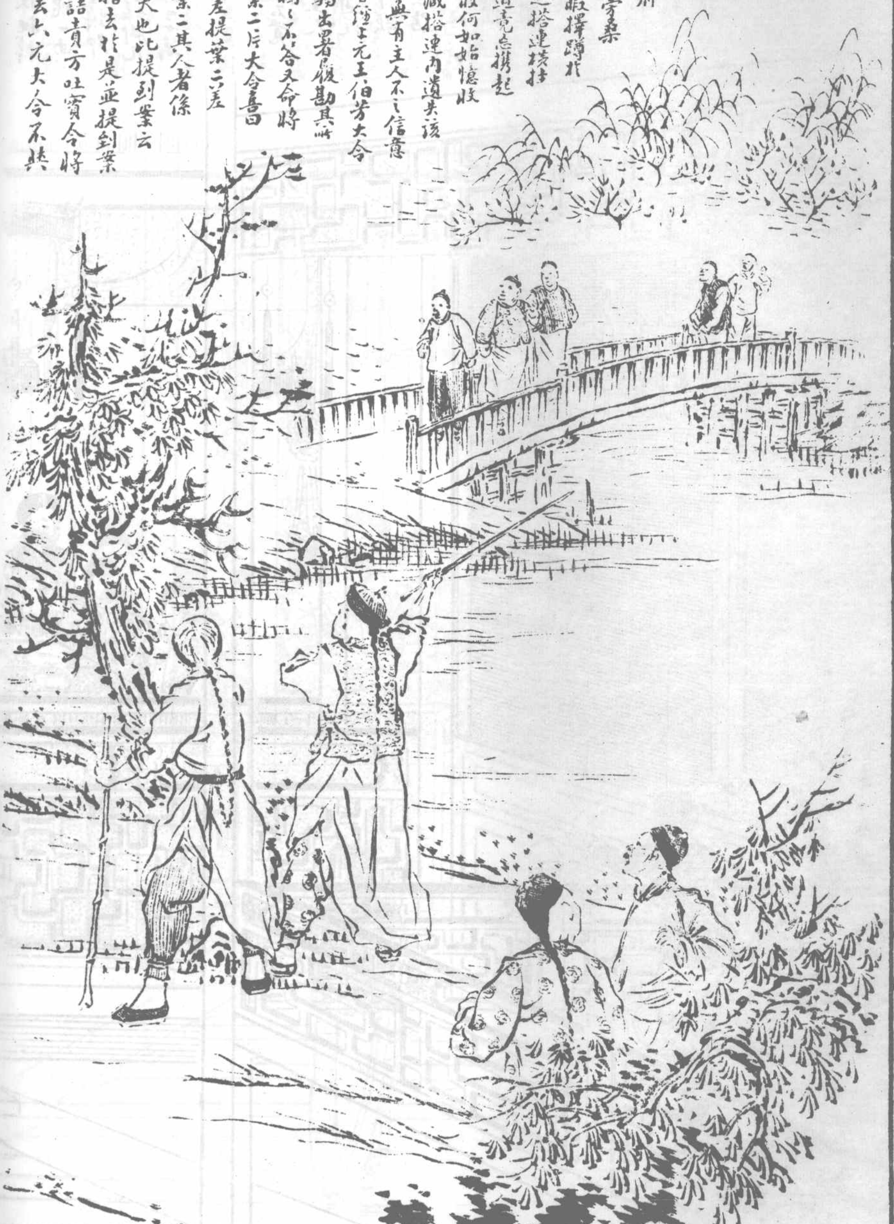
左手紅巾兩〻使旋轉
喉發靡蕩人心魄一曲
終主人催賜纏頭即
見兩人以紅氈蒙矮脚几
舁青蚨置座上兩可十萬
倚擊一膝跽謝
給事者唱曰免
乃起李素佻蕩不覺
手足舞蹈頓為主人
所窺詫曰佳客適從
何來邀入席倚以歌
扇進箋目李欣然點
二齣蘇音促節〻〻座
盡傾李連引巨觥探
懷中貲贈之主人樂
甚拍其肩曰客真
妙人李大聲曰公亦
妙兒座客皆變色
遽起燈火驟息斜
月入檐藉草露
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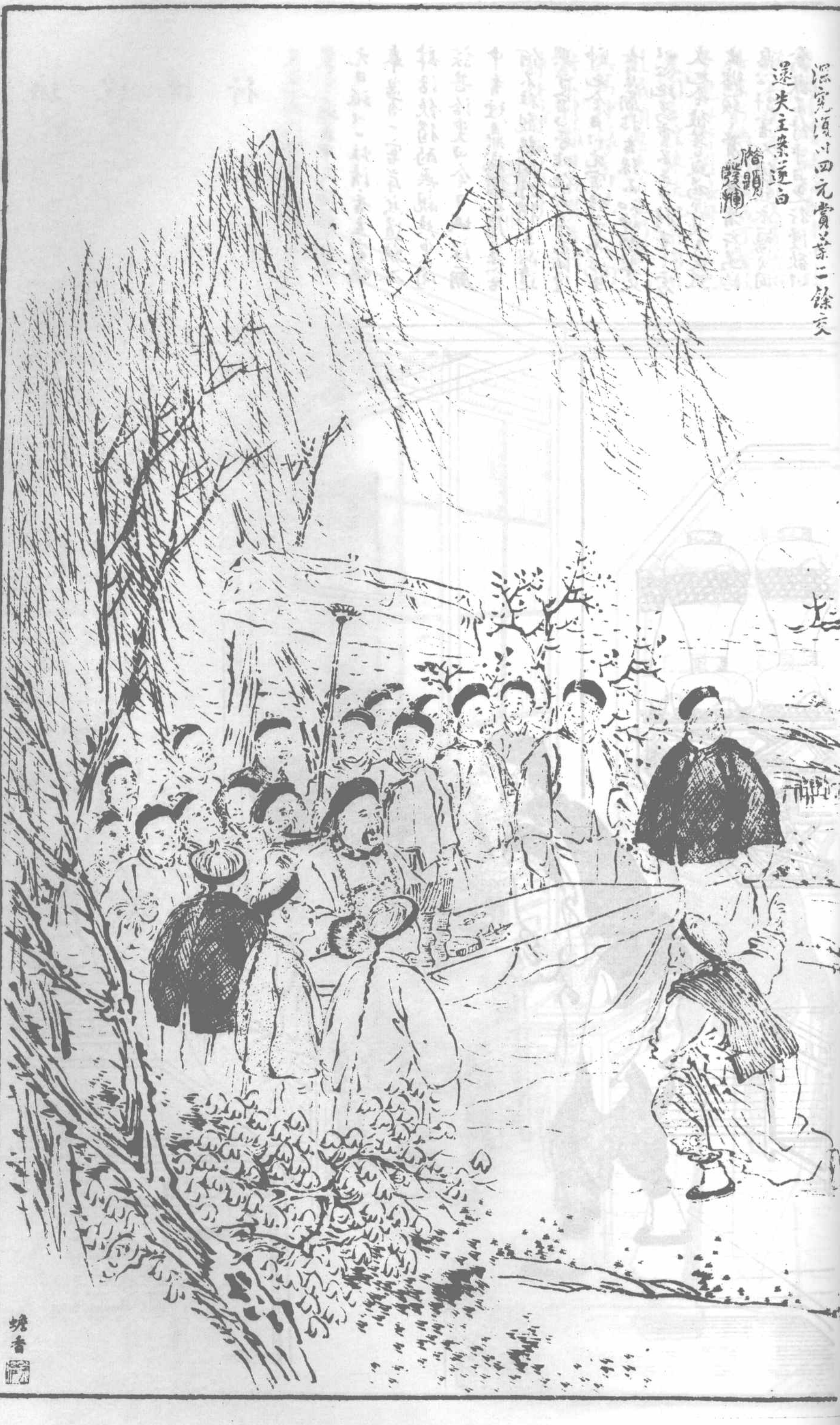
天地



大令審樹

金陵有染坊夥某甲為其居停帰帳路過王府園忽欲溺廁見路旁桑園內有隙地急不暇擇蹲於樹下解其腰纏之搭連掛樹枝上迨恩々就道竟忘攜起既帰主人詢其所收何如始憶收得二百七十元並藏搭連內遺失該夥急往尋々則已無有主人不々信意其偽託拘送諸官鍾上元王伯芳大令察知其冤隨鳴騶出署履勘其所遺之地因即審樹々不答又命將樹攜打振落小葉二片大令喜曰得之矣立時僉差提葉二差因詢地甲果有葉二其人者係本街茶館之水夫也比提到案云見寧坊小老板拾去於是並提到案始不供認繼經詰責方吐實令將原款繳出則用去六元大令不共




深究須以四元賞茶二餘交
還失主案遂白
蟾香

城隍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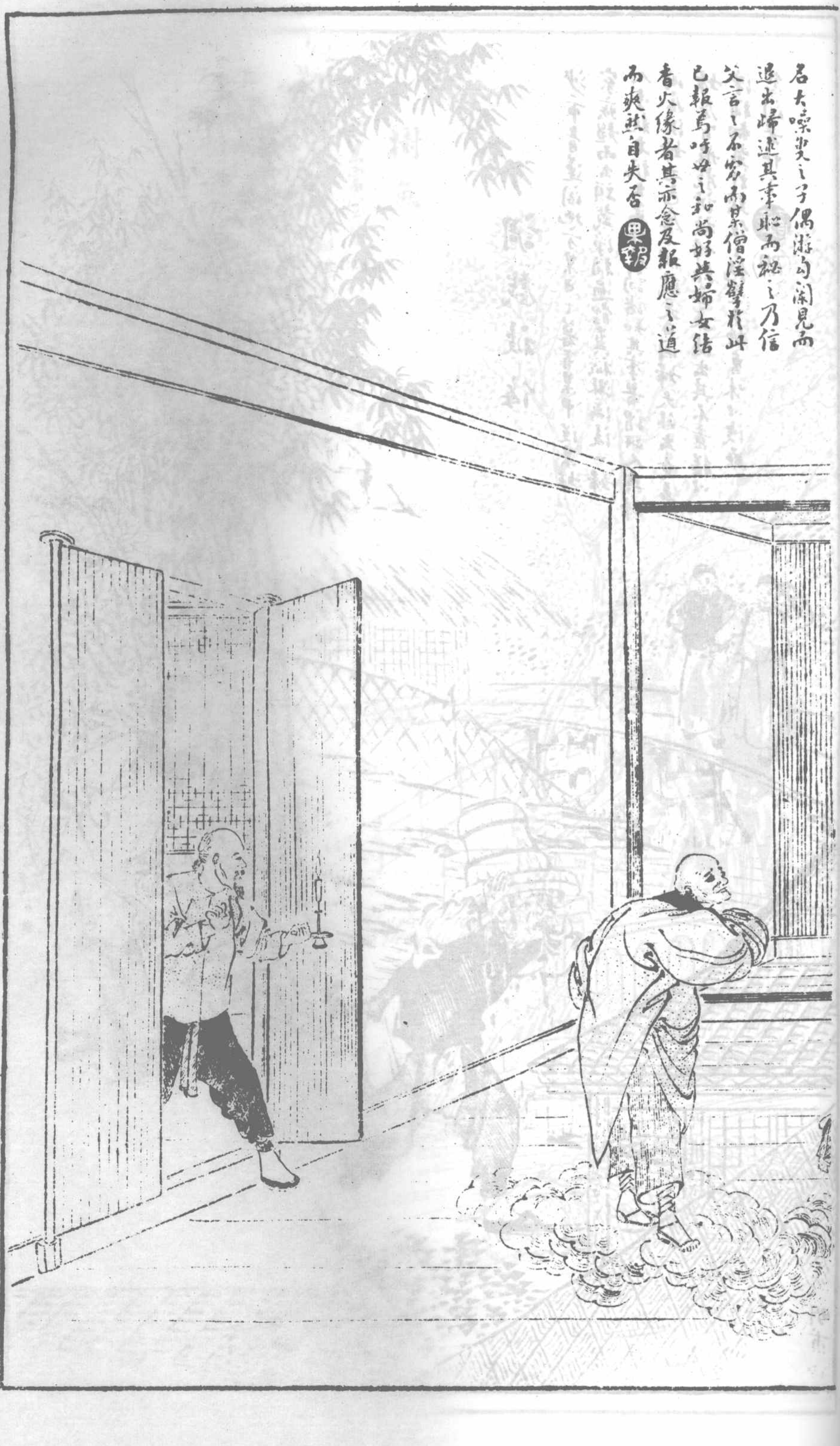
某邑南门外某酒肆主某叟年適花甲人極誠愨上元日祗以一炷清香在家供奉忽有一客岸然道貌入肆沽飲獨酌無親與叟閒談甚洽叟曰今日城隍廟中香煙鼎盛游人麕集客何不往觀熱鬧乃獨在此遣興乎客曰予非他即本邑城隍神也今日以元宵佳節寓滬士女集廟拈香殊不知神明鑒人以心地為重不在乎將事之虛文也今彼善男或為逐臭之夫或出纏頭之費其甚者行若險惡心計害人儼然衣冠資間禽獸不修平日之行漫欲以

香燭牲醴獻媚吾神以致
穢氣薰蒸不能久處不若
汝素行無虧精誠可鑒歟
予遯此暫避汝毋多言也
鬼聞言惶悚伏地奔角有
龍儀頃忽失所在乃益信
其為神錄之以見人之內
行不修雖日夜焚香禮
神祇佛無益耳

淫禿再世

慈谿人胡某夫婦齊眉家堪溫飽有二子皆出外營生長子已娶媳懷孕有日勢將臨盆一夕胡某忽覩某寺僧科頭草履昂然直入舉火跡之倏忽不見俄聞內室大呼腹痛則兒已落蓐心知是和尚投胎默然久之後知媳婦係產一女意甚不懌蓋某素稔該僧生前喜參歡喜禪平日以引婦女留宿媾姦無所不為今不墮入畜道託生為女必將償其風流孽債也迨女年稍長妖冶逾恆旋被匪人拐去更不之戚其家人曰此孽種也若留之必敗吾門風不如去之未幾女懷恨入平康籍

艮心


名大噪嬰之子偶游山澗見而
遽出婦述其事恥而秘之乃信
父言之不謬而某僧淫孽於此
已報焉吁如之和尚好與婦女結
香火緣者其亦念及報應之道
而爽然自失否
果報

調戲被侮
沙市青蓮閣地方某日〻暮有某甲從某姓家疾趨而出頭戴淨桶遍體糞穢淋漓後一婦人手執木棍大罵狂追詢諸知其事者謂此人與婦同居涎婦之色屢〻調戲是日因婦夫外出竟至婦房百般戲謔被婦紿至床後出其不意猛以淨桶翻戴於頭使之飽嘗木樨香味以洩厥忿聞者快之
明甫

樹魚

英京某富室碧池內有樹魚焉相傳此魚常浮水面初覩之則枝繁葉茂蓊鬱葱蘢儼然一樹而不知其適遊泳之性具活潑之機者固洋洋焉魚族也夫地之大無奇不有而西人好奇不惜廣為羅致尤於此可見其淂擅博物之稱也宜哉

明甫

孝烈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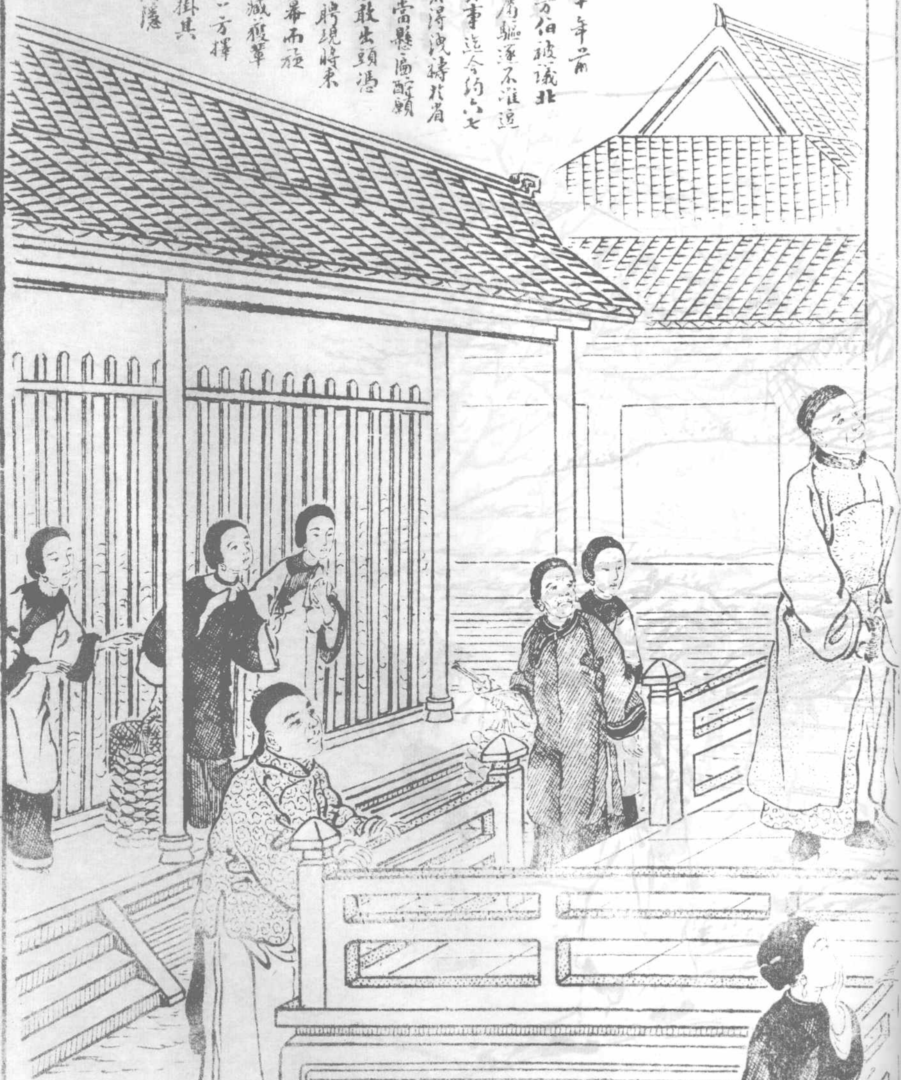
湖南人某甲娶婦某氏雖出小家頗諳
大義入門後事翁姑甚孝勤勞操作菽
水承歡絕無怨色前年甲應募投營家
事一委諸婦時婦身懷六甲澣濯縫紉
不敢言勞以錯供甘旨己則日食糠粃
未幾忽產一男保抱乳哺難免分心婦
憂之一日將出淅米潛煮沸湯以殘
拔之冀除孽種俾可專力事親詎
孩痛極啼嘶為姑所聞急為援起
已拳縮如蝟姑見而不忍婦猶搖
手止之嗟婦豈無愛子之心蓋其
心知有翁姑不知有他忍而為此
不知其迴腸氣折也以視世之保
赤兒命視翁姑若眼中釘者詎可
同日語哉

嘉猷

驅凶除惡
元俊画

上匾洩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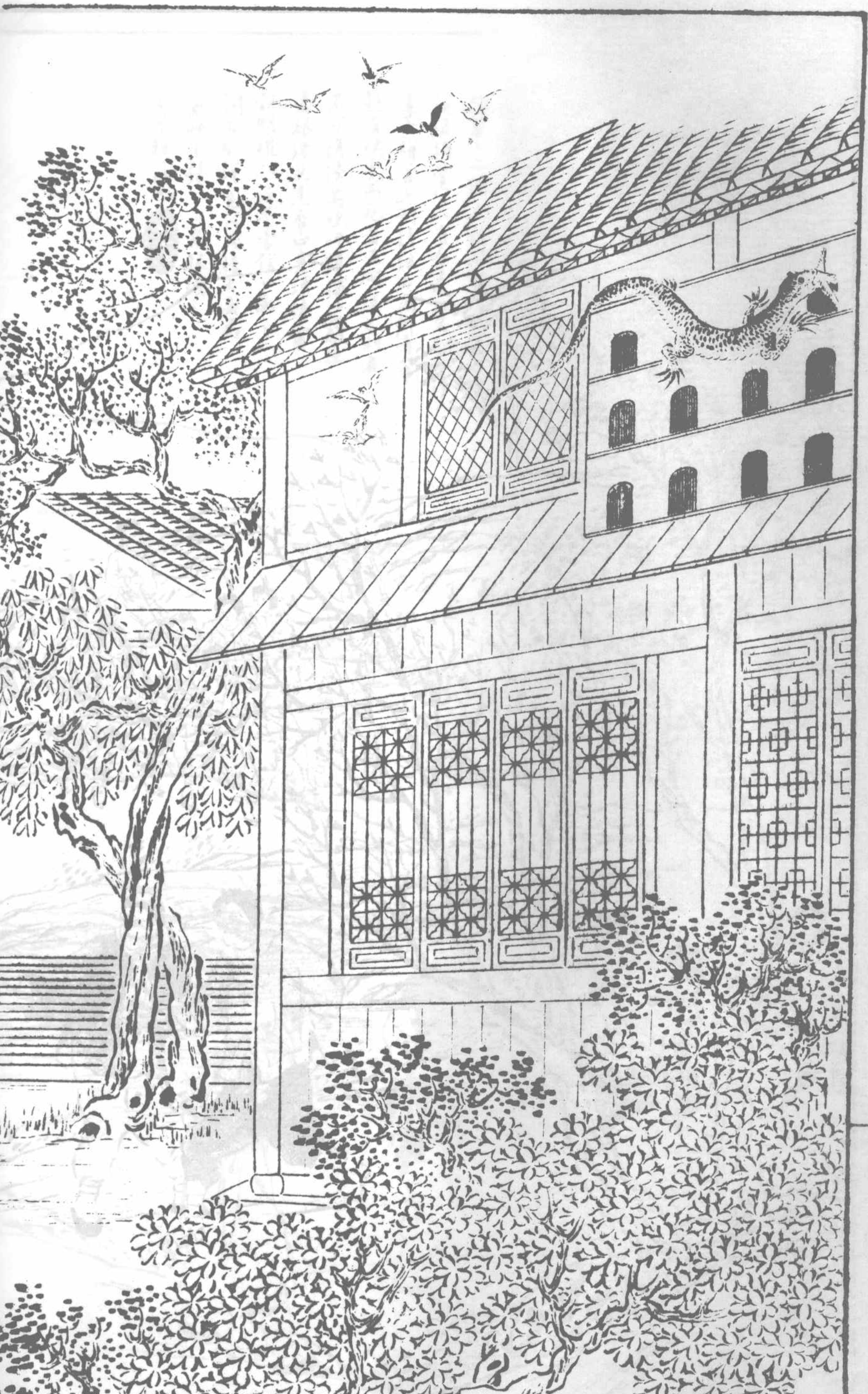
胡某越產也游幕江西垂二十年前在潘幕時為李方伯所契及方伯被議北上胡亦被前撫憲某中丞飭屬驅逐不准逗遛於是省蹤跡韜光不復干預外事迄今約六七年忿恨中丞入骨髓當時忿不得洩禱於省垣城隍廟前冀中丞敗事即當懸匾酧願今中丞業已被參解任而胡始敢出頭憑其夤緣妙術復膺某直刺之聘現將束裝赴館行有日矣第思一朝入幕而旋省未卜何時追憶前情即飭臧獲輩向舖戶製成藍底金字大匾一方擇吉送至省垣城隍廟大殿懸掛其文係驅凶除惡四字說者謂隱寓其洩忿之意云



營官鹵莽

某營官緝捕勤能素爲上游器重近以省城地方枭匪盜賊出没不常經某中丞飭以事權授以令箭俾得便宜行事藉專責成營官遂購得眼綫率兵至某鎮將爲一鼓成擒之計豈知眼綫未經覷的遽指某〻二鄉人爲同黨致與盜匪一併被捕營官以有令在前不加細詰遽予駢首之刑後經死屬鄉耆等赴省鳴冤而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矣嗚呼緝捕盜賊原憑眼綫然是否正身須待審訊明確令該營官信一面之詞不暇詳究何其膽大妄爲若此乎録之以見眼綫之不可輕信也

金蟾香



大守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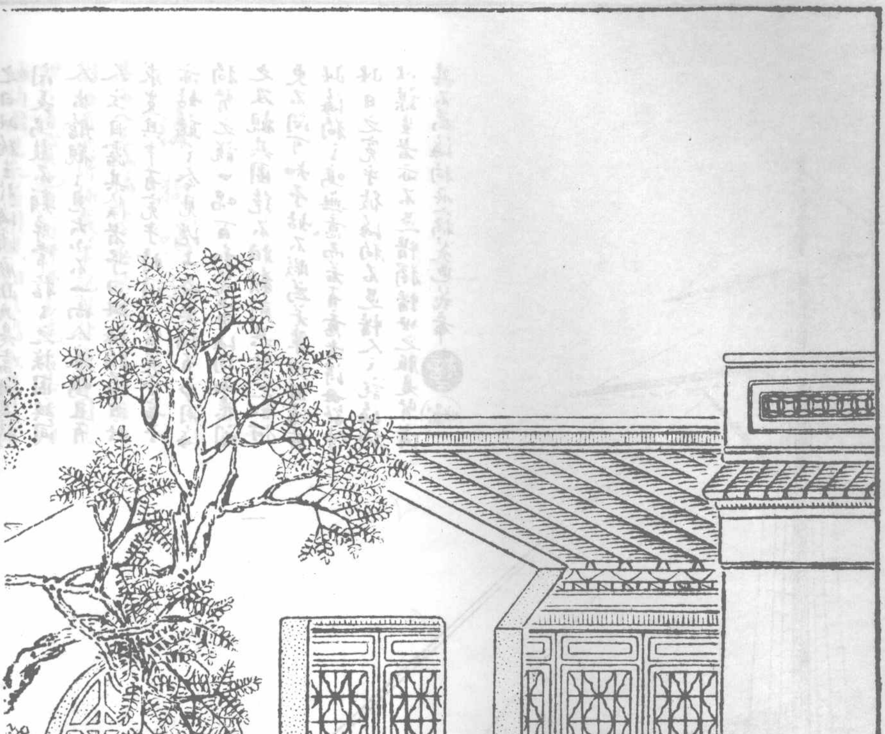
東方曼倩之言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肢肢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而世俗統謂之壁虎皆一物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言其大者長尺許而洪邁夷堅志則有長三四尺之說時已共驚為奇可知此外皆無足記數矣乃津沽某世家藏書閣上有大守宮焉相傳此閣終歲扃閉不敢啟視內有守宮長蓋盈丈每遇暑夜見閣檐際有雙燈灼灼然其目光也閣之簷下豢有群鴿恆被守宮啖食幾無遺類主人懼而禱之每朔望供鷄子數十枚輒被食去自此群鴿遂安蓄此物似有靈也

符節

海狗嗚寃

某西人足跡徧天下乘風破浪好作海外
游每有所得輒載筆記或付丹青固近
世之有心人也日前汗漫至滬出其所繪
海狗圖見示蓋用照相法攝成者且告

之日此物生於海濱厥狀如是當舟過時聞長鳴聲不類尋常猫々之族因與同人出艙觀之見大小不一向人哀鳴且有人立自露其陰者予曰此海狗若有所求豈其中有冤乎時同人皆笑予妄予亦姑聽之今見滬上各藥鋪有爭用海狗腎之說一唱百和競畫海狗而懸諸之及觀其圖絕不相類則其腎之如何更不問可知予姑不暇為若輩辨因憶前此海狗之鳴無意而若有意者得毋欲伸昔日之冤乎彼海狗不足惜人之託海狗以謀生者亦不足惜獨惜世之服是腎者其不為海狗所竊笑也幾希


良心

畢命誌奇

鎮海某翁工計然術由經營起家積貲巨萬生二子俱已婚娶且抱孫有慶矣去秋某日忽失所在家人蹤跡之得諸後門外之水缸內大驚而號急倩庸工曳之起則已氣息全無而缸中水不及半不知何以溺斃惟缸側遺有絕命詞一紙語多不可曉其謂失足墮水則人死倒栽其死失足也可知嗚呼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冥冥中豈有默為牽制者歟聞翁為人甚謹素行無虧而一旦畢命之奇乃至于此所謂天者不可測壽者不可知不信然歟

沒後生鬚

周靈王生而有鬚以誕降殊尤天生異質乃成千古美談至於沒後生鬚則尤伊古以來未之有聞也有之自伍某始伍某廣東古岡州橫江舉貢生也年將有室向在穗垣從諸名宿遊後遂讀書雅說仙氣去秋設館後未幾買棹旋鄉謂其妻曰鸞鶩佳耦將作勞燕分飛矣其妻怪而問之則曰余夫之胥奉上帝賜以寶劍玉印未日當往南海作仙子去後汝勿悲但亦勝錢數

千焚〻足矣其妻以為
妄漫聽〻旦晨佐果無
疾而終撿其身臟有小
龍泉一柄額上現有方
印紋色赤逾瞑後面貌
如生執而不僵頷下鬚
出于思貌〻然五柳長
鬚光潤而澤鄰里聞知
咸來趨視莫不咄〻稱
異之

打滑達

京師風俗每
歲冬令有打
滑達之事其法先
汲水澆成冰山高三
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
者着帶毛猪皮
履其滑更甚
從頂上一直
挺立而下以
到地不仆
者為勝此
外打筋斗或
作轆轤之外別示
神通者蓋一游戲
之端而矜奇鬥勝
已於此古人履冰是
凜彼北人何未之
知乎

元俊

合肥傅相小像

財神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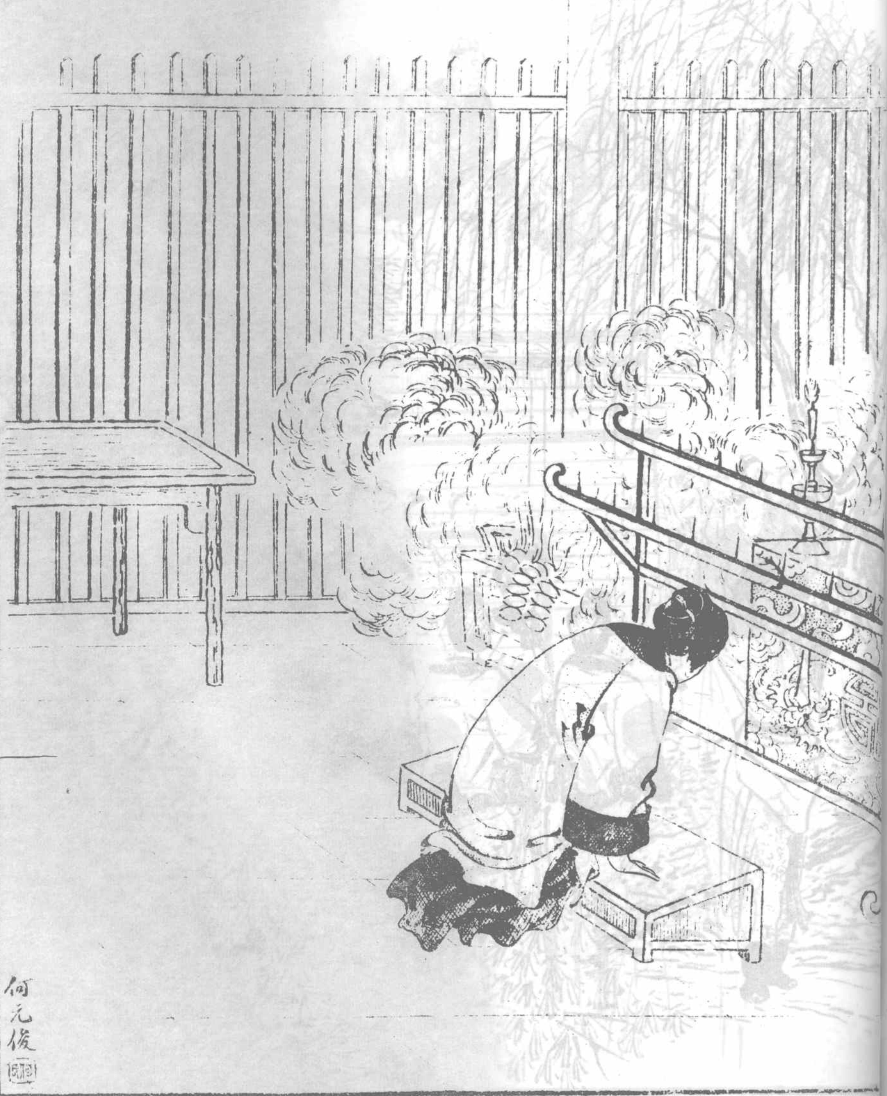
蘇州任蔣橋財神廟素著靈應前日主廟諸人設酒款神並擬大放燄火以答神庥有好事者為神特下請柬恭邀左近之猛將尊神同慶昇平經猛將堂司事回帖應允遂於旁晚先用全副執事將財神擡至空闊平地安置妥貼然後排齊儀仗恭迎猛將來至神亦乘轎而來分賓主東西坐獻茶既畢上菜宴讌隨即舉放燄火八齣並流星花炮等迨魚更三躍猛將堂轎役人眾始擁道來

接劉天王大駕返署財神送
客後亦可呵殿而歸是日哄
動紅男綠女結伴往觀俱謂財
神請客事屬創聞實爲見所
未見云
符節

孝媳感神

粵東鶴山李某年逾花甲夫婦齊眉有二子曰誠曰信誠已娶婦性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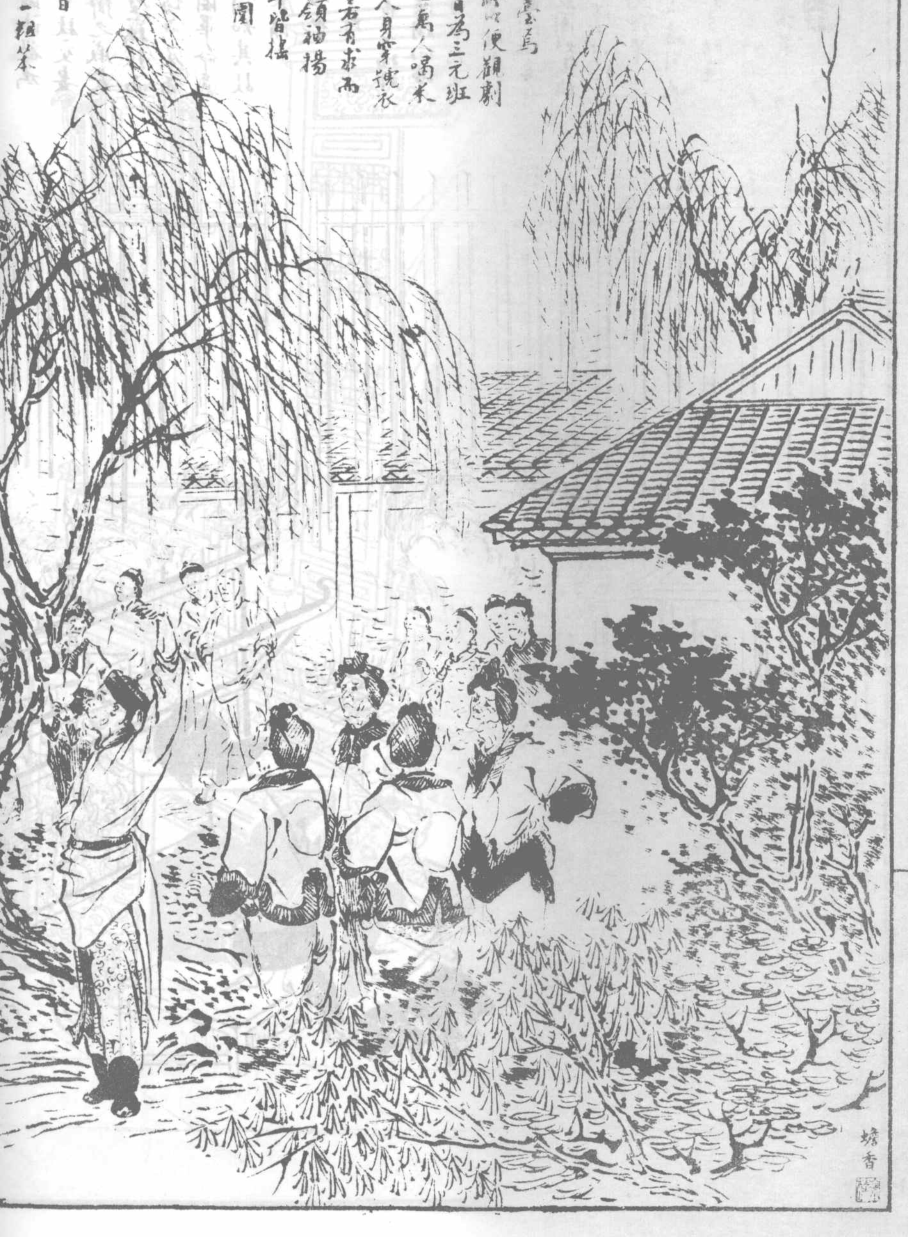
贖者鄉里無間今去歲誠欲為
信完娶積有洋蚨三十枚交妻
暫貯不足將質諸鄰鄉之戚友
出門後忽被宵小穴壁竊銀而
去誠妻醒後覺之追悔無及痛
不欲生潛自投繯以闔累命適
誠歸解而救之得免詢知其故
慰之好言須根知女家請
緩婚期而其妻終不安也
嗣聞歸博有精義可卜即
典衣飾得洋二元遂蓄意禱神
祠問著室俟即沐浴詣祠向神
祈禱乞賜闈姓字俾獲中式為
叔完婚不料竊銀之賊因賭敗時
竄潛伏神案下闚其窩獻詢誠妻於
禱知其為己來也翌日晨取闈姓街格
妄書二十字置神前香爐下以紿之
即晚誠妻復至叩禱如初禮畢於
見爐下有字紙檢歸向誠詰問誠
曰惠府闈姓字也其妻私喜瞞遣人
投之去臚榜後果與所錄符得錢數
百誠吉為其弟完姻聞者莫不謂
其妻孝感之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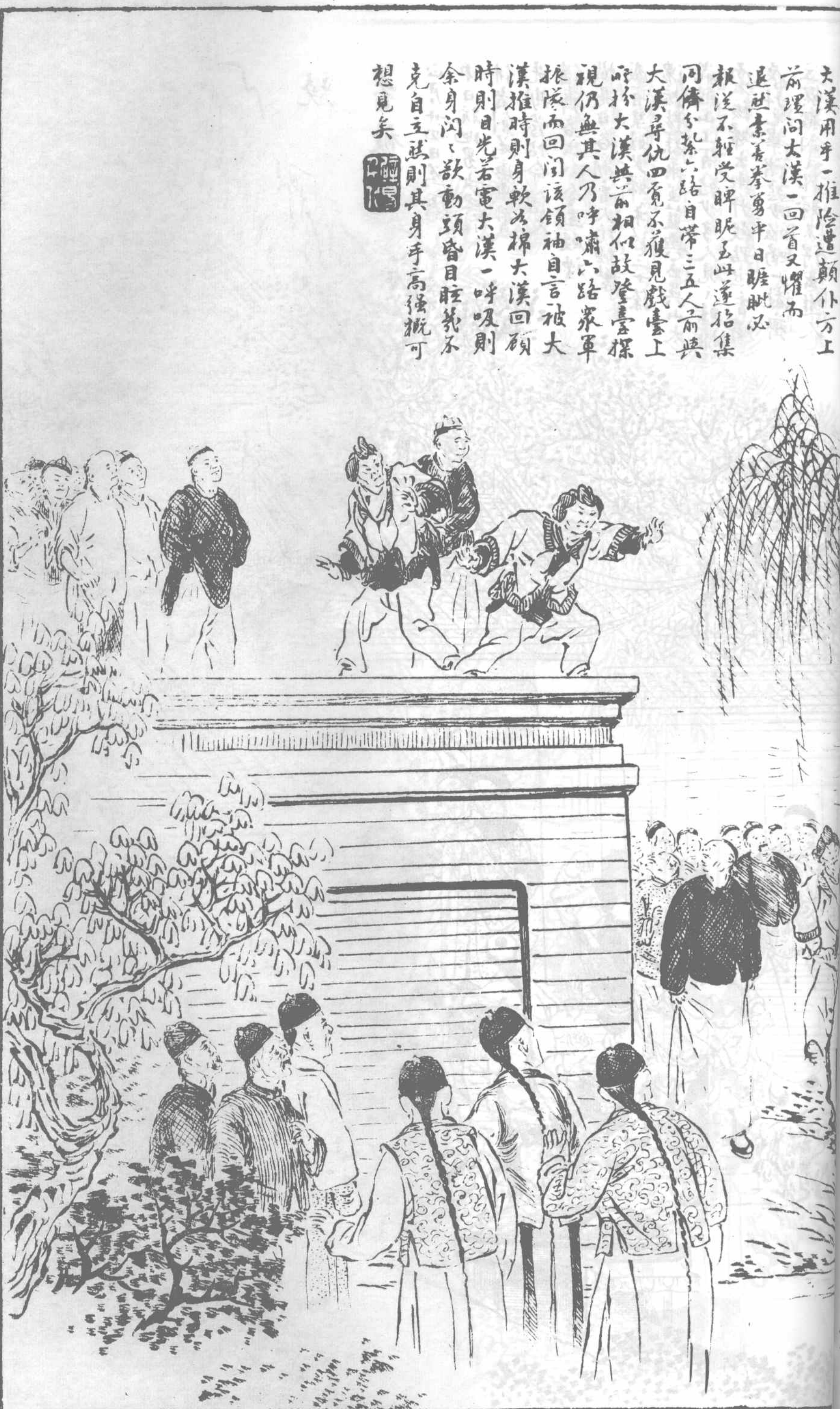


何元俊

強中有強

沙市三清觀有萬人臺焉
臺下分六小路可以出入游以便觀劇
者聚散計也正月十八日為三元班
演劇之期鄰壘武人擁萬人喝采
突有荊州親兵五人身穿號衣
鼓勇登臺左顧右盼若有求而
弗獲者俄來一軍中領袖揚
兩手過額作高式諸軍皆揖
首而退去是為又舉手合圍
作難式諸軍又搖首
而咋舌為口中喃喃
不能辨一語旋即
下臺去莫解其故
後有知其事者謂當日
該領袖直播觀劇被一粗茶




大漢用手一推險遭顛仆方上
前理問大漢一回首又躍而
退然素善拳勇平日睚眦必
報從不輕受睥睨玉山遂招集
同儕分黨六路自帶三五人前與
大漢尋仇四覓不獲見戲臺上
所扮大漢與前相似故登臺探
視仍無其人乃呼嘯六路衆軍
振隊而回問該領袖自言被大
漢推時則身軟如棉大漢回顧
時則目光若電大漢一呼吸則
余身悶悶欲動頭昏目眩氣不
克自主然則其身手高強概可
想見矣

焼香被圍
正月廿四日為庚申日杭地男女之信佛者創為庚申會先期發帖命僧人備齋各出分金在殿禮懺是日各廟香火均極繁盛有某姓少婦年約三十餘濃粧艷抹乘坐藍輿至吳山太歲殿山上有惡少多人見之蜂擁而入該婦出輿升殿點燃香燭展拜已畢諸惡少吆喝一聲齊立於殿門之外婦不得出遊人
明甫

愈聚愈衆竟將該婦團困其
中輿夫欲上前攔阻反被毆
打韋吳山分巡委員聞
如赶即帶差前來彈壓
其衆始紛紛奔逃如鳥獸
散婦得乘輿而去婦女入
廟燒香本干例禁爲家長者
可不戒之

符節

高蹺肇禍

金陵城內房業湖北幫絲業演劇并有高蹺會熱鬧逾常遍遊城廂內外見者嘖嘖稱羨不置惟裝高蹺者已裝成故事身段手足均不得如尋常之舉動自如而又以木之高五尺許者用繩牢繫於其人之腿上迨其挺身立起其肩背已與屋檐相齊距地太高似處實險一日高蹺將出遊街市甫從會館後殿裝束已畢先由後殿階上下試行若干步不意有某甲者恃其純熟竟大踏步向前未數武滑跌於石階之下腿筋足骨立時折斷會中人見甲受傷甚重急命人舁往基督醫院調治是會遂因之敗興語云戲無益信哉

冠禮異聞

亞未油風俗素奉回教而於冠婚喪葬諸大端莫不拘泥成法奉行維謹其中最足令人可笑可憎者莫如冠禮一節蓋彼族男女例於成童擇配而後諏吉行冠笄禮預備羊羔酒殽讌會親朋擇其教中之老成人深諳禮制者為之主持屆期以車駕迎送新郎新婦到教堂中男則捧酸柑一枚端坐堂上另設一盆盛沙少許置於膝下而主持禮教者則手執利刃並用禮器如

箸子然束新郎之陽具而畧去皮膜見血即止點滴沙盆衆皆囑采道賀禮成而退其新婦并禮亦如之近日小坡王府邊有新郎名烏賽曼者舉行冠禮因教牧手法未精奏刀時用力過猛誤將新郎之陽具割傷太重以致鮮血噴注汹湧如泉陋俗如是其亦悔於心乎

異鄉年景

叻啤穆拉油人向崇回教其年例每逢臘月則日間概不舉火一切食物屏而勿御即茶煙之類亦不沾唇名曰餓年至上弦後則具膳而餐如是者一月而止至來月初旬則登高望月若見一灣月色即為度歲彼此相與賀年若逢陰雨或值濃雲掩其月光則又俟諸來夜向皆然是歲悉穆拉油人正月初二晚即入餓年之節越則二月初二三夜若能見月即是新年矣嘗稽彼族之曆向無步算每月以三十日為率既無中歷之閏月亦

無西曆之閏日每年祗得三百六十日於餓年望月等事常有躭延數日者以此算之恰可扣至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數閏回曆每閏三十五年則與華曆同時度歲云
明甫

都司討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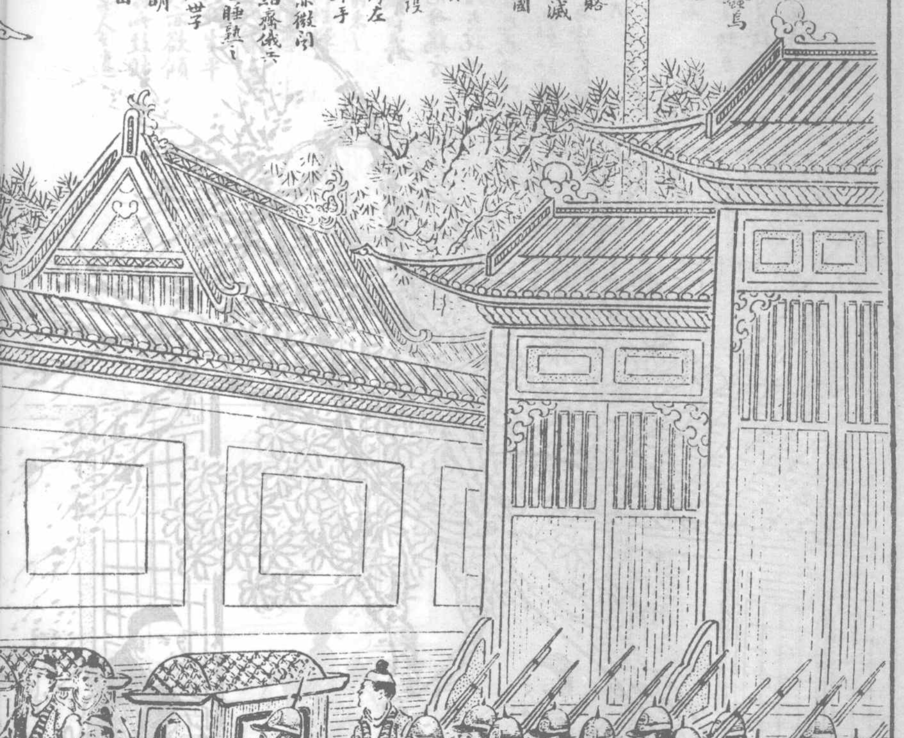
武進西鄉某翁善居積財雄一鄉與都司某交最密都司積數千金陸續交某營運而未立券一日暴病死家人雖微知之而事無左證某遂乾沒某年已五十餘息納妾有娠夜夢都司來遂生一子名恩絕聰慧翁束之嚴少長漸出門與人飲博性揮霍不數年翁所蓄盡罄憤懣成疾將死呼恩至曉之曰我負汝者汝盡蕩之我亦不較惟我生平手自積累與汝無干何乃亦欲傾之耶恩笑曰上帝命也翁所致財產其來尚可問耶翁隨卒今遺骼尚露河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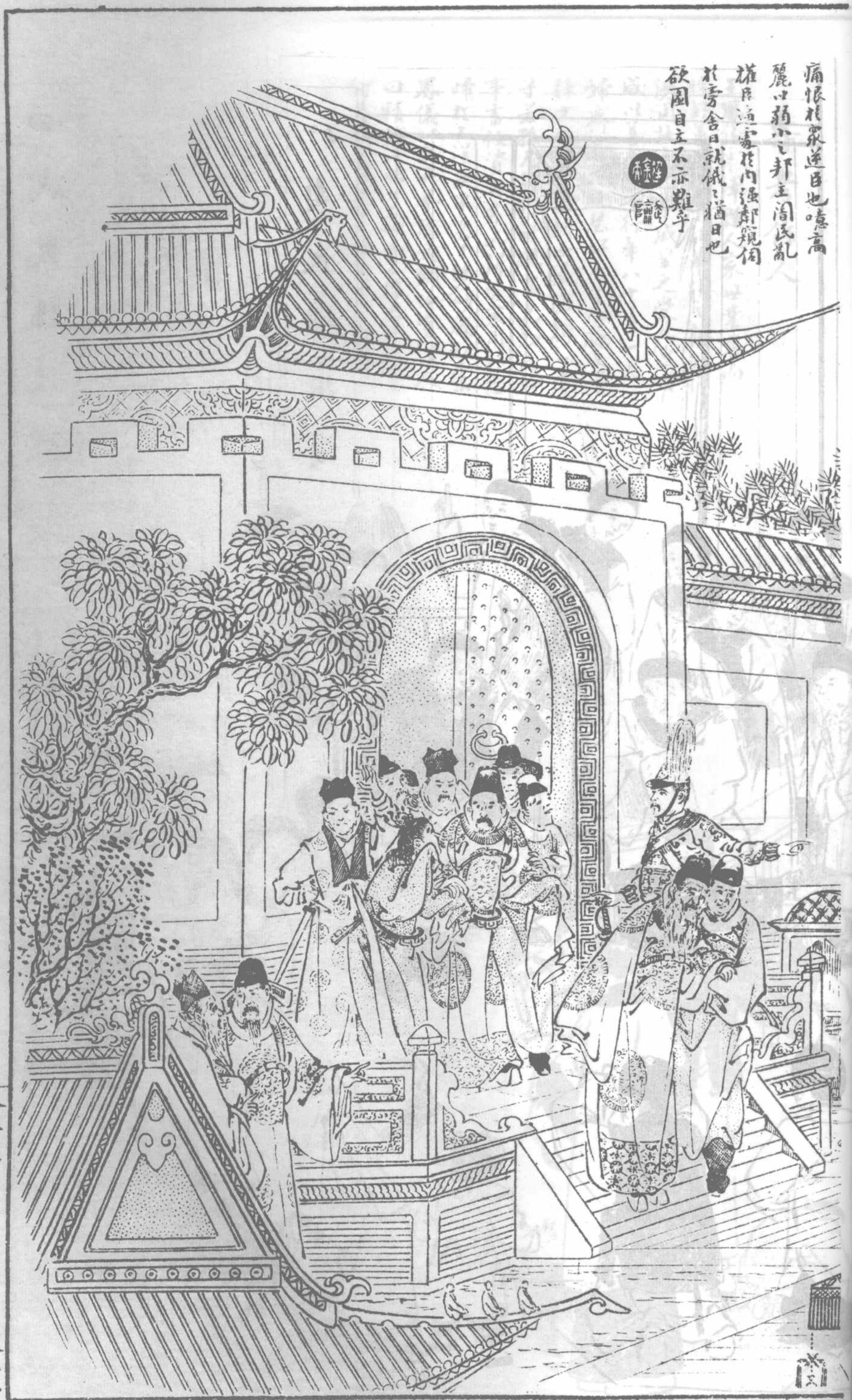
鷄異

粵垣西南鄉有鍾某者賣卜為生事母甚孝一日午初見母鷄方據石而鳴其聲雄而長鍾大詫以為牝鷄司晨惟家之索欲殺之為母所阻而鷄則雄冠日聳毛色亦轉紅不數日化為一雄形體壯偉每啼不忘故處及移石置他所而鷄鳴仍戀其址異而掘之不尺許見一埕小而黑探其中有物類錢而大洗而磨之乃露銀光居然不動尊也計一百三十餘元平之每元可九錢有奇不知是何代物埋自何年乃必待此鷄發之不亦異乎

俄援高亂

高麗之亂自去秋八月間謀弒閔妃後逆黨盤踞朝廷蠢焉思動時有岌岌可危之勢至去臘二十八日高官金宏集鄭秉夏等復受日賄賂暗約二十九夜火焚王宮以冀殲屍滅跡事機不密為某忠臣所知暗奏國王早為防備王思此事惟俄公使館或可救援因即飛請俄兵總領進見時宮內本有俄兵五十名護守當俄總領進見時國王緣左右皆係逆黨不敢宣言惟舉手作勢以示求救之意俄總領亦微窺逆謀即解其意當即出宮點齊俄兵五十名候至深夜乘宮內逆臣睡熟之時用小轎二乘將太公國王及世子等護送至俄公使館迨天明眾逆臣始知相率逃逸僅由俄總領拘獲二名傳云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有志之士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衆逆臣也噫高
麗以弱小之邦主闇民亂
權臣逆黨於內强鄰窺伺
於旁含日就俄之猶日也
欲圖自立不亦難乎

四代兒孫繞膝
八旬夫婦齊眉

壽考作人

王鳳儀震澤縣人家世業農而性好善每當于耜擧趾之餘好行濟困扶危之事咸當之受其惠者咸以善人目之行年八十有一夫婦齊眉琴耽瑟好有子四孫七曾孫十元孫三男耕女織雍穆一堂子若孫尤能仰體親意克勤克儉事畜攸資每年所得除家用外悉歸於上從無半粟寸絲儲藏私橐鳳儀以其所奉廣為賙恤嘗謂人曰積錢以貽子孫而子孫未必能享何如積德以貽子孫俾子孫猶或食其德乎蓋亦近世之隱君子也前日為王壽誕邑宰劉公贈以聯云四代兒孫繞膝八旬夫婦齊眉洵佳話也亦盛事也故樂得而誌之

厚德載福

標客肇禍

山東人李二鐵頭者素為標客名著江湖自去歲保某官回川後流落沙市求助川資適遇賣技者流招之入伍時值桃符煥彩柏酒斟香遂至該處天后宮前分作兩班開廠獻技游人蜂屯蟻聚期飽眼福而擲纏頭有童子五六人在廠內東突西竄以為笑樂鐵頭惡其騷擾拔劍奮擊某童急避以手砍斷兩指眾皆譁然鐵頭知已釀禍乘勢用武連傷三童旁觀皆手無寸鐵莫可如何鎮南營什長某見而不平之即脫下號褂掩其不備用號褂揮去標刀擒住

衆益助威鐵頭見宮前有一塘水遂身躍入將
圍見水逃逸什長下水擒之并獲其敲鑼者一名交
官審辦聞此傷三童一年十四破壞所戴毡帽削去額角
一半腳踢腰下一處勢已垂危越日殞命一
孩童傷甚重頭顱腫大如斗亦難保不測
惟斷指之童尚可保全性命云
良心

流水無情

金陵顔料坊某公館有如夫人某氏初在釣魚巷高張艷幟自某官為之脱籍納作小星寵擅專房驕侈日甚一日乘輿衣服輝煌僕從煊赫宦家眷屬一望而知廟祝雖善逢迎撞鐘伐鼓聲徹街衢好事者麕集觀看適某茂才道經門首駐足閒觀見麗人膜拜已畢輕移蓮步出廟登輿者非他人即前之句闌某校書也一度

泰然豈不相識遂大踏步向前作揖
小嚕鄉〻共念舊好而敘闊衷詎某
氏竟視蕭郎為陌路反面無情惱
羞成怒立命家丁扭某茂才帶回
公館詐稱某官命捕解送縣懲
辦論某茂才之狂妄固宜受此
小懲然彼為夫人者亦不情〻
甚矣然則如何
而可曰置若
罔聞聳輿遑
去可也

金蟾香

訓蒙受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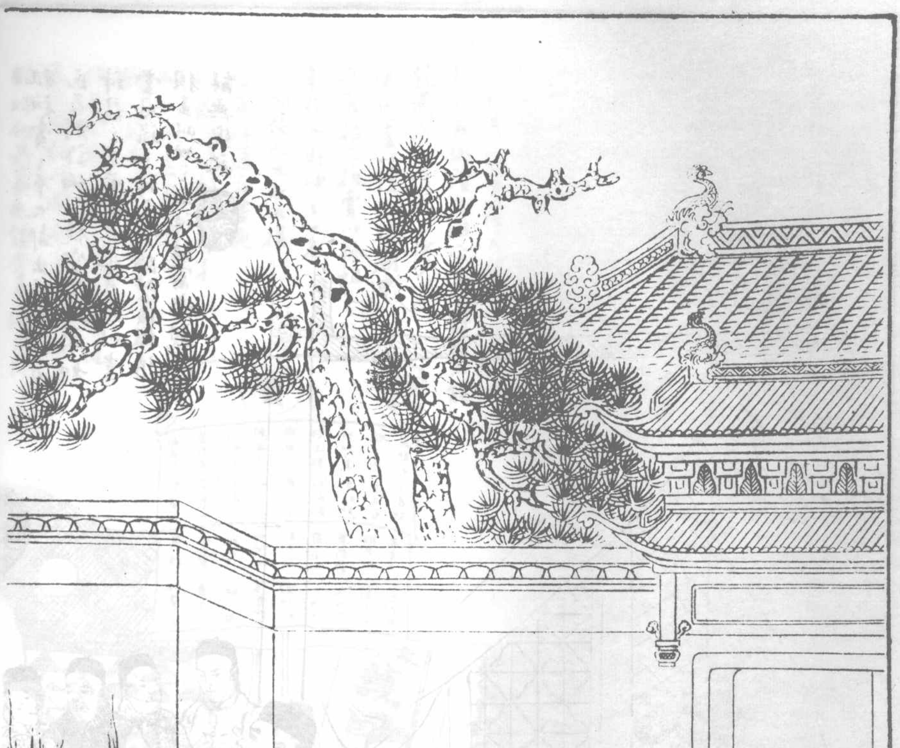
杭有莊某者邑庠生也家境蕭條素以訓蒙餬口住居螺螄门之新開弄正月廿一日午後莊因事出外諸頑徒共爲捉迷藏之戲有王姓童年約十二三伏於積薪之上蒙以破蓆諸童無可捉摸正在追尋莊適自外歸王一時驚惶無措從柴上翻下頭觸於石血流如注莊急以香灰敷之一面通知其家而王之父母反以教訓不嚴大肆咆哮莊無奈再三懇求願出資邀醫始命人舁之而歸惟聞受傷頗重不知能無恙否至邀醫之費需洋甚鉅莊無可籌措因將衣物典質先付三元餘俟續找教子弟者可不慎諸

窮財神

財神趙元壇主司人間財帛凡求富者爭趨之是財神宜無患貧之日矣而抑知不然滬北六馬路有財神殿焉祗因求禱無靈以致香煙寥落司祝者仰屋興嗟乞靈無術積欠租金若干財神不能救為房主所窘不得已遂議變產以償令將廟中所有抬人抬賣以抵租金於是財神之一名一物任人次取如棋雖有神通亦苦無錢難使惟剩財神子然一身房主人憐之飭人送其像至西門外晏公廟設座有好事者復為之登報以謝房主之德嗟彼財神何其窮也僕嘗見滬上欠

明甫

祖拍賣之事大都出於無業貧
民否則詐騙之徒空中樓閣如
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耳乃以堂
堂司祿之神亦竟蹈此覆轍狼
狽至此世之求神致富者觀此
能無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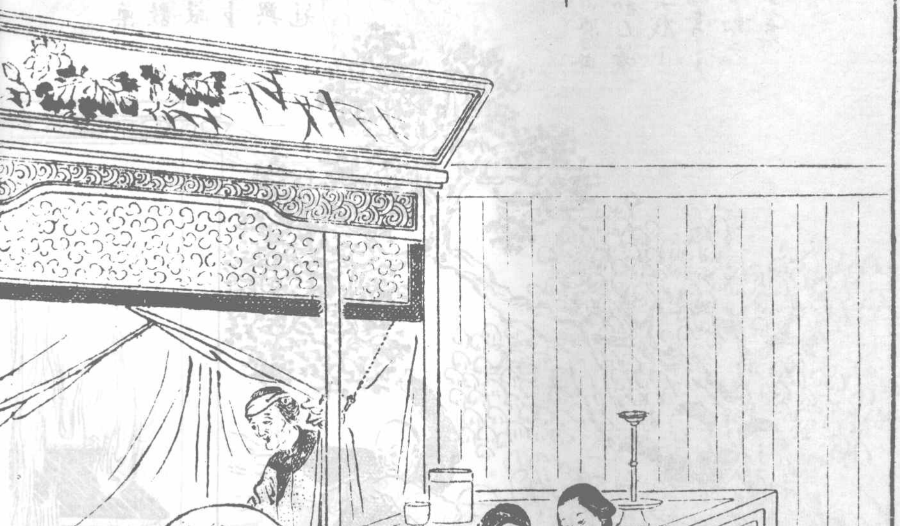
推孩投火

安慶某姓家某日作釘〻鑄會東藥王廟前隙地焚化冥鏹並冥屋數幢當火光熊熊時緇流羽士戛玉敲金聲襍人喧頗稱熱鬧附近孩童閧之群集觀玩趨炎附熱衆亂興高有剃髮匠某甲之子年甫弱冠猶有童心忽將某乙數齡之子向火一推其意以爲偶然游戲非真欲投諸火窟也不意乙子年幼無力立足不穩竟仆跌火內痛極哭嘶旁觀急爲搶救業已頭焦額爛登時泡腫眉目不分令人不忍卒視孩父兄聞信趕至痛哭流涕向甲理論甲以釁由己子而起立予責罰一面備藥勸乙帶回調治未知有性命之憂否甚矣戲之無益也世有善於戲謔大則釀倫常之變小則貽口舌之譏者無莫非言動之不慎有以致之也彼夫己氏之子有何誅焉

艮心

神物誕生

廣東潮連鄉某氏婦年將週甲早喪所天近數月間忽碩腹便便一似珠胎暗結也者戚族皆疑之既而膨脝日甚腹痛難堪產下二物皆長不盈指而儼具人形五官四肢與人無異惟質堅似石眉目之精細有非巧匠雕成者或曰是不祥也宜投諸荒野其家不信虔卜於神隱示以神物式憑之意遂以木匣安置家內奉以香煙何其奇也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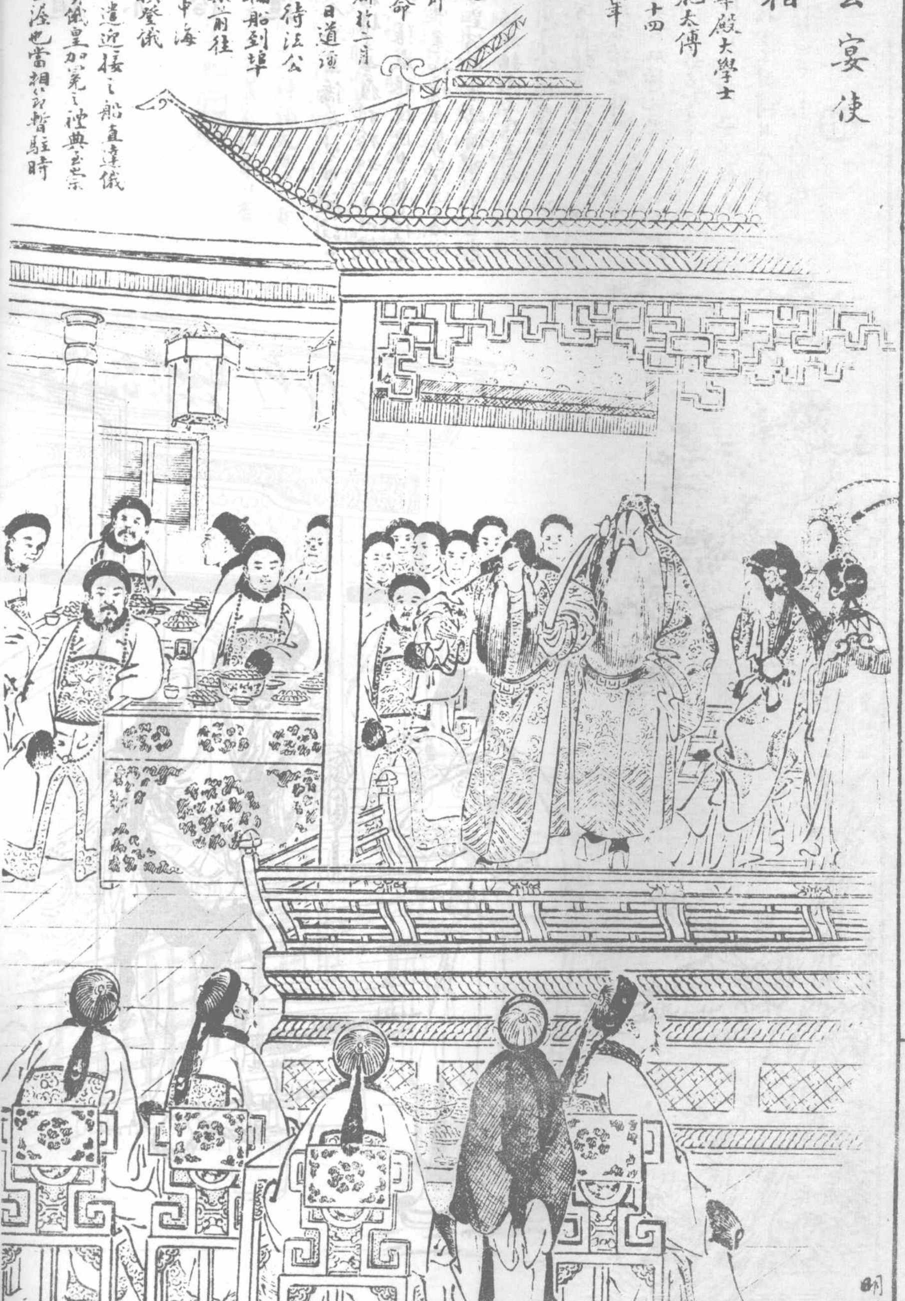
道不拾遺

山西人魯某僑居沙市，開設一舖，藉權子母，獲利裕如。一日以錢票五十張盛眼鏡匣中，急急行走，甫及中途，知鏡匣業已遺落，回顧張皇，仍由舊路俯首尋覓。見一丐鶉衣鵠面，立於道左，見魯問丐何物，魯實告之。丐出鏡匣於懷，曰：「是非君物也耶？候之久矣，可取歸也。」魯異之，詢悉姓名，挈之歸，給以川資，俾返原籍。古有之拾金不昧，得於今日見之；難得於今日之乞丐，則尤難。

金桂

公宴使相

文華殿大學士合肥太傅以七十四之高年秉數萬里之使節啣命出都於二月初二日道經滬上待法公司輪船到埠附乘前往抵地中海再換鑾俄廷所遣迎接之船直達俄京賀俄皇加冕之禮典至世宗恩至渥也當相之即暫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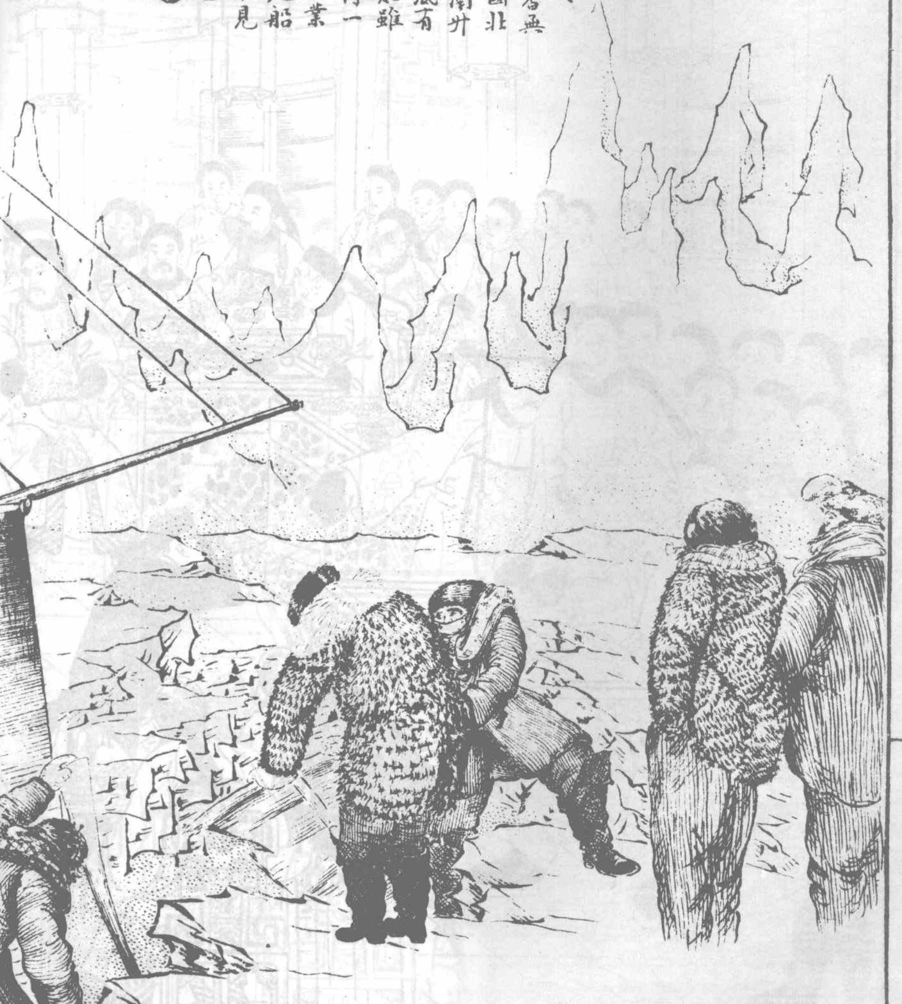
滬上官紳聯名二十四人擇
吉初四日設宴公餞於張氏
味蒓園并雇梨園菊部
登臺演劇以娛清聽而表
頌忱屆時使相屏去一切
鹵簿之儀戴紅頂三眼翎
身穿黃馬褂乘四輪雙
馬橋車二前後馬兵數十
人擁護而行雍容肅穆
不驕不矜逮至園中各
官恪恭迎入送茶畢
恭請入座一時筵開
玳瑁曲奏鑼龠鬧之
百年罕相出使之
風扶五十載中外
通商之局傳相於
此其亦有感時
撫事而自幸
躬逢其盛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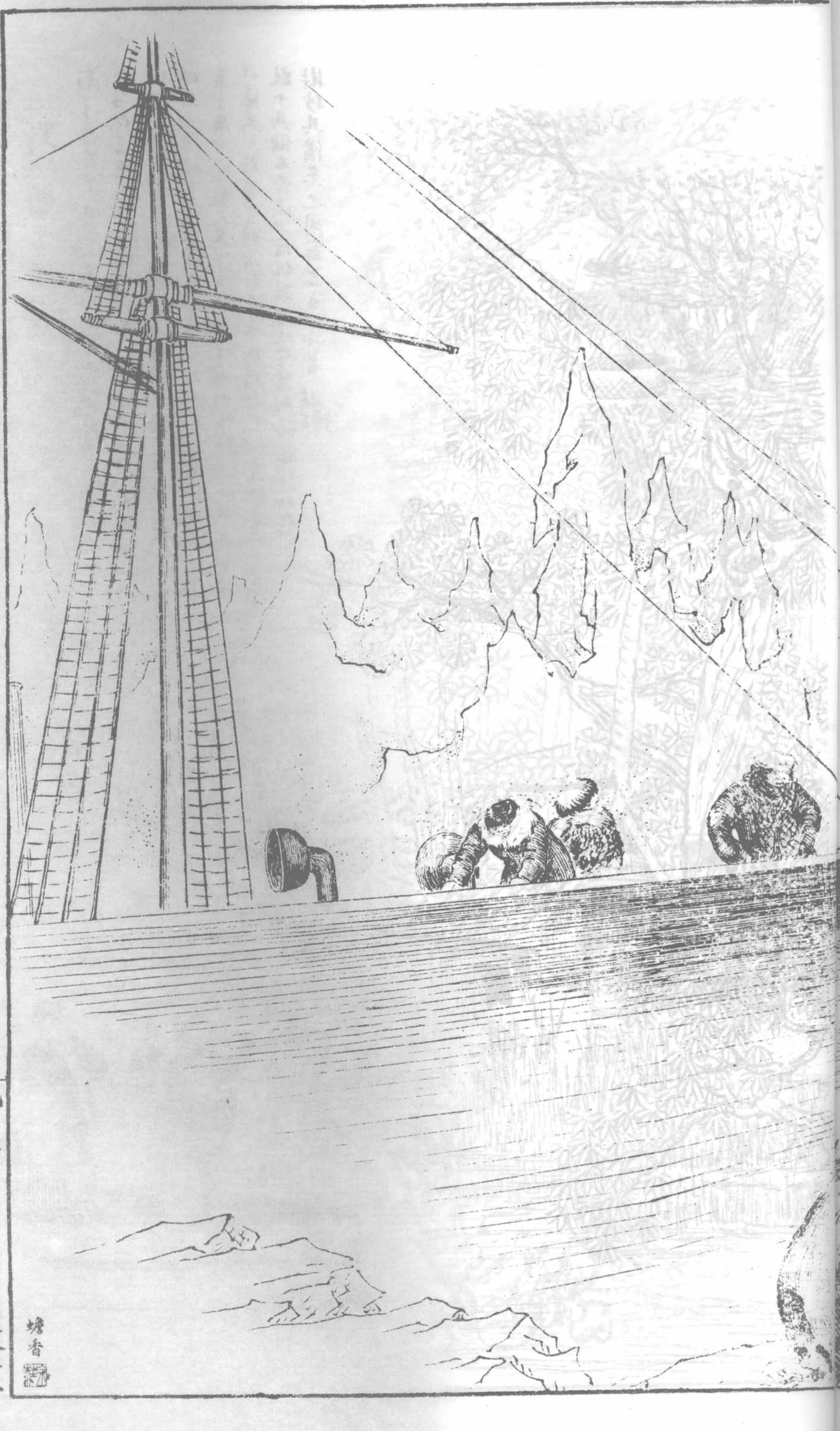
九十

文十二

探極人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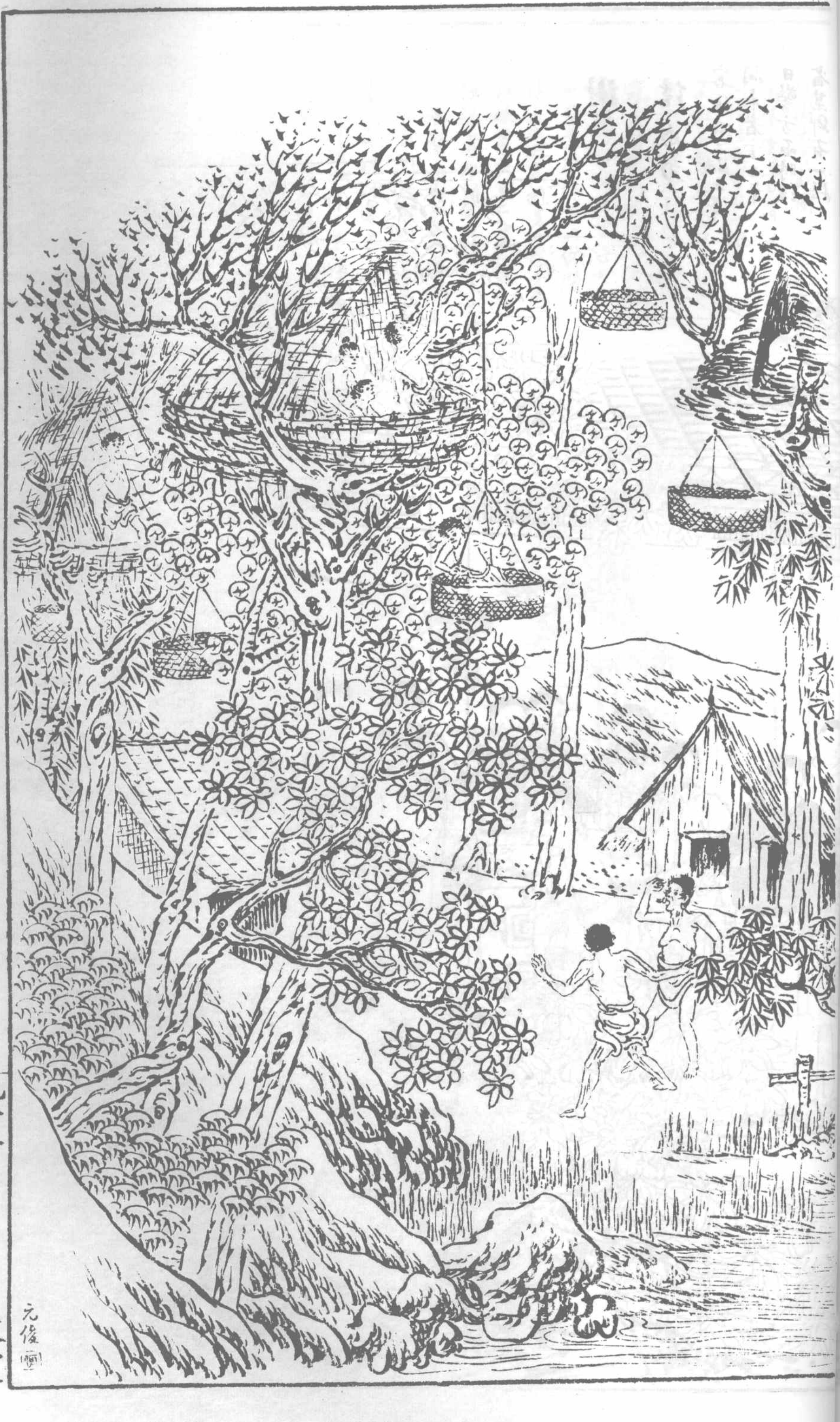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那威國曾派進士南升前赴北極查探形勝當由南升造一輪舟重八百墩馬力一百六十匹艙面設桅三枝可順風揚帆以省煤力船底有機能壓碎冰屑以杜寒沍是年七月二十四號啓行選帶耐寒之人十二名自那威開行一去三年杳無音息近日南升自北極回輪已抵俄國北境之矮根地方矮根人群往問信據南升言將近北極船已不能駛行忽見冰底有破壞輪舟木料知爲北極對面之地船雖前進冰實退行是以萬難再進旋得一法繞赴冰之上流隨冰而度指南針業已起立約去北極邇偏十五度於是船遂有進無退乃得查明情事見所未見而近此開闢以來初探北極之情形也




蟾香

野番巢居

南洋番島中有黑人島焉其中番族或有酋長別成部落或散處四野並無統屬而皆習於爭鬥嗜食人肉近有英船行其境登岸游歷遙望山嶺樹木成林其中結有巨巢意以為大鵬鳥之所棲者迨後逼視則野番居焉乃恍然悟皆人巢其巢之廣可容數人其下亦有房屋並無雲梯相鉤連其登降以藤為之野番晝則居於房屋夜則棲於樹巢之旁繫以巨瓮數十具儲石悉滿以防仇敵潛攻登巢則將藤梯收懸樹杪其備患之周密蓋有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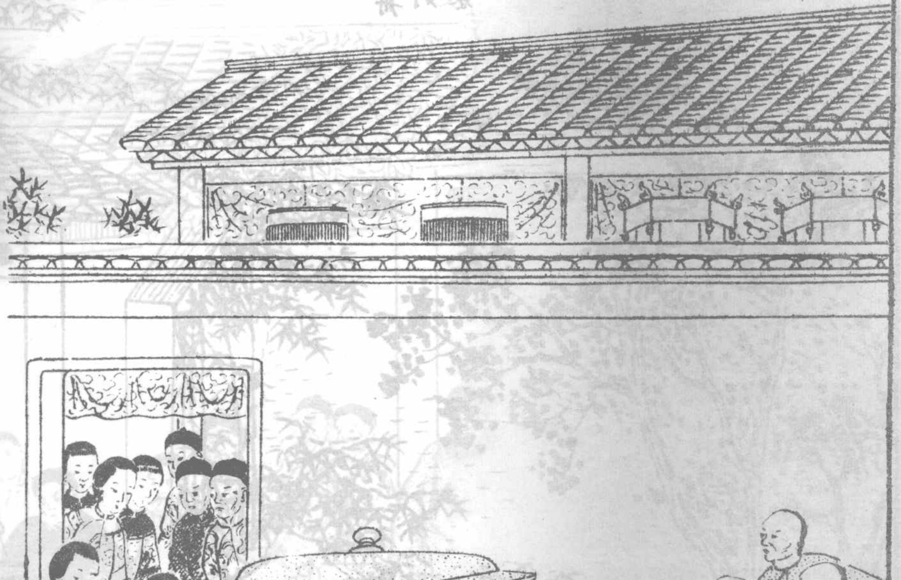

元俊

樹结成刀
客有自三湘七澤
間来者言去年
日謦方亟時該
省某鄉有一梧
蟾香

桐樹大可數圍高聳霄漢忽有樹根借威鐵刀一把不假斧鑿歟形究武御中好事者遂疑此刀為滅寇之資錯而斷之投獻撫轅撫憲某中丞素號知兵升堂受獻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先是中丞嘗假寐書齋見一叟似地方模樣者率同二役跪呈一冊中丞驚而呼家人集問則室中闃其無人也迨中丞奉命視師奉天之役士卒譁潰湘中子弟傷亡實多論者謂此中蓋有定數云

新娘赤足

蘇州鐘樓頭農家子楊姓自幼聘定東小橋王氏女美而艷而且弓鞋一搦婀娜生姿女母素爲喜嬪出入貴家於是隆鞭公子走馬王孫慕女貌美恒託故往來母遂隱有悔意楊急欲完婚屢次央媒向說母橫索財禮百計要求楊知其隱乃於前日糾集親友擁至女家突作搶親之舉時女正在掩雙扉在房洗足楊遽抱女登轎匆匆行抵家門急令人爲女裹紮停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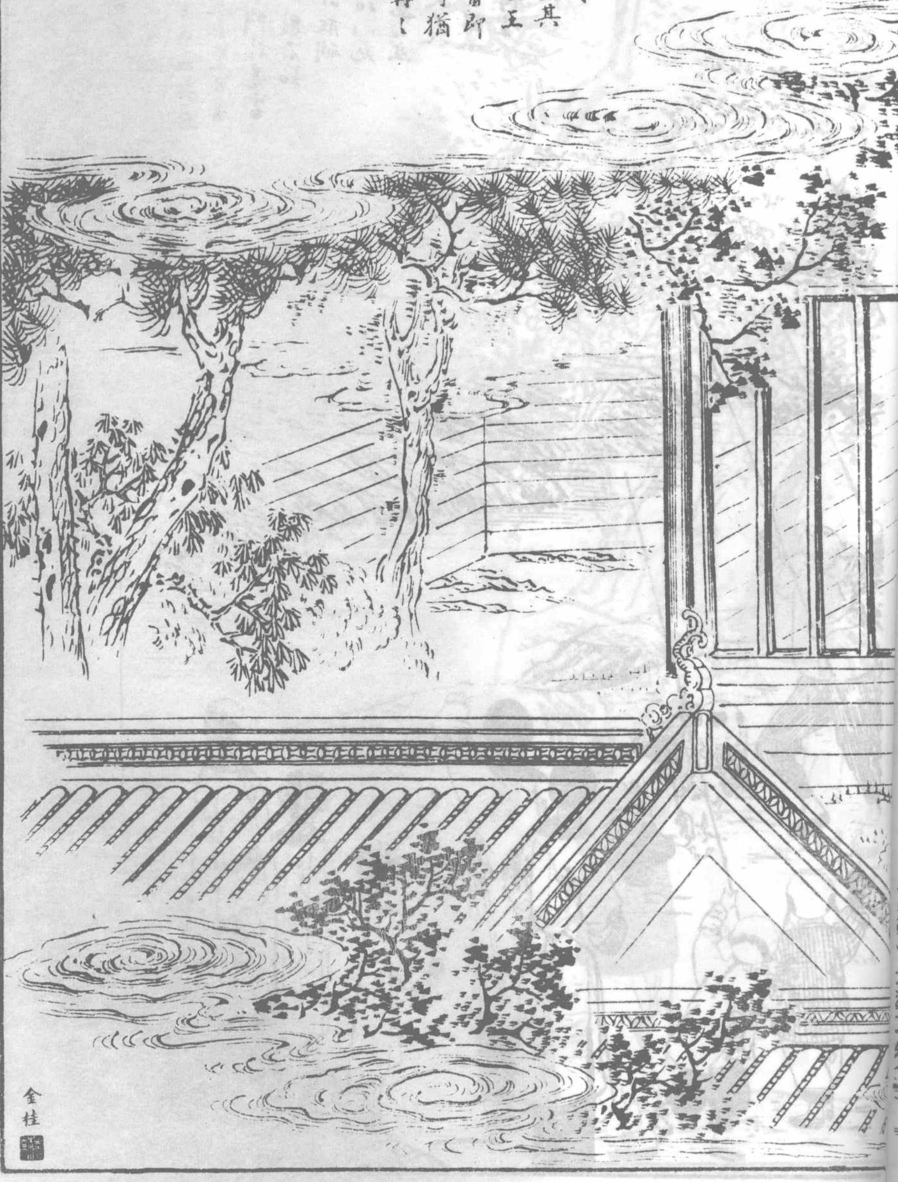


交拜成禮一時觀者如堵
僉謂金蓮旖旎覩窗娘新
月之形玉珮參差致仙子
凌波之步新郎當此其亦
有不堪回首者乎

孝丐

常州豐樂鄉有一丐王有玉性事老母甚孝雖在吹簫托鉢時頗能先意承志昏定晨省務得歡心鄉里知其孝施之較常丐少豐富家孫某尤厚越年母死其鄉人共為棺殮又逾年丐病死適孫亦病亡孫隨冥役二人入冥府見此丐排列香案似陽世賽會迎神狀私問二役曰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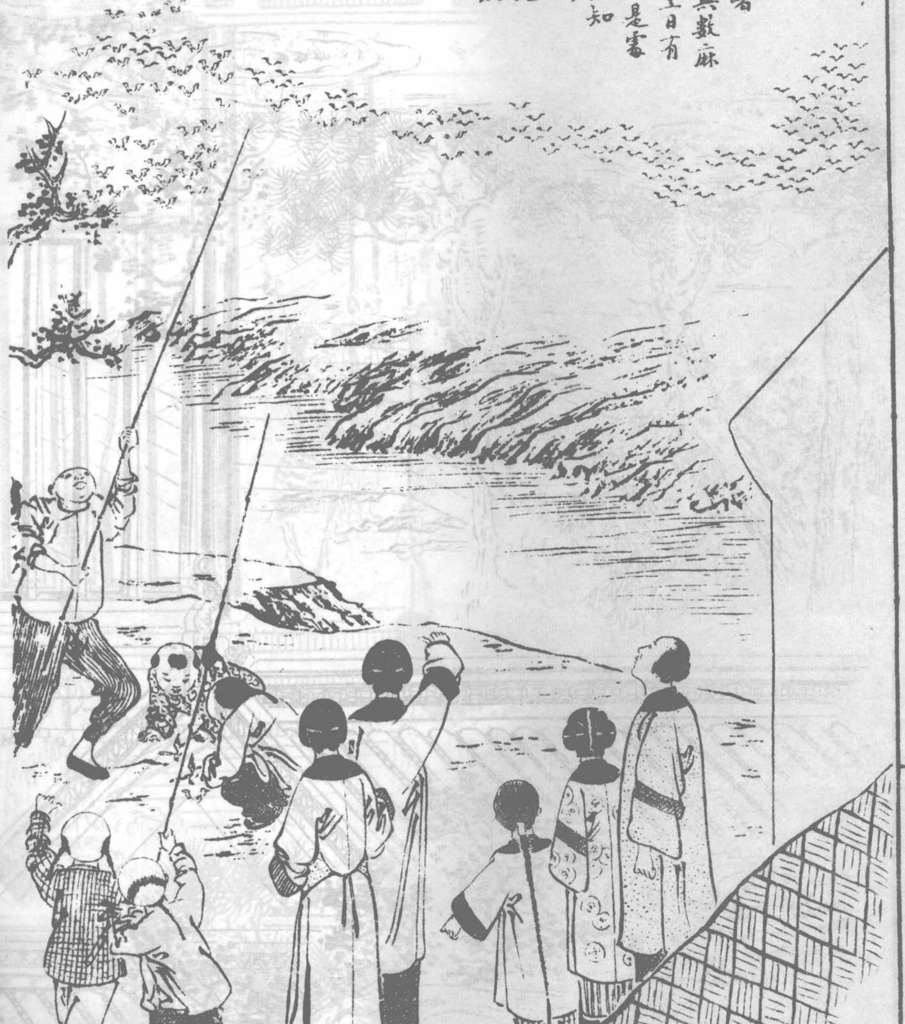
某孝子及見冥王方
檢簿忽報孝子至見
鼓樂旗幡八人舁一
輿至庭中則丐也冥王
降階趨謁延至上坐
孫不覺呼救丐起立顧
謂王曰此孫某係丐恩
人何令跪此王曰孫某
數盡以其功過足抵擬令
候轉生君云恩人亦嘗受其
施予丐歷述孫厚恤之故王
曰即此可延壽半紀我當即
令回陽孫遂甦言初醒時猶
見丐衷衣由二童導引冉冉
升天云



金桂

麻雀紛

麻雀一物飛禽中之小焉者也而亦知尋仇搏鬥若有不解之冤者言之殊堪駭異如前日亭午有無數麻雀成羣結隊向周浦西南而去翌日有人自召家樓來言麻雀相鬥於是處樹林間約有半里之遙其數不知凡幾觀者以竹竿驅之不少散嗣以鳥鎗施放始各驚逸其由以死墜地者已有數百頭之多蠢茲細甚尚知敵愾同仇以視夫人之躬膺節鉞坐鎮嚴疆大敵當前不戰自退者相去如何噫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良心

產蛇

乃生男子為熊為羆乃生女子為虺為蛇此借喻語也未聞有見諸實事者乃九江東門外某姓婦懷胎十月至某日臨盆產下兩物大如粗蔗長三尺許盤旋於地穩婆以見所未見驚惶欲絕視之則雙蛇也舉家駭甚亟扶產婦上床幸獲平安無恙婦夫慮其不祥殺而瘞之無他異是何戾氣所鍾歟何儀其人腹而有蛇胎也